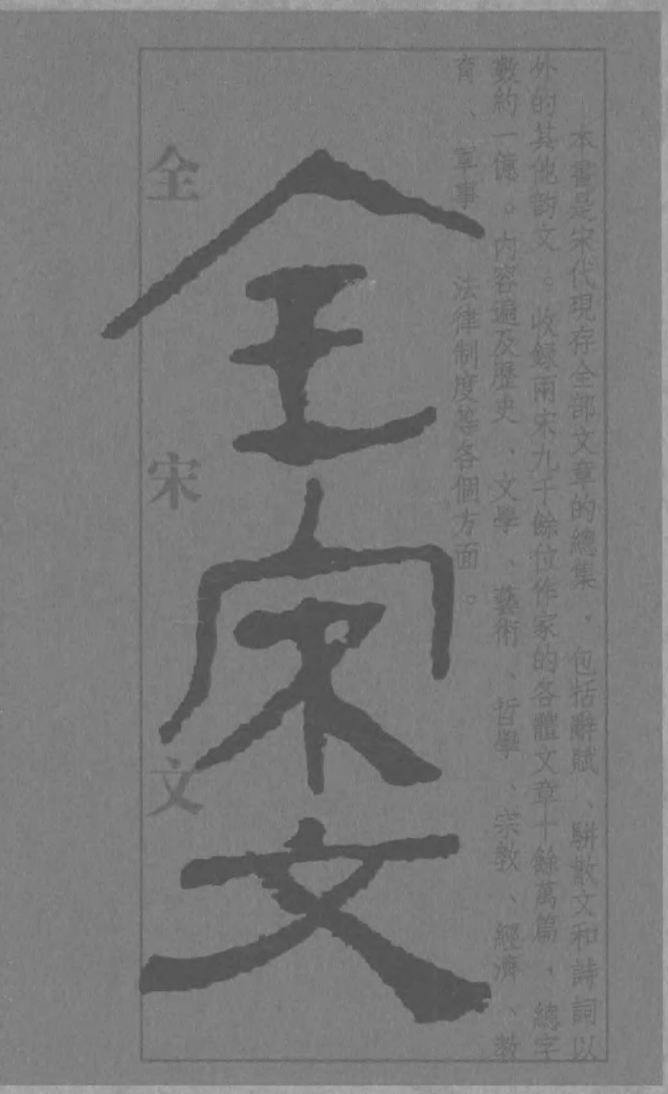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七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七册

目録

全宋文卷六〇一七

陳傅良 一

戒河豚賦……二

漢斲琱爲樸賦……三

暮之春……三

西廟招辭 并序……四

慶元改元詔……五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六

賜徽猷閣學士太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枸辭免改差知建康府恩命乞在外宮觀不允詔……七

賜文武百寮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皇帝還内不允批答……七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皇帝還内宜允批答……八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閣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制……八

皇后親姊故任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致仕霍漢臣妻平涼郡夫人李氏封成國夫人故任武經郎致仕馬煥妻安化郡夫人李氏封信國夫人忠訓郎士廉妻彭原郡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制……九
皇后親姪孫承節郎李瑜李粲各轉兩官制……九
皇后親姪婦故忠訓郎贈文州刺史李斌妻安人潘氏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妻安人趙氏親姪女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妻安人李氏並特封恭人親姪孫女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孺人李氏特封安人制……一〇
皇后親姪女夫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特轉一官制……一〇
皇后親姪女之子從事郎韓大用大任各循兩資制……一一
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制……一一
皇后閤提舉官武功大夫帶御器械楊舜卿轉觀察使制……一二
皇后幹辦宅從義郎張友直忠訓郎沈直各特轉一官制……一二
隨龍修武郎閤門祗候兼皇后閤主管進奉袁佐額內翰林醫官太醫局教授王良佐成安郎陳翊額內翰林醫官郭儀忠訓郎幹辦人船伊昱忠訓郎主管文字傅昌時忠訓郎掌牋奏劉玘忠翊郎主管進奉周良臣成忠郎掌牋奏黃允文隨龍成忠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主管進奉趙友信成忠郎私名掌牋奏吳衍保義郎王寧費師旦承信郎陳琪承信郎轉運司準備差使王演承信郎魏嘉言承節郎薛拱承節郎幹辦人船李祓進武校尉私名掌牋李大受該遇皇后歸謁家廟並特轉一

官制……一三
秉義郎韓侂胄特授閤門舍人制……一四
皇伯太師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一十五道並特換封孺人賜親屬内欲將一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
宋氏封孺人制……一四
閤門宣贊舍人游恭特授武德郎落閤職權發遣臨安府兵馬鈐轄制……一四
起復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兼知鳳州郭謂特轉復州團練使令再任制……一五
皇兄沂州防禦使權主奉吴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制……一五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韓侂胄特與落階官臣寮繳奏特與轉行右武
大夫制……一六
武功大夫集慶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入内内侍省都知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
内内侍省押班李彦正除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制……一七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于惟脩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楊舜卿並除入内内侍省
押班制……一七
張祐正係隨龍祗應勤勞特補承信郎制……一八
武節郎御前祗應鄭孝友應奉有勞特轉一官制……一八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十五人授修武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正等三

人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蔣榮等十三人授從義郎東第一班上名婁勝等四人 …… 一九
授承節郎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制 …… 一九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復州團練使多助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多能實及一十年並該
磨勘轉防禦使制 …… 一九
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降授寄資武功大夫遥郡刺史霍汝翼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制 …… 二〇
招箭班殿侍訾彦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制 …… 二〇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特贈三官與兩子恩澤制 …… 二一
瀘州被害官兵故節度推官杜美贈兩資與一子下州文學故忠訓郎瀘州駐泊兵馬監押安彦斌贈
三官與一子承信郎故下班祗應潼川府鈐轄司指使雷世忠贈承信郎制 …… 二一
儒林郎前瀘州安撫司幹官郭仲傅失覺察本廳虞候張信爲亂首亂作復與賊宴飲相爲賓主特降
三資放罷制 …… 二二

全宋文卷六〇一八

陳傅良　二

太史局測驗渾儀刻漏所學生周奕特補挈壺正制 …… 二三
脩武郎閤門看班祗候霍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與落看班二字制 …… 二三
禮部侍郎倪思該脩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官制 …… 二四

秘書省著作郎黄由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王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章穎將
作少監黄艾並該脩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内黄艾係經脩不經進各特轉一官制 …… 二四
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徐靖忠訓郎秘書省書庫官盛端友訓武郎監秘書省門梁周弼翊郎趙章該
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各轉一官制 …… 二五
武功大夫降授昌州刺史帶御器械霍汝翼該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成州團練使制 …… 二五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 二六
閤門舍人兼皇子嘉王府内知客譙令雍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 二六
奉使親屬一員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譙令憲准備差遣一員新監明州贍軍酒庫黄仁裕書狀官一
員新明州昌國縣主簿楊正臣指使將仕郎葉時中將仕郎鄭如等回程各轉一官制 …… 二七
閤門宣贊舍人宋克俊夏允言閤門祗候蔡唐卿來處恭並該應奉人使十次賞各轉一官制 …… 二七
浙江潮神順濟廟善利侯祈禱感應特加忠靖二字制 …… 二八
袁州仰山神特加父母妃及子婦封號制 …… 二八
知平江府沈揆奏五龍靈濟廟乞加封第一位龍王封東靈侯第二位龍王封西侯第三位龍王封中
侯第四位龍王封南平侯第五位龍王北寧侯制 …… 二九
懷安軍金堂縣進士黎崇禮年一百三歲遇大禮恩特補迪功郎致仕制 …… 二九
翰林醫愈充重華宫擺鋪軍兵醫治兼臨安府駐泊看醫邢守中到官及二年轉額外翰林醫痊制 … 三〇

正議大夫守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制……三〇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黄裳除給事中兼侍講制……三一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前任淮東轉運判官不覺察私錢降一官滿一期復朝請郎制……三二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制……三二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蘭森改初驗因傷身死人杜十四作凍餓身死失出犯公罪笞該赦取旨特降一資制……三三
保義郎李珙家遺火燒民屋四百餘間有司自來以屋直計贓坐罪得旨宣諭依條聽贖臣僚上言特降一官制……三三
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歉民流臣寮奏追兩官勒停男彦倓訴冤特追復承議郎制……三四
江西運副鄭汝諧奏奉議郎知袁州黄劭丁母憂不肯離任倍支棺槨喪服官錢等候服闋日降一官不得與親民差遣制……三四
承節郎盱眙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官放罷制……三五
淮東運使趙師睪奏脩武郎張世榮管押歲幣沿路恣横生事降兩官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制……三五
湖北提刑張垓奏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善彦在任貪婪不法降一官放罷制……三六
知成都府丘密奏奉議郎知成都府郫縣郭公薹病昏乖謬降一官放罷制……三六
睿思殿祗候寄資武功大夫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京宫觀免奉朝請制……三七

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李彦正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押班楊舜卿
職事不謹各降一官制 …… 三七
李彦正楊舜卿復官制 …… 三八
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李彦正除入内内侍省都知入内内侍省押班楊舜卿除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制 三八
親衛大夫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林億年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制 …… 三九
皇兄故吴王府奉利州觀察使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制 …… 三九
多才上遺表親弟二人比換南班訓武郎多藝修武郎多見並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 四〇
皇叔祖右千牛衛將軍不倦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 四〇
皇叔祖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廷特授千牛衛將軍制 …… 四一
武功大夫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顔落權字制 …… 四一
皇叔祖武德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詖特換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 四二
昭憲皇后親姪孫杜士寶特補承信郎制 …… 四二
右丞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制 …… 四三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謚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封魯國公 …… 四三
曾祖母魏國夫人侍其氏贈冀國夫人 …… 四三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贈太師謚文康追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 四四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四四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四四
母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四五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四五
妻魯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四五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初除贈三代封妻制……四六
曾祖贈太子太保修己贈少保……四七
曾祖母濟陽郡夫人黄氏贈崇國夫人東萊郡夫人張氏贈安南國夫人……四七
祖贈太子太傅燮贈少傅……四八
祖母平原郡夫人王氏贈永國夫人……四八
父奉議郎致仕贈太子太師宗贈少師……四九
母通義郡夫人鮮于氏贈信國夫人和政郡夫人蘇氏贈和國夫人文安郡夫人王氏贈惠國夫人……四九
妻大寧郡夫人康氏封安定郡夫人……五〇
迪功郎秘書省正字蔡幼學該修進至尊壽皇聖帝會要轉一官制……五〇

全宋文卷六〇一九

陳傅良　三

忠訓郎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制……五一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制……五一
武學諭范仲壬除武學博士修武郎黄褒然除武學諭制……五二
和州防禦使殿前副指揮使郭杲除宜州觀察使制……五二
武略大夫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閻仲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制……五三
閤門看班趙弼奏祖故寧遠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贈太尉趙樽累遇郊祀登極未曾陳乞加
贈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制……五四
朝散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兼侍講制……五四
太中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制……五五
朝請郎右正言黄艾兼侍講制……五五
湖南提刑孫逢吉奏邵州獄囚死者二十餘人守臣胡澄特展二年磨勘制……五六
文林郎邵州録事參軍柴璿修職郎邵州司理參軍李邠獄囚多死各特降一資制……五六
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吴挺守本官致仕制……五七
故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致仕吴挺特贈少保制……五八
持服前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吴曦特授濠州團練使起復制……五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郭棣授利州觀察使致仕制……五九

故利州觀察使致仕郭棣特贈寧遠軍承宣使制 …… 五九
耶律适哩致仕制 …… 六〇
耶律适哩贈官制 …… 六〇
正議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峴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 六一
合州赤山縣多山至道觀冲妙真人祈禱感應加封冲妙靈應真人制 …… 六一
潼川府中江縣靈威廟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封善利敷濟侯制 …… 六二
盱眙軍通判□□□□降一官制 …… 六二
武節大夫權發遣郢州任世安特轉一官再任制 …… 六二
從義郎權知思州田祖嚴特轉一官制 …… 六三
履正大夫奉國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鄧從訓主管國信所任滿無違闕特授宣政大夫制 …… 六三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制 …… 六四
朝散大夫尚書户部員外郎趙謐除軍器監兼權兵部郎中制 …… 六四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制 …… 六五
額内翰林醫痊李九齡轉翰林醫效制 …… 六五
判太史局吴澤荆大聲劉孝榮周端友職事不謹各降一官制 …… 六六

陳傅良　四

秀州海鹽縣陳山龍王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二字制……六七
賜進士出身宣教郎趙善防係濮安懿王近屬更轉一官制……六七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制……六八
量試中宗子汝弼等八十一人補官制……六八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節郎餘補承信郎制……六八
四川宗子師説等十人趁赴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郎制……六九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依近降指揮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展三年出官制……六九
宗子汝璽對策中間全寫御題首尾各用一段湊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制……七〇
廣東提刑李信甫奏朝奉大夫通判德慶府權英州張公蓋失陷官錢科擾民户特降一官放罷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制……七〇
忠訓郎趙師湧在任不職南劍守臣楊祐按罷輒敢伏闕妄論守臣特降一官仍押送寄居泉州拘管制……七一
四川制置丘密奏承直郎知叙州慶符縣魏良心侵刻夷人又輕入夷囤致殺死巡檢程仲乾降一官放罷制……七一

知成都府丘宗奏從政郎録事參軍史定之不親蒞獄致囚自刎死降一官放罷制……七二
文林郎婺州浦江縣丞趙大亨不遵依提刑司差委推勘公事輒申任滿離任降一官制……七二
知萬州季圭奏修職郎萬州司理參軍向紹祖獄囚繫死降一資放罷制……七三
慈福太皇太后册寶書册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轉太中大夫制……七三
篆寶文官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陳騤轉通奉大夫制……七四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轉通奉大夫制……七五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特封齊安郡太夫人制……七五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淑人制……七六
參知政事陳騤子臧孫遇慶典恩乞進封其母制……七七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制……七七
慈福太皇太后姪淮東總領吴挺特轉一官制……七八
迪功郎前金州司户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特封承務郎制……七九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上尊號册寶了畢轉承直郎制……七九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兼權考功郎官黄由除將作監兼嘉王府直講制……七九
武德大夫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陳守忠係重華宫淑妃陳氏親父久在殿陛特與帶行遥郡刺史制……八〇
奉議郎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秘書郎制……八〇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制 …… 八一
朝散大夫王進之知德慶府制 …… 八一
張某知宜州制 …… 八一
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黄裳兼侍講制 …… 八二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射賞轉文林郎制 …… 八三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嶢任國子博士日奏對失儀降官特復朝散郎致仕制 …… 八三
福建提刑盧彦德奏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强盜希賞本州録事參軍從政郎鄭繼功符同結録更
不駁正繼功特降兩資放罷制 …… 八四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容縱押綱官移易香綱錢物特降一官制 …… 八四
知建康府余端禮奏武經郎李存道和糴淮西總領所米般量少欠降一官制 …… 八五
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義郎制 …… 八五
新知錢塘縣趙盛婺州通判吴璹並除職事官制 …… 八五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 八六
閤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 八六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閤門事制 …… 八七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制 …… 八七

降授通議大夫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峴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通奉大夫制 …… 八八
顯謨閣學士降授通奉大夫知建康府鄭僑舉淳安令舒光改官不當降官滿一期叙復正議大夫制 …… 八八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樓鑰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 八九
曾集知嚴州制 …… 八九

全宋文卷六〇二一

陳傅良　五

林大中磨勘轉官制 …… 九一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夏執中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制 …… 九一
夏執中故妻郡夫人諶氏贈寧國夫人制 …… 九二
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氏封孺人制 …… 九二
皇后初册封贈三代制 …… 九三
曾祖資政殿學士贈少師韓肖胄贈太師 …… 九三
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魯國夫人魯國夫人文氏贈□國夫人 …… 九三
祖承議郎贈中奉大夫韓協贈太傅 …… 九四
祖母令人馮氏贈□國夫人 …… 九四
父朝奉大夫提舉佑神觀韓同卿授揚州觀察使 …… 九四

母□氏贈□國夫人 …… 九五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登極恩贈三代制 …… 九六
曾祖故朝奉郎贈太師潭國公衍加封秦國公 …… 九六
曾祖母潭國夫人郭氏贈秦國夫人 …… 九六
祖故朝散大夫贈太師潭國公詵封秦國公 …… 九七
祖母 …… 九七
父 …… 九七
母 …… 九八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彦穎登極恩轉光禄大夫制 …… 九九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藺登極恩轉正議大夫制 …… 九九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黄洽登極恩轉通奉大夫制 …… 一〇〇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制 …… 一〇〇
權户部侍郎梁總登極恩轉官制 …… 一〇一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 …… 一〇一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 …… 一〇二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 …… 一〇二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制……一〇三
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洪邁弟朝散大夫新知陜州邃登極恩母楚國夫人
沈氏加贈魏國夫人制……一〇四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制……一〇四
曾祖士慮贈太傅……一〇五
曾祖母龔氏贈申國夫人……一〇五
祖不求贈太傅……一〇六
祖母晁氏贈□國夫人……一〇六
父善應贈温國公……一〇六
母李氏贈□□夫人……一〇七
妻徐氏贈衛國夫人……一〇八
翰林學士承旨李巘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制……一〇八
正奉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鄭僑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
制……一〇九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黄裳封普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一〇九
中奉大夫試工部尚書趙彦逾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一一〇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南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京鏜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户制 …… 一一〇
朝議大夫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一

全宋文卷六〇二二

陳傅良　六
朝散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二
中順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録院同脩撰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三
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三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四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孫逢吉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黄艾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四
太中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袁説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制 …… 一一五
百户制 …… 一一五
中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西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梁總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制 …… 一一五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六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 一一六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葛邲

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制……一一七
在外宰執明堂加恩制……一一七
在外侍從明堂加恩制……一一八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制……一一八
曾祖……一一八
曾祖母……一一八
祖……一一八
祖母……一一八
父……一一九
母……一一九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制……一一九
曾祖士慮贈太師……一二〇
曾祖母龔氏贈陳國夫人……一二〇
祖不求贈申國公……一二〇
祖母晁氏贈吴國夫人……一二一
父善應贈□國公……一二一

母李氏贈冀國夫人 …… 一二三
妻徐氏贈益國夫人 …… 一二三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陳騤明堂恩贈三代封妻制 …… 一二四
曾祖贈少保敷贈太保 …… 一二四
曾祖母滕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 一二五
祖贈少傅策贈太傅 …… 一二五
祖母崇國夫人朱氏贈福國夫人 …… 一二六
父贈少師讜贈太師 …… 一二六
母杞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信國夫人王氏贈福國夫人 …… 一二六
妻宣氏封□□□□ …… 一二七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明堂恩父贈通奉大夫璩加贈正議大夫制 …… 一二七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制 …… 一二八
焕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制 …… 一二八
朱熹明堂恩贈母制 …… 一二九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明堂恩贈母制 …… 一二九
張叔椿明堂恩贈妻制 …… 一三〇

孫逢吉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制……一三〇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制……一三一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制……一三一
汪大定知九江郡制……一三二
倉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制……一三二
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逵除禮部員外郎制……一三三
中奉大夫提舉沖佑觀豐誼除吏部郎官奉議郎王聞詩除考功郎官制……一三三

全宋文卷六〇二三

陳傅良　七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制……一三四
曾祖贈太子太保……一三四
曾祖母□氏贈郡夫人……一三四
祖贈太子少傅……一三五
祖母……一三五
父……一三六
母……一三六

工部尚書趙彦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恩數依執政制……一三七
右正言黄度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乞祠禄差主管冲佑觀制……一三八
新除考功郎官王聞詩覃恩轉官制……一三八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制……一三八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制……一三九
韓彦直致仕制……一四〇
四川制置使奏辟知叙州慶符縣謝辛討捕叛夷有勞身死特贈制……一四〇
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知池州制……一四一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彦逾改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制……一四一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制……一四二
趙渙補官制……一四二
潛邸有勞轉官制……一四三
薛登降兩官制……一四三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回程循修職郎制……一四三
趙公介知舒州制……一四四
趙薿知嘉定府制……一四四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制……一四四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吏部郎官制……一四五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徭寇有勞特除直煥章閣制……一四五
汪楚材王圭收捕徭寇特轉三官制……一四五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徭寇有勞特轉團練使制……一四六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制……一四六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路轉運判官主管冲佑觀張玠除廣西提刑制……一四七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録湯璹並除太學博士制……一四七
秘書省正字李璧除校書郎制……一四七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録制……一四八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贈三代制……一四八
曾祖少師崇國公謚清簡加贈太傅……一四八
曾祖母崇國夫人□氏加贈□國夫人……一四九
祖□□加贈太子太傅……一四九
祖母淑人□氏贈□□郡夫人……一四九
父□□加贈太子少師……一五〇

妻淑人□氏贈□□郡夫人……一五〇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一五一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潼川府制……一五一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徐柟除廣東路轉運判官制……一五二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一五二
籍田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制……一五三
武學諭黄褒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來叟除武學諭制……一五三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官再任制……一五三
軍器監主簿王恬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太府寺丞制……一五四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震除軍器監主簿制……一五四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制……一五五

全宋文卷六〇二四

陳傅良　八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制……一五六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遡換右監門衛大將軍濠州團練使擢知大宗正事制……一五七
直秘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制……一五七

浙西提刑黄遘知贛州制……一五八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制……一五八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一官制……一五九
湖南提刑趙不逿除江西提刑寺丞趙□除江西□□提舉制……一五九
張縯除直秘閣宫觀制……一六〇
江東轉運判官劉穎知平江府制……一六〇
李嘉謀知襄陽府制……一六一
新除福建提刑盧彦德改江東提刑制……一六一
權户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制……一六二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丞制……一六二
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羅克開除軍器監丞制……一六三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黄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辭龍圖改除直顯謨閣制……一六三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制……一六四
大理正閻丘泳除利州路提刑制……一六四
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户部侍郎制……一六五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駉除起居舍人制……一六五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制……一六六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制……一六六
户部郎中王溉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制……一六七
太府寺簿范蔡除大理寺丞制……一六七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改除浙西提舉吴鎰除司封郎官制……一六八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黄灝除浙西提舉制……一六八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將士陳邕並除秘書省正字制……一六九
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寺主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除司農寺主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制……一六九
大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制……一七〇
李知己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制……一七〇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制……一七一
楊源轉一官制……一七一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制……一七二
主管冲佑觀黄度知婺州制……一七二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制……一七三

武節郎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轉一官制……一七三
沈槐胡仲衡吕友直並除大理評事制……一七三
前知撫州趙彦繩知贛州制……一七四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制……一七四
虞儔知湖州制……一七四
張宗況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制……一七五
倪思知泉州制……一七五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制……一七六
程需輸米特補承信郎制……一七六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制……一七六
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制……一七七
秘書丞陳棣除著作佐郎制……一七七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制……一七八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正字制……一七八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制……一七九
袁燮除太學正制……一七九

添差台州通判吕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官孟猷除籍田令制……一八〇
全宋文卷六〇二五
陳傅良　九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表……一八一
桂陽軍謝到任表……一八二
高宗小祥慰皇帝表……一八二
賀登極表……一八三
謝登極赦表……一八三
賀壽皇聖帝尊號表……一八四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表……一八四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表……一八五
立后賀皇帝表……一八五
賀皇后表……一八六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表……一八六
謝賜曆日表……一八七
紹熙改元賀皇帝表……一八七

賀壽皇聖帝從吉表……一八八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表……一八八
賀壽成皇后從吉表……一八九
至尊壽皇聖帝册寶賀皇帝表……一八九
賀壽皇聖帝表……一九〇
賀壽聖皇太后表……一九〇
賀壽成皇后表……一九一
賀皇后表……一九一
壽聖皇太后册寶賀皇帝表……一九一
賀壽聖皇太后表……一九二
賀壽皇聖帝表……一九二
賀壽成皇后表……一九三
賀皇后表……一九三
壽成皇后册寶賀皇帝表……一九四
賀壽皇聖帝表……一九四
賀壽聖皇太后表……一九五

賀壽成皇后表……一九五
賀皇后表……一九六
皇后册寶賀皇帝表……一九六
賀壽聖皇太后表……一九七
賀壽皇聖帝表……一九七
賀壽成皇后表……一九八
賀皇后表……一九八
湖南提舉謝到任表……一九九
提舉司謝賜曆日表……一九九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表……二〇〇
湖南提舉賀會慶節表……二〇一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表……二〇一
重明節進奉銀表……二〇二
丙辰賀瑞慶節表……二〇二
丁巳賀瑞慶節表……二〇二
戊午賀瑞慶節表……二〇三

己未賀瑞慶節表……二〇三
謝中書舍人表……二〇四
全宋文卷六〇二六
陳傅良　一〇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一……二〇五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二……二〇六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三……二〇九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四……二一〇
桂陽軍乞畫一狀……二一二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二一七
湖南提舉薦士狀……二一九
全宋文卷六〇二七
陳傅良　一一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一……二二一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二……二二二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三……二二三

轉對劄子……一二五
轉對論役法劄子……一二七
封事……一二三〇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一二三二
繳奏刑部大理寺鄢大爲斷案狀……一二三三

全宋文卷六〇二八

陳傅良　二二
直前劄子……一二三六
繳奏内侍張安仁轉官狀……一二三八
繳奏内侍張安仁轉官第二狀……一二四〇
内引劄子……一二四一
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狀……一二四四
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第二狀……一二四五
論史官劄子……一二四七
繳奏陳源除入内内侍省押班狀……一二四八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一二四九

繳奏閤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二一五〇

全宋文卷六〇二九

陳傅良　一三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二一五一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第二狀……二一五三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二一五四
直前劄子……二一五五
乞補外狀……二一五八
乞祠禄歸展墓焚黄狀……二一五八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二一五九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二一六〇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二一六〇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二一六一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二一六二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二一六二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二一六三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第二狀……二六四
內引劄子……二六五
全宋文卷六〇三〇
陳傅良　一四
再內引劄子……二六七
奏乞褒録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二六八
繳奏册寶官吏推恩狀……二六九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二七一
繳奏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二七一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二七二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二七三
入奏劄子……二七四
乞對狀……二七五
直前劄子……二七五
乞致仕狀……二七七
再乞對劄子……二七七

直前劄子……二七八
奏事劄子……二八〇
奏事乞休致劄子……二八二

全宋文卷六〇三一

陳傅良　一五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二八三
辭免中書舍人狀……二八四
再辭免狀……二八四
辭免兼侍講狀……二八五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二八六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一……二八七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二……二八八
請對劄子　一……二九〇
請對劄子　二……二九一
乞放身丁錢劄子……二九三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二九五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二九六
繳奏朱熹宮觀狀……二九七
全宋文卷六〇三二
陳傅良　一六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二九九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三〇〇
辭免實録院同修撰第一狀……三〇一
辭免實録院同修撰第二狀……三〇二
應詔薦宗室趙師虙趙師淵狀……三〇三
壬辰廷對……三〇三
全宋文卷六〇三三
陳傅良　一七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三一四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三一四
辭免除秘書省少監申省狀……三一五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三一六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三一七
上嘉王劄子　一……三一七
乞補外申省狀……三一八
上嘉王劄子　二……三一九
上嘉王劄子　三……三二〇
上嘉王劄子　四……三二一
乞祠申省狀……三二一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三二二
再乞致仕申省狀……三二二
再乞致仕狀……三二三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三二四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三二四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三二五
辭免與郡申省狀……三二五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三二六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三二七

桂陽軍告諭納税榜文……三三〇
桂陽軍勸農文……三三一

全宋文卷六〇三四

陳傅良　一八

與王德脩書……三三四
答潘叔昌書……三三五
與吴居父直閣書……三三六
與林安之書……三三七
與鄭景望少卿書　一……三三八
與鄭景望少卿書　二……三三九
答天台張之望書……三三九
與鄉守曾仲躬書……三四一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書……三四一
答長溪王佐之書……三四二
答林宗簡書……三四三
答朱文昭書……三四四

答蘧舜丞書……三四五
答賈端老書　一……三四五
答賈端老書　二……三四六
答賈端老書　三……三四六
答賈端老書　四……三四七
答賈端老書　五……三四七
答黄文叔書……三四九

全宋文卷六〇三五

陳傅良　一九

答陳同父書　一……三五一
答陳同父書　二……三五二
答陳同父書　三……三五三
與王亞夫運使書……三五四
答丁子齊書　一……三五五
答丁子齊書　二……三五六
答丁子齊書　三……三五六

與林懿仲書　一……三五七
與林懿仲書　二……三五八
答薛子長書　一……三五八
答薛子長書　二……三五九
答薛子長書　三……三五九
與周丞相書……三六〇
與呂子約書　一……三六一
與呂子約書　二……三六二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書……三六三
謝諸司列薦書……三六四
與劉清之寺簿書　一……三六五
與劉清之寺簿書　二……三六六
與劉清之寺簿書　三……三六六
與史丞相書……三六七

全宋文卷六〇三六

陳傅良　二〇

與高炳如監丞書……三六九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書……三七〇
答胡季隨書……三七二
與沈叔晦書……三七三
答劉公度書　一……三七三
答劉公度書　二……三七四
答寧遠王縣尉書……三七五
答道州康判官書……三七六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七六
答潼川守范東叔書……三七七
與朱元晦書　一……三七八
與朱元晦書　二……三七九
與王弱翁書……三八〇
與丘宗卿書……三八〇
與國舉兄家書……三八一
與徐韞之書……三八二

答張端士書　一……三八四
答張端士書　二……三八四
答張端士書　三……三八五
答張端士書　四……三八五
答張端士書　五……三八六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三八六

全宋文卷六〇三七

陳傅良　二一
除太學録謝宰執啓……三八九
答釋褐黄上舍啓……三九〇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啓……三九一
與福建柴運副啓……三九一
與福建陸提舉啓……三九二
與福建錢運判啓……三九三
與西外知宗啓……三九三
答桂楊趙守啓……三九四

與湖南潘安撫畤啓……三九四
答楊知録啓……三九五
答鄭教授啓……三九六
答桂楊王教授益祥啓……三九六
答桂陽吴贍軍畿啓……三九七
桂陽謝宰執啓……三九八
與湖南張運判縯啓……三九八
與衡州劉守啓……三九九
與郴州丁守逢啓……四〇〇
謝潘安撫列薦啓……四〇〇
與湖南沈安撫樞啓……四〇二
賀周左相啓……四〇三
賀留右相啓……四〇四
賀王參政啓……四〇五
賀葛同知啓……四〇六
與湖南監司賀冬啓……四〇六

賀正啓……四〇七
除提舉謝宰執啓……四〇七
與交代張提舉啓……四〇八
謝沈安撫啓……四〇八
交割謝沈安撫啓……四〇九
交割謝張運判啓……四〇九

全宋文卷六〇三八

陳傅良　二二
答郴州丁守啓……四一一
答道州趙守啓……四一二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啓……四一二
答王簽判啓……四一三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啓……四一四
賀范提刑啓……四一四
答諸郡賀冬啓……四一五
答趙安撫賀正啓……四一六

與張運判賀正啓……四一六
答郴州丁守啓……四一七
賀劉殿院光祖啓……四一七
賀林察院湜啓……四一八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啓……四一八
謝宰執啓……四一九
謝侍從啓……四二〇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啓……四二〇
賀留左相啓……四二一
賀王樞使啓……四二二
賀胡參政啓……四二二
賀户部丘侍郎啓……四二三
上嘉王賀冬啓……四二四
賀王禮書啓……四二四
賀洪内翰啓……四二五
賀朱中丞啓……四二六

賀丘左司啓……四二六
賀唐守啓……四二七
賀鄭守啓……四二八
賀留守大資正啓……四二八
及第謝陳克齋先生啓……四二九

全宋文卷六〇三九

陳傅良　二三

送王主簿序……四三一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四三二
進周禮説序……四三三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四三五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四三六
夏休周禮井田譜序……四三七
丁端叔南征集序……四三八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四〇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四四一

義役規約序……四四二
謝季澤正字韻類序……四四三
謝懷英老子實録序……四四四
送蕃叟弟趨江西撫幹分韻詩引……四四五
孫子發微序……四四六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四四六
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四四八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四四九

全宋文卷六〇一七

陳傅良（一

陳傅良（一一三七——一二〇三），字君舉，號止齋，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師薛季宣、鄭伯熊，傳永嘉之學。乾道八年登進士甲科，授泰州教授，特除太學録。添差通判福州，以言者罷。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提舉湖南常平茶鹽，授轉運判官，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擢起居舍人；四年，兼權中書舍人。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傅良抗疏不聽，申省自免而歸。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以言者論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以疾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致仕。明年卒於家，年六十七，謚文節。著有《詩訓義》、《周禮進説》、《春秋後傳》（存）、《左氏章指》、《歷代兵制》（存）、《皇朝大事記》、《永嘉先生八面鋒》（存）、《止齋論祖》（存）、《止齋文集》（存）等。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樓鑰《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葉適《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志銘》（並見《止齋先生文集》卷五二附録），《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一卷，乃門人曹叔遠於嘉定元年編定。現存有宋嘉定五年刻本、明正德、弘治刻

本、清乾隆刻本、道光刻本、四庫全書本、永嘉叢書本。今以四部叢刊影印之弘治十八年刻本爲底本，以正德刻本、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道光刻本（簡稱道光本）、永嘉叢書本（簡稱永嘉本）爲校本。原集含文四十二卷，另從《十先生奥論後集》、《續集》、《論學繩尺》、《止齋論祖》等書中輯得論一百零四篇、他文十六篇，合編爲四十四卷。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爲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蜃可驅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悦而啗兮，彼則陰以慧也〔一〕。減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蠱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帛饗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

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止齋先生文集》附録。又見《文章類選》卷二。

〔一〕慧：原作「其恚」，據《文章類選》改。

漢斲琱爲樸賦

吏尚刻深，弊見於元封、元鼎；意多穿鑿，機形於五鳳、黄龍。《履齋示兒編》卷九。（郭聲波校點）

暮之春

暮之春兮物維其嘉，乾際兮坤涯。母將雛兮彼實者華，魚在藻兮燕子還于故家。今者不樂兮云何？

暮之春兮風日與柔，桑女兮南疇。相爾夏畦兮悲秋，斲冰兮長夜無裘。今者不樂兮何求？

暮之春兮雍雍熙熙，堯裳兮舜衣。五絃之琴兮一夔，曾不知結繩與秉鉞兮何時？瞻言千載兮忽焉其遠而。

山有龜蒙兮水有沂，天未喪斯文兮在茲。二三子兮皇皇欲何之？鼓瑟兮爲誰？捨此兮吾將安歸？

止齋兮年年，室環堵兮兩山有川。鷗鷺巢簷兮圓荷田田，豈無芳草兮杜鵑。世微孔子兮獨抱乎韋編。

雲漢之章兮光燭天，朝宗兮列仙。胡歸晚兮病骨拳然，與客歌商兮忘食與眠。點爾何如兮吾未知其孰賢。《止齋先生文集》卷一。

西廟招辭　并序

淳熙十有三年二月，知瑞安縣事公非先生之曾孫劉龜從再作西廟，以祠宣和縣令王公經國。於其落也，邑人陳某爲作迎神一章，使工歌之。經國，字公濟。其守禦事，許忠簡公嘗識之，故不叙。

君昔兮胡不去斯？君今兮胡不來斯？文棟兮琱楣，峴山之麓兮江圻。旨酒牲兮潔肥，皓遺老兮鬚眉。坎擊鼓兮吹篪，君勿來兮遲遲。山蜿蜿兮榕陰萎蕤，江水清夷兮無蛟與螭。君之來兮可以娛嬉，君不共安兮誰與共危？嗚玉兮衮衣，彼亦君兮一時。莽中州兮爲夷，匪冢則廟兮牛羊纍纍。尚我民兮有知，子子孫孫兮永依。揆之兮以是非，君舍此兮安之？田有畔兮澤有陂，桑稻兮誕彌。懷不報兮忸怩，日早暮兮夜何其，猶容與兮誰須？《止齋先生文集》卷一。

慶元改元詔

勑門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惟日兢兢，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而對揚上皇之慈訓也。永惟當今之務，何者爲急？非欲百官修輔而民力裕歟？夫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是彝是訓，歷年彌長。肆于中興，舉偏補敝，皆於此乎取法，克至今日，中外乂寧。朕幸蒙遺業，繩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號於紀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庶幾周成焉。其以明年爲慶元元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敕門下：朕宣室受釐，言念梯航之遠；揚廷孚號，載疏綸綍之恩。以昭烈祖之宏謨，以篤价藩之丕祉。推誠順化，秉信守義；奉國履常，懷德謹度。思忠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三千八百户李龍翰，恪勤厥服，紹美于前。克提千里之封，勿替累朝之好。霜露所墜，固同洽於至仁；滄海不波，蓋良繇於多助。維時嗣服，有事合宫。亦遐想於彌恭，莫共陪於肇祀。駿奔在廟，雖阻脩黼晐之儀；旅實充庭，嘗與備蕭茅之享。肆盼新渥，爰廣舊封。哀載籍之名言，侈元勳之顯號。於戲！閔予訪落，疇在公助祭之勞；嘉乃象賢，謹與國咸休之度。於焉申錫，其尚欽承。可依前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仍加濟美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賜徽猷閣學士太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辭免改差知建康府恩命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勅具官某：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世臣之説乎，而來諗疾也？夫保墳墓，孰與成先正之美？休祠館，孰與圖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遄其驅，毋事多遜！所辭宜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

賜文武百寮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皇帝還内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遭家多難，懍乎懼不足以當大事，賴天之靈、宗廟之祐，迺者壬寅，獲與同軌祔烈祖於思陵。而遣車徂東，虞主未返，仰止稽山，明發不寐，皇皇望望，未知所爲也。公卿百辟，其何以慰朕，而欲徇故常之請，還廣内乎？方將稟命于上皇以供養，仍九虞侍兩宫爲事。所請宜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一三。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皇帝還内宜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會朝之嚻讙，非所以示下；宿衛之暴露，非所以持久。朕豈不熟慮此歟？但以任、姒之養，未忍違離；阜陵復土，盍亦宿留。是用却前請而勿聽也。今承命三宮，皆曰不可，百辟卿士又懇懇以爲言，朕惟捨獨見以從衆允，徇大權而勝私誼。自古后王鮮不由此，顧如冲人，其敢咈親尊之意，抑臣庶而弗省乎？所請宜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二。

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制〔一〕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某、某皆以猶子祗服厥事〔二〕，朕何愛一横行郎而不以寵汝？惟無忝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一〕以下外制，原書卷首文體總題下注云：「自紹熙四年正月以後。」

〔二〕某某：原作「某」，據《永樂大典》補。

皇后親姊故任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致仕霍漢臣妻平凉郡夫人李氏
封成國夫人故任武經郎致仕馬煥妻安化郡夫人李氏封信國夫人
忠訓郎士廉妻彭原郡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制

敕：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特隆於肺腑之親。夫唯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具位某氏夙以淑惠，友于坤儀。日者翟車還省家廟，越來相事，禮無違者。其益湯沐，視君夫人。尚服寵榮，以綏壽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皇后親姪孫承節郎李瑜李燊各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推恩后族，自尊及卑，罔或遺者。爾以幸會，爰進二階，豈不榮哉！尚務靖共，以綏爾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皇后親姪婦故忠訓郎贈文州刺史李斌妻安人潘氏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妻安人趙氏親姪女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妻安人李氏並特封恭人親姪孫孫女右武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女孺人李氏特封安人制

敕具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以猶子，實來相禮。朕嘉與之，用益汝封。尚服寵榮，以無違我齊家之化。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皇后親姪女夫通直郎充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韓松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來自勳閥，雅有能稱，眷在甥館，亦與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靖共，以綏爾禄。可〔一〕。《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可：原脱，據道光本補。

皇后親姪女之子從事郎韓大任各循兩資制

敕具官某：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彌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等迺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兩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制〔一〕

敕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一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一〕特：原作「將」，據《永樂大典》改。

皇后閣提舉官武功大夫帶御器械楊舜卿轉觀察使制

敕具官某等：方周盛時〔一〕，后妃永懷賢士大夫僕馬俱病，而不敢私謁於上，徒欲爲觴酒勞苦之，而竟不可得，慨嘆而已。爾服勞宮闈，迺以吾后有事家廟之恩，至將廉車，豈不榮哉！而概之周人，何其幸也！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周：原作「用」，據道光本改。

皇后幹辦宅從義郎張友直忠訓郎沈直各特轉一官制〔一〕

敕具官某等：朕酌有司之議，推恩后族，而及其私人。爾等適與幸會，各進一階。其尚恪恭，毋替爾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直：永嘉本注云：「目録作植。」

隨龍修武郎閤門祗候兼皇后閤主管進奉袁佐額内翰林醫官太醫局教授王良佐成安郎陳翊額内翰林醫官郭儀忠訓郎幹辦人船伊昱忠訓郎主管文字傅昌時忠訓郎掌牋奏劉玘忠翊郎主管進奉周良臣成忠郎掌牋奏黄允文隨龍成忠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主管進奉趙友信成忠郎私名掌牋奏吴衍保義郎王寧費師旦承信郎陳琪承信郎轉運司準備差使王演承信郎魏嘉言承節郎薛拱承節郎幹辦人船李祓進武校尉私名掌牋李大受該遇皇后歸謁家廟並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及其私人。爾等各以幸會，至於增秩，豈不榮哉！尚務肅給，毋怠其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秉義郎韓侂胄特授閤門舍人制

敕具官某：朕永惟舊相有勳勞於我家，而其裔孫或蒙戚里之澤，越在右階，無以著見。唯是試之後省，以發其文；官之上閤，以華其選，尚庶幾焉。爾其懋哉，用俟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皇伯太師嗣秀王伯圭合得冠帔一十五道並特換封孺人賜親屬内欲將一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氏封孺人制

敕某氏：古者醻勳賢之勞，則及其私人，況所尊敬，自吾壽皇以兄禮之者乎！況其君夫人、父之同産子乎！以其貤恩，爵爲命婦，雖過於惠，朕何愛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閤門宣贊舍人游恭特授武德郎落閤職權發遣臨安府兵馬鈐轄制

敕具官某：爾男爵也，習於階兼之儀，而不閑軍旅之事〔一〕，非設官之意矣。第其久勞，優以增

秩，試移賓政，往治戎韜。其務赴功，以須器使。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旅：原作「族」，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起復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兼知鳳州郭謂特轉復州團練使令再任制

敕具官某：朕以禁旅扞邊，而擇將以撫馭之。閱歲云久，西顧晏然。方眷其勞，就進戎團之峻；尚難其代，故遲瓜戍之更。爾其茂對新恩，踐修舊績，式嚴戎律，兼緝郡條。朕不汝忘，將有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光緒《文縣志》卷七。

皇兄沂州防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制〔一〕

敕：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高爵厚禄，宜與共之。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具官某信厚以爲質，靖共以自將。入不恃家人之恩，而出無違於闕庭之禮。況以尊屬，于今幾人？則徑陟廉車，誰曰不可？而必中有司之度，積十年然後進之，豈朕有所愛哉！然而身無吏事之

責，秩比法從之崇，其視匪躬盡瘁，没齒下僚者，又何其幸也！宜對殊渥，無忝所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主：原作「王」，據文意改。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韓侂胄特與落階官臣寮繳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制

敕：嘉祐、治平之間，爾先正可謂社稷臣矣。肆列聖寵嘉之施，及子孫簡在戚里，於焉尚主，於焉納后，凡可以熾韓氏之門者，無愛也。具官某蚤以才稱，荐膺器使，庀職上閤，宣勞累年。唯彼横行，賞典所吝。獨以命汝，庸示殊恩。一以懽慈福之心，一以大忠獻之後。盍亦自勉，庶穆羣言？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武功大夫集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入內內侍省都知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彦正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具官某：朕嘗稽之周制，內宰隸於天官。古道誠未易復也，至於建隆舊章，尚有宣徽院之籍，今亦廢矣，而別爲北司。則爲之長者，顧不當謹擇其人乎？是用命爾以肅禁中。蓋親近之久，識察之詳矣。其益靖共，以身率屬，毋使外廷謂汝不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于惟脩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楊舜卿並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制

敕具官某：自宣徽院之籍廢，而北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差擇之矣，則參伍其間，以相內治，苟不有以自異於輩行，而識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然則爾名在四人之數，盍亦思報稱者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張祐正係隨龍祗應勤勞特補承信郎制

敕某：日第攀附之勞，而偶遺汝，蓋累年于此矣。爰詔有司，授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疇昔。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武節郎御前祗應鄭孝友應奉有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服勞左右，雖無顯庸，閱日進官，亦國之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十五人授修武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正等三人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蔣榮等十三人授從義郎東第一班上名婁勝等四人授承節郎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制〔一〕

敕某等：饗衛士而遣之，古道也〔二〕；而命以官，則彌恩矣。往祇吏職，毋替忠勞。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一〕蔣榮等：原本及四庫本皆無「等」字，據永嘉本、道光本補。

〔二〕道：原脱，據《永樂大典》補。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復州團練使多助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多能實及一十年並該磨勘轉防禦使制

敕具官某等：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而猶計歲課勞，循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以爾

靖共，簡在近屬，眷焉增秩，誰曰不宜？而須暇十年，以中有司之度，豈顧有所愛哉？以此風厲，則爲士者勸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降授寄資武功大夫遥郡刺史霍汝翼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制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禄官，而内侍與戎行雜矣。然而名不在銓曹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異焉耳。轉而屬銓，斯爲寵渥。爾其敬哉，毋曰序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招箭班殿侍訾彦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祇應制

敕具官某：方罷遣衛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祇舊次。宜益矜奮〔一〕，以須後恩。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奮：原本及四庫本作「舊」，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瀘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被害特贈三官與兩子恩澤制

敕具官某〔一〕：朕觀《春秋》書盜殺某人，夫謂之「盜」，則非死者之罪矣。蓋喟然歎曰：士大夫或死於不幸，而無所歸咎者焉，則其所遭之變，非必有以取之，此仁君之所務白也。國家閑暇，士馬飽逸，受命分閫，尊重難危。而爾曾無咎端，獨罹不測之禍。夷考其治，皆率故常。則盜起帳下，非《春秋》之所不罪者歟？雖然，世無叛兵久矣，庸人爲將，高枕有餘。爾以名流，顧至於此。恤典之隆，豈但汝哀，亦以使繼今者之知懼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某：原無，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補。

瀘州被害官兵故節度推官杜美贈兩資與一子下州文學故忠訓郎瀘州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贈三官與一子承信郎故下班祗應潼川府鈐轄司指使雷世忠贈承信郎制〔一〕

敕具官某等：苟能效死於其長上，皆忠孝之徒也。瀘盜之興，爾等義不顧身，各死於帥，恤典之

厚，朕豈有所愛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潼川：原作「潼州」，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儒林郎前瀘州安撫司幹官郭仲傅失覺察本廳虞候張信爲亂首亂作復與賊宴飲相爲賓主特降三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帥死于亂卒，而爾爲屬，顧欲以卑謾自全，可乎！削之三階，尚用中典。繼今有耻，亦豈汝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〇一八

陳傅良 二

太史局測驗渾儀刻漏所學生周奕特補挈壺正制

敕某：今官類非古稱，謂而挈壺氏，見於《周官》。爾以諸生，馴致於此，亦宜知所職矣。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脩武郎閤門看班祗候霍寬夫供職實及二年與落看班二字制

敕具官某：課其年勞，正其名稱，非徒以敘遷也。由是而釋煩辱之事，則宜知自貴重矣。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禮部侍郎倪思該脩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官制〔一〕

敕：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爲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父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具官某以折衷六藝之學，發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揚厲治效，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爲之序。日上慈宸，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禮部侍郎：原脱「禮」字，據永嘉本補。又「該」原作「訪」，據永嘉本改。

秘書省著作郎黄由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王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章穎將作少監黄艾並該脩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内黄艾係經脩不經進各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爲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

父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爾等各以名儒，載筆東觀，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爲之序。日上慈宸，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徐靖忠訓郎秘書省書庫官盛端友訓武郎監秘書省門梁周弼翊郎趙章該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皆賞典也，而他以待煩辱之勞，至以隸書局進官，則稍寵矣。爾尚勉思，無忘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武功大夫降授昌州刺史帶御器械霍汝翼該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成州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鉛槧之勞，緊學士大夫力也。而無人乎其間，則安能關乙夜之覽？今也奏牘來上，俞

音不遲，慈庭有懌，册府改觀。是誰之助歟？則以爾靖恭，實與執事。通達中外，其勞實多。夫以文字得官，皆德賞也。進之遥刺，孰曰不可？其尚勉思，以稱殊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特轉一官制〔一〕

敕具官某：爾以老師宿儒，銜命萬里，修鄰好於北庭，縉紳往往憫勞汝矣。朕觀《春秋》使騁之際，楚人欲傲晉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晉人亦曰：「鄭子産，博物君子也。」而皆異其禮。有以大國，而微老師宿儒專對四方，非所以令遠入見也。迨兹歸報，亶焉無闕，而晝勞進秩，但循故事，豈朕所以相勞苦之意哉！爾其少休，嗣有寵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特：原作「侍」，據永嘉本改。

閤門舍人兼皇子嘉王府内知客譙令雍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擯上閤之儀，聯朱邸之事，皆華選也。爾以趣操文藻，至於共二，可謂吾親臣矣。是

用命爾介于膚使，銜命萬里，修歲聘於北庭。迨茲歸報，亶焉無闕，則朕所以相勞苦之意，何但循故事增秩哉！有它掄用，朕不汝忘。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奉使親屬一員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譙令憲准備差遣一員新監明州贍軍酒庫黃仁裕書狀官一員新明州昌國縣主簿楊正臣指使將仕郎葉時中將仕郎鄭如等回程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隸使事，與於驅馳，迨茲歸報，書勞進秩。蓋國舊章，朕豈汝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閤門宣贊舍人宋克俊夏允言閤門祗候蔡唐卿來處恭並該應奉人使十次賞各轉一官制〔二〕

敕具官某等：贊儀上閤，能與聘客周旋，十不失一，亦既勞矣。課効增秩，蓋國舊章。尚益靖共，以須器使。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應奉人：原作「應舉人」，據永嘉本改。

浙江潮神順濟廟善利侯祈禱感應特加忠靖二字制

敕某神：朕固不爲秘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濤江，近在寰内，而有司以報禮未稱，將侈大之，用錫美名，以從民欲。神尚終惠，使世世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又見《西湖志》卷一四，光緒刻本。

袁州仰山神特加父母妃及子婦封號制〔一〕

敕某神等：朕固不爲秘祠專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惟仰山之神，禮以王祀，而自江以西，猶未慰滿。是用推本父母，施及子婦，或隆品秩，或衍稱號。朕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如何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一〕及：原作「施」，據永嘉本改。

知平江府沈揆奏五龍靈濟廟乞加封第一位龍王封東靈侯第二位龍王封西侯第三位龍王封中侯第四位龍王封南平侯第五位龍王北寧侯制

敕某神等：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於其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五龍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雖良二千石雅不言禨祥，而具道所以然之故。文詞爛焉，爰錫命書。秩以侯爵，則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懷安軍金堂縣進士黎崇禮年一百三歲遇大禮恩特補迪功郎致仕制

敕某：昔在元祐合祭于圜丘之歲，而汝以生，於今五朝矣。朕方奉觴兩宮，爲萬歲壽，迺如高年，甚心羨之。爰因郊賚，登諸仕版，以見吾貴老近親之意，且以教天下之孝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

一。

翰林醫愈充重華宮擺鋪軍兵醫治兼臨安府駐泊看醫邢守中到官及二年轉額外翰林醫痊制

敕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醫也如此。再歲無失，爰進一官，此又吾家法也。往服明恩，毋怠爾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一。

正議大夫守給事中兼侍講尤袤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制　四年正月十一日

除禮書，三月二十日兼侍讀，二詞併行。

敕：方朕在東宮時，嘉與僚友切磋經誼，緝熙光明。過。永懷三益，宜如之何。具官某博極群書，折衷六藝，凡與我言者，於今不忘也。憫勞瑣闥，位之春官。進讀路門，以竟餘論。昔者甘盤輔高宗於舊勞之時，而無與於中興納誨之選。至漢二疏，同傅太子，而亦不在初元醻功之詔。我有故人，始終典學，視昔蓋有光焉。爾其輔養精神，陳古以誡今。

惟毋以謝事之年而有遐心，則朕以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除給事中兼侍講制

四年正月十一日除給事，三月二十一日兼侍講，二詞併行。

敕：朕有元子，出就外傅〔一〕，敷求其人，蓋累年於此矣。晚得三益，聰敬日聞。間嘗侍燕從容，能道《二南》之化。朕嘉其勞，圖以自近。具官某習先聖之術，而明於當世之務〔二〕，凡與吾兒切磋言之者，皆實學也。是用擢之瑣闥，勸講路門，嘗發其蘊，并以告朕。昔四皓調護太子，而不屈於高帝，李泌以布衣交肅宗，而不能安其身於君側。爾以西州之彥，出入宮邸，爲父言慈，爲子言孝，是不謂之遭時乎？尚其殫竭，以報簡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傅：原本作「傳」，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明：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前任淮東轉運判官不覺察私錢降一官滿一期復朝請郎制

敕某官：日者淮錢多姦，禁不以道，有受其咎者矣。爾其以同過之仁，而不言上，亦從鐫秩，非所謂吏議乎？閱日既久，宜還其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制

敕具官某：爾爲兵官，而州家以佚纍囚來諗，雖會恩，不汝貸也。其鐫一階，以警慢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蘭森改初驗因傷身死人杜十四作凍餓身死失出犯公罪笞該赦取旨特降一資制

敕具官某：吏與吾民，親莫如令。爾尚不知其冤死也，而以爲道殣，曾謂與吾民親乎？其鐫一階，毋以恩免。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保義郎李珙家遺火燒民屋四百餘間有司自來以屋直計贓坐罪得旨宣諭依條聽贖臣僚上言特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傳《春秋》者，有「人火」之說，則無所歸咎之辭也。爾不戒于火，而禍及於閭巷，將安咎乎？尚爾闊略，其上一官。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歉民流臣寮奏追兩官勒停男彦倓訴冤特追復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左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如國人也。爾守番中，遭歲不淑，能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而達于朝聽者皆反繆。言者不置，麗于佚罰，而爾既賚恨於地下。今觀闔郡連編累牘，哭汝甚哀，蓋棺論定，莫公於此。朕爲憫然，盡還舊官，不但慰汝，亦以勸來者之勤民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江西運副鄭汝諧奏奉議郎知袁州黃劭丁母憂不肯離任倍支棺槨喪服官錢等候服闋日降一官不得與親民差遣制

敕具官某：爾嘗將母以就二千石之養，垂及滿歲，竟以喪歸。漕臣見劾，侵紊郡計。姑鐫一秩，俾務省循，尚蓋前愆，朕豈終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承節郎盱眙軍指使潘撫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官放罷制〔一〕

敕具官某：邊禁之嚴，而弛於汝。免官鐫秩，以警後來。邦憲有常，非我佚罰。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職：原作「識」，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淮東運使趙師睪奏脩武郎張世榮管押歲幣沿路恣横生事降兩官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制〔一〕

敕具官某：發幣於邊，事關遠聽。紛譁不靖，使者有言。闊略弗懲，人將是傚。其貶兩秩，且屬銓曹。庶使邊臣，繼今知懼。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幣：原作「弊」，據永嘉本改。正文同。

湖北提刑張垓奏承議郎常德府通判趙善彦在任貪婪不法降一官放罷制

敕具官某：部使者所治，且有良二千石焉。爾丞郡，顧不以治行聞，而速官謗，非朕所以奬用屬籍之意矣。其貶一秩，免所居官。繼今有耻，亦免汝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知成都府丘崈奏奉議郎知成都府郫縣郭公墓病昏乖謬降一官放罷制

敕具官某：夫不能勝其任矣，而昏於酒、黷於貨，然而郡太守猶以爲嘗有鄉曲之譽，不寘于理。鐫秩免官，吾亦從薄罰焉。其對隆寬，益思懲艾。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睿思殿祗候寄資武功大夫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珪轉歸吏部差在京宮觀免奉朝請制

敕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今寄禄官，而内侍與戎行雜矣。然而名不在銓曹之籍，則猶非秩官，是則異焉耳。轉而屬銓，斯爲寵渥。閔勞朝謁，禄以真祠〔一〕。爾其敬哉，毋曰序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祠：原作「阿」，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李彦正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押班楊舜卿職事不謹各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周制，内宰掌王内之政令，會其屬之功事而賞罰之。今内宰不設，而爾等不虔于事，實干宮中之罰。其上一官，應古經誼。繼今有悛，亦豈終奪？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李彦正楊舜卿復官制〔一〕

敕具官某：宥過無大，況其細者乎！爾以服勞不虔，嘗麗于罰，蓋八柄所以馭過者。閱日滋久，俾還舊官，則予恩茂矣。其益靖共，以圖報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官：原脱，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補。

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李彦正除入内内侍省都知入内内侍省押班楊舜卿除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制

敕具官某：昔在周制，内宰以中大夫爲之，而隸天官。説者以爲禁省之秘不宜屬外廷，而本朝爰創北司之長，就擇明習靖共，可以率屬者以董正之。官最貴近，亦不可不重其選矣。爾自輩中，進在四人之數，曾未踰日，能贊内治，進之長官。楊舜卿亦進亞長官〔一〕，委寄彌重。其益虔匪懈，以報殊渥。毋使外廷，謂汝不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亦：原作「六」，據道光本改。

親衛大夫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林億年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制〔一〕

敕：自宣徽院之籍廢，而北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差擇之矣，則參伍其間，以弼内治，非識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具官某服勞禁近，見謂老成，兹用命汝秩在四人之數，欲俾其屬於内肅給，於外靖共。則爾責重矣，盍亦思報稱者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億：原作「憶」，據永嘉本改。

皇兄故吴王府奉利州觀察使多才上遺表妻令人高氏特封碩人制

敕具位某氏：朕所以賁爾夫於幽壤〔一〕，有加禮矣，而何愛於疏封爾〔二〕？使居往皆寵光焉，以塞其悲乞〔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壤：原作「瓖」，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二〕而：原無，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乞：原無，據永嘉本補。

多才上遺表親弟二人比換南班訓武郎多藝修武郎多見並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敕具官某等：朕以諸衛處宗室子，俾日奉朝請，非苟示私也。以爾多才身後之請及其仲、季，惻然重違之，而並命爾。其務靖共，以稱德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皇叔祖右千牛衛將軍不倦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等：朕考《周官》，凡衛王宮者皆同姓也。國朝簡宗英，置之寰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簡在衛中，歷年彌長，勞績兼茂。進長禁闥，職守益嚴。欽哉無違，以稱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皇叔祖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廷特授千牛衛將軍制

敕具官某：以階官易環衛，率視其秩，日者有司故貶損爾，今徹朕聞，始仍舊貫。雖曰緒正，亦以示恩。其尚恪恭，稱此密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武功大夫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落權字制

敕具官某：朕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輟吾騎衛，布之屯所，且以壯留鑰焉。則統馭之才，厥選艱矣！爾以名將，往訓群驌，方當無事，士馬飽逸。觀者咸謂可以即戎紓、懷武備。於風《駟鐵》，於雅《車攻》〔一〕，或庶幾焉。翳爾之力，肆用命爾。自攝爲真，班秩益崇。寄任采重，其尚加懋，以究爾功。俾周秦之詩，得以專美，則予汝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一〕車攻：原作「軍攻」，據《詩經》改。

皇叔祖武德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詵特換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朕攷《周官》，凡衛王官者皆同姓也。國朝亦簡宗英，寘之環列之尹，蓋循周制，屬意深矣。惟爾叔祖，行尊德修，今在選中，應于經誼。宜率典常，作宋恭先。有馮有翼，則緊汝賴。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昭憲皇后親姪孫杜士寶特補承信郎制

敕某：朕惟藝祖之子孫，自吾壽皇，篤叙之恩備矣，而於母黨，顧無世禄，豈昌陵之意乎〔一〕？取之白丁，授以右職。爾其永懷，無忝所自。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又見《永典大典》卷七三二七。

〔一〕昌陵：《永樂大典》作「任使」。

右丞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制　紹熙四年三月拜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謚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封魯國公

敕：朕覽周誥，至命君牙爲大司徒，實□冢宰，是謂股肱。而推本乃祖，世篤忠正之美，蓋有感焉。維今大臣，相我孝治，經文緯武，海内晏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燾後，可無褒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鄉譽高於月旦。方其筮仕，亦既有聞，而以其親掛冠再調筦庫，以此終身。僅通閨籍，法不應謚，朝廷異焉，易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司宰事，則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曲阜。尚食其報，永綏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侍其氏贈冀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一覃及曾孫，乃生耆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胙以大國，

秩之小君，雖古未有，亦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贈太師謚文康追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敕：朕既本之六藝，大啓土宇，以宏賁葛氏之祧，則嗣有令聞，逮事兩朝，申錫名邦，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服某家聲，踐修累世，濟以力學，連由三科。然而名滿天下，而位不過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遠業。惟是一經之教，被于聞孫，蔚爲名臣，間我兩社。則劬躬之報，可無異恩？維此營丘太公〔一〕，舊宅是用，即命以爲新封。對我寵靈，以昌爾祚。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

敕：朕方廣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亦既再世，燁然有聞。而未艾之祥，施于今相。《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一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疇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以慰永懷。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敕：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墨論議綿及三葉，是謂世臣，固朕之所寵嘉。矧予宗工、尊爲禰廟者乎？具官某，襟度粹然，聲華藉甚。文未脱藁〔一〕，往往誦之，一時英游，莫敢輩行。紹興之季，歸爲從臣。蓋其行藏，皆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宜集善聲，發於賢嗣，凡所著見，孰非典刑？爰侈舊封，建邦於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伸追遠之懷。可。

母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則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思，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雖及晏歲，逮事舅姑，旦莫敬共，至忘櫛頮。是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改疏上國之封，以世世配于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蓼莪》也。可。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敕：夫人起家以致爵位，風人懼焉。乃若克相夫子，至於登庸，嘗與之同隱憂矣，而不同休顯，此則又《禮經》之所悼嗟也。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女德配於珩璜，婦功著於蘋藻。胡不偕老，以須

美成？朕惟吾相裸於衖姑之室，而副笄之服弗被，翟茀之車弗乘也，非有追寵，何以慰之？乃闢新封，以賁幽穸。可。

妻魯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家室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自繼元配，德音不瑕。既有芳殽，進畀祖妣；亦有雜佩，施及朋似。佐我名臣，迄登三事，聞譽日廣，績用日崇。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爲君夫人。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一〕營丘：原作「管丘」，據永嘉本改。

〔二〕文：原作「父」，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一九

陳傅良 三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初除贈三代封妻制 紹熙四年三月除

曾祖贈太子太保修己贈少保

勅：昔周宣中興，將相皆天下之選矣。爰命皇父，以整六師。而推本所以，實南仲大祖之後，爰作《常武》之詩，朕甚慕焉。維今本兵，得我碩輔，則其宗祧可無褒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德譽高於輩行。而懷道不試，士論惜之。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發乎其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曾孫，蔚爲名臣。久陪國論，晉長樞庭。則追録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常武》之詩乎？陞班亞保，以寧其神。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濟陽郡夫人東萊郡夫人張氏贈崇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曾孫，迺生耆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胙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有，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贈太子太傅燮贈少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崇報胡氏之祧，則嗣有令德，休于後昆，並命爲孤，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當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世無孝廉之科，而不聞於上國。天命弗僭，爲之生孫。蚤爲聞人，遂專樞筦。是不謂之劬躬蕭後者乎？申錫命書，班於次傅。豈唯發潛，亦勸來者。可。

祖母平原郡夫人王氏贈永國夫人

敕：朕方寅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爰集慶善，施于聞孫。《詩》不云乎：「藝之椹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疇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於禮爲宜。可。

父奉議郎致仕贈太子太師宗贈少師

勅：自蜀平至今二百餘年，蓋西土無遺賢矣。而尚有潛德，三世不逢。《詩》不云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行著而晦於名，才豐而嗇于位。乾道之際，有子燁然，諸老先生，見謂公輔，吾壽皇駸駸嚮用矣。而方考槃阿澗，永矢弗諼，不以鼎來之養，而易燕居之福。匪棘其欲，卒爲帝師。殆所謂有道者乎！然而生則遂循墻之志，没則極告第之榮。吾於大臣之親，亦質之《詩》、《書》無愧矣。可。

母通義郡夫人鮮于氏贈信國夫人和政郡夫人蘇氏贈和國夫人文安郡夫人王氏贈惠國夫人

敕：爲吾大臣，則上自三世，皆寵嘉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思，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蓋副笄之飾、翟茀之華，一朝疇之，不以爲泰。朕惟樞輔怵然，永懷是用。疏以上國之封，以世世配於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蓼莪》也。可。

妻大寧郡夫人康氏封安定郡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室家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酒醪之所羞，雜佩之所贈，皆天下賢傑也。爰相夫子，至於登庸。經文緯武，績用甚茂。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爲君夫人。我有異恩，宜不汝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迪功郎秘書省正字蔡幼學該修進至尊壽皇聖帝會要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載筆東觀，迄於成書。序進一階，可謂德賞。益修鉛槧，以昌爾文。二典三謨，亦其選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忠訓郎武學博士李興時知融州制

七月十二日

敕具官某：簡在右學，諸生咸曰：「賢哉，吾博士也！」滿歲宜遷官，而自詭治民，將以其淑人者施之行事。融在嶺表，嘗建旄鉞，而荆湖之與鄰，視旁郡爲善地。爰以付汝，是謂異數。尚其懋哉，以踐爾言。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彦，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子太史氏之舊，引疾居家，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

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

武學諭范仲壬除武學博士修武郎黃褒然除武學諭制　並七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等：國家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焉，所以貫革之射息，説劍、揩笏冕衣裳，在西學，則皆俊游也。矧若爾仲壬、爾褒然，人所呿稱者乎？分以横經之席，從以滿户之屨。雖甚寵異，豈曰不宜？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和州防禦使殿前副指揮使郭杲除宜州觀察使制〔一〕

敕：古者六軍皆以卿將。「元戎十乘，有瑲葱珩」，一二《雅》誦之，庸示光寵。矧我中權，可無異數？具官某鷹揚之勇，輻湊之謀，山西將家，今纔一二。疇勞屯所，晉長周廬。訓我群騶，壯我中壘。累歲於此，士聽無譁。日者貝胄三十〔二〕，來閱庭内。舍矢如破，可以即戎。朕圖爾功，宜及懋賞。枚數勇爵〔三〕，峻極廉車。禮均從班，視古卿士。是用命汝，蓋周舊章。光對明恩，益思忠報。無使行狩，專美《車攻》；無使止居，遺恨《祈父》。則予以懌，僉曰汝諧。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

〔一〕宜：原作「耳」，據四庫本改。

〔二〕十：道光本、永嘉本作「千」。

〔三〕勇：原作「男」，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武略大夫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閻仲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制

勑：日者，朕重冬狩之役，又不欲乏武事也，而爲簡之師，試諸廷内，於環列得帥焉〔一〕，於步旅又得帥焉，皆可以即戎。朕甚嘉之。具官某久於行陣，積有戰多，枚數壯士，莫與儔伍。解朐山之圍，殿符離之返。至今言之，令人矜奮。頃自遴選，涖我師徒。百夫千夫，各習其教。往往營壘廬次之間，無囂塵也。於是閱也，介胄堅好，旌麾光明；坐作進退，動中尺度。朕惟勇爵以横行爲右階之最，以刺郡爲遥領之始。悉不汝吝，用賞懋功。其對隆恩，益殫忠力。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帥：原作「師」，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閤門看班趙弼奏祖故寧遠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贈太尉趙樽累遇郊祀登極未曾陳乞加贈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敕：朕永懷將閱，克勤王家，宣勞實多，贈典有闕。具官某忠於許國，勇不顧身。能以衛社稷之心，效於死封疆之力。戰自束髮，觀者汗顏。日者欲澄冗員，嘗第元從，閱實數千人之衆，定爲十三處之功。爾獨最聞，朕尤嘉奬。然論報自昔，雖峻極於武階，而訟言有孫，尚少虧於褒律。是用申命幽壤，視儀上台。以昭我不吝賞之功，以成爾無遺恨之美。抑使介士，奮於戎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朝散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兼侍講制　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勅：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春秋》固爲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讎之義，或庶幾止戈之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簡在法從，蔚爲名臣。修聘北庭，非禮勿聽；往釐西事，無言不酬。斯可謂據

古而通今者矣。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爲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爲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尊所聞歟？往其懋哉，以副延竚。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太中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制 八月二十三日

敕：朕與賢士大夫切磋經誼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春秋》。《春秋》固爲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讎之義，或庶幾止戈之武。而皆有大功，號稱七制，斷之經意，孰得孰失？朕將安所取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紹興諸生，逮事高廟；乾道博士，見知慈庭。於今士林鮮矣輩行，而況嘗與朕游舊乎？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爲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爲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尊所聞歟？往其懋哉，以副延竚。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朝請郎右正言黃艾兼侍講制 八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諫臣，朕所甚嘉與也。迺者封囊朝奏而夕不下，則言者輒不自得，豈朕意哉？勸講闕員，有司來諗，庸命汝艾，切磋經術。晉陪從班，無所降殺。豈惟以爾聞見博洽，宜在選中？亦使人人曉然知朕嘉與之意，則繼此盡言不諱矣。尚殫厥心，以副延竚。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湖南提刑孫逢吉奏邵州獄囚死者二十餘人守臣胡澄特展二年磨勘制〔一〕

敕：昔在三朝，每歲盛夏，以一札賜郡長吏，爲犴獄丁寧也〔二〕。自長吏不奉此詔，而吾民瘐死者滋衆。爾其守邵，亦以獄囚多死見察於部使者，毋乃非朕寄元元之意乎！貶損年勞，以示薄罰。繼此領州，無怠臬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胡：原作「湖」，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犴：原作「奸」，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文林郎邵州司理參軍李邠獄囚多死各特降一資制

敕具官某：爾爲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多瘐死〔一〕，非所謂士師不能治士者歟？其鐫一階，以警怠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瘦：原作「瘦」，據文意改。

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吴挺守本官致仕制〔一〕

敕：圖任世臣，盡護蜀將，貔貅十萬，不從中覆，蓋五六十年於此矣。此意安在哉，而欲致其事耶？具官某性有忠勇之資，學有韜鈐之素。寬我西顧，賢於長城。假以數年，庶底丕績。而一旦以疾來諗，願上大將軍印綬〔二〕，此朕所以屏奏不省也。雖然，誦《詩》至於勤歸勞還，詠歎辛苦，則古者遣將，數日即休，未有以獨賢久勞若爾然者，朕豈得不動於心乎？姑徇忱辭，使自休養。若屬有疆場之事，强爲朕起。何以報我？爾其勿忘！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太：原作「大」，據永嘉本改。

〔二〕大：原作「夫」，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故太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致仕吴挺特贈少保制

敕：朕誕膺聖緒，渴想賢勞。方分託重之權，尚阻勞還之禮。眷惟三世，每興西歸溉釜之懷；胡不百年，遽有東首拖紳之恨？可爲震悼，何以追榮？具官某爲今价藩，視古名將。本之以鷹揚之勇，濟之以輻輳之才。越在江源，而不忘宗海之心；既安蜀道，而常爲得隴之計。是用倚以大事，付之全師。永惟王室之中興，皆有世臣而後濟。維周復古，則召公是似之功；維漢御天，則耿氏獨隆之力。期爾晏歲，對于昔人。曾諗疾之亡何，而告哀之已至。朕方深念，莫起於九原；國有常儀，率加之二等。肆頒渙渥，以慰沉冥。晉陪亞保之班，配食先王之廟。噫！有以勇爵，至於聯左棘之華；雖云愍章，足以示前茅之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持服前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吴曦特授濠州團練使起復制

敕具官某：有金革之事，則三年之喪無辟。自伯禽以來，未之有改，而況爾曦世爲將乎！移孝爲

忠，朕所以强起汝也。又況蜀師十萬，聽命爾家，西陲晏然，于今五紀。方圖前烈，宜及後人。則脱爾於寄禄之階，授爾以戎練之任。豈以爲利？其毋固辭。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郭棣授利州觀察使致仕制

敕：憫勞將帥，畀以真祠，尚復抗章，勇於忘禄。重違雅志，俾遂歸休。爰進崇階，以勸廉退。具官某奮自將種，卓有俊聲。荐更轅門，晉尹環列。累歲於此，六軍不譁。方篤邦交，久無疆事。鬬士雖倍，戰功不多。然中權屹然，大敵知懼。緊卿之力，簡在朕心。所冀壯猷，不忘王室。胡爲解組？遽此垂車。豈非以行百里者，末路之難；而三世功名，道家所忌乎？勉從忱請，良咈眷懷。尚服寵榮，益綏壽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故利州觀察使致仕郭棣特贈寧遠軍承宣使制

敕：聽垂車之請，亦既永嘆；聞易簀之言，可勝遐想？宜舉恤典，以疇舊勞。具官某自束髮之初，有裹尸之志。方其賈勇於宣威沙漠之間，竟爾收聲當偃伯靈臺之後。然而我有萬乘，如周畿兵，我有千廬，如漢中壘。舉以副托，究其設施。歷年彌長，課效爲最。往者，以厭直之請，踐更于邊。

雖分州符，亦以寄重。反即祠館，從其憚煩。曾鳴劍之未酬，何挂冠之已決？朕方有感德，非忘《杕杜》之詩。今顧不然，乃是迫桑榆之景。覽此遺奏，爲之盡傷。爰錫使名，視唐留務，以華身後，蓋國舊章。其尚欽承，用自寬慰。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耶律适哩致仕制

敕：有能厭氈毳之習，蹈不測來歸我，可謂壯士矣！胡爲諗疾，欲自便乎？具官某耻事朔庭，義不携漢；觀光中國，誓將滅胡。蓋壽皇之所寵嘉，而朕待之勿替者也。夫鳴劍之志未酬，而掛冠之請已決。豈其以兩國方歡，賈勇不售，將退處以自娛暇乎？抑膂力既愆，自視非昔人，而不復感慨然也？不然，果疾病耶？重違忱請，聽致爾事。若以疾辭，則豈庸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耶律适哩贈官制

勅：挂冠有請，良惻余衷。華壙有恩，蓋綏爾後。具官某以幽燕任俠之氣，懷江漢朝宗之心，萬里來歸，甚欲宣威於沙漠。而兩君爲好，適當偃伯於靈臺。竟爾收聲，至於賫恨。蓋聞華夷之分，《春秋》所嚴。有能擇衣冠於介鱗之間，而顧執干戈於社稷之役。眷此壯志，令人永懷！爰疏錫命之

封，庸示飾終之典。尚歆殊渥，以妥英魂。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正議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峴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敕：夫循次非所以待勞能也，計年非所以處法從也。而有司以告，重違舊章，宜有命書，且見明陟。具官某以名臣之子，自託於儒生。以夕郎之官，踐更於州組。奉祠累歲，益見靖共。序進一官，曾非特典。朕不敢廢，姑慰永懷。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合州赤山縣多山至道觀冲妙真人祈禱感應加封冲妙靈應真人制

敕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今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闔境，求之掌故，則建炎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申衍稱號。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潼川府中江縣靈威廟善利侯祈禱感應加封善利敷濟侯制

敕具某神：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爲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一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今蜀部使者來言，爾神惠及闔境，肅然古祠。前修所敬，吾民其嘉賴不忘也。爰錫命書，申衍稱號。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盱眙軍通判□□□□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爲通守，適掌北門之管，姦民犯禁，而莫之禦，顧欲歸罪於徼吏，可乎？其鐫一秩，以爲不事事之戒。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武節大夫權發遣郢州任世安特轉一官再任制

敕具官某：往時三邊，吏不數易，滿歲無虞，則增秩以寵之。蓋自建隆以來，未有改也。今爾乘

障，日有能聲。爰進新階，仍紆舊組。爾其益固吾圍，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從義郎權知思州田祖嚴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爾以歸地進秩，而有司繆誤，仍年勞之舊貫，於焉正名，以示懋賞。其服今命，益見寵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履正大夫奉國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鄧從訓主管國信所任滿無違闕特授宣政大夫制

敕：交鄰之禮，於今爲重。自束帶與賓客言，至於凡執事，皆所以覽示遠人以中國之有體也。具官某昨長內庭，嘗發贊幣，竟以明習，曾無忒違。鄰好不渝，亦緊爾力。疇勞滿歲，懋賞崇階，蓋國舊章，朕豈汝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制　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故放逸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爲有用，探賾索隱，耻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爲朕典禮樂之事。鍾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朝散大夫尚書户部員外郎趙謐除軍器監兼權兵部郎中制〔一〕　十一月十八日

敕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揔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爲長，仍攝民曹。往其祗欽，無替于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一〕兵部：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樓鑰除中書舍人制

十二月二日

敕：壽皇初策在廷之士，蓋極一時之選矣。朕閱名籍，得爲相臣者二人焉，樞臣者一人焉，從臣而下以聲績著見者，迨不可枚數也。具官某於是時嘗褒然爲舉首，而偶不中有司之度，然至今海内士所樂道。議論文章，風流蘊籍，則未嘗不在稱首也。間者，旁招時望，實之本朝。爾以攝官屬筆，能道朕德意與其人才美之所宜，文字之上下，簡書之長短，皆足用勸。而僉言不同，往往不奉吾詔。仁者之勇，見於封章。肆用命爾，爲真詞掖。除書之出，國人皆曰賢。《詩》不云乎：「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朕於是蒙壽皇得人之福矣。昔者鄭爲辭命，終屬國僑；唐掌帝制，實先韓愈。爾其懋哉，稱此優異。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額内翰林醫痊李九齡轉翰林醫效制

敕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醫也如此。矧爾服勞，有以自見。進

之二秩，視周命士。往服明恩，毋怠爾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判太史局吴澤荆大聲劉孝榮周端友職事不謹各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東方未明」之作，挈壺氏所以刺朝廷也。朕夙興待旦，而五夜之漏聲不肅，是誰之咎歟？各鐫一官，敬共朝夕。毋以爲星官曆翁，而弗汝察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六〇二〇

陳傅良 四

秀州海鹽縣陳山龍王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二字制

敕某神母：朕既從二千石之言，宏賁二子之祠。維爾能與而子共福吾民，郡人推本所自而廟食之。可無寵嘉，申衍稱號，以大慰民欲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賜進士出身宣教郎趙善防係濮安懿王近屬更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策士于庭，而吾屬籍有以文克列于丙科，朕既異焉，而問諸宗人，則於濮園爲近，抑可嘉已。申命一官，以勸胄子。爾其懋哉！務自著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制

敕某：國家所以待屬籍至矣！不得隽於進士，則有量試；不得隽於量試，則有免試，皆欲使之齒仕版、習吏事也。爾其勉哉，以稱朕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量試中宗子汝弼等八十一人補官制

敕某等：凡有司考校之科甚嚴密也，而獨寬於量試宗子，蓋欲使之齒仕版、習吏事。稍涉於文墨，而不求其備。爾等盍對明恩，思所以自勉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節郎餘補承信郎制

敕某等：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闊略以取之，而授官與寒畯等，則非所以示公。姑屬右銓，以須器使。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四川宗子師說等十人趁赴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郎制

敕某等：爾以宗黨，越在西州，嘗得隽於有司，而道阻且長，弗獲與親策之選。置而弗録，朕心惻焉。亦授以官，庸示篤叙，爾其懋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宗子師鉉量試不中依近降指揮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展三年出官

制

敕某：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優矣，而猶不應令。徒以强仕，予之初官。然必使爲三年之淹，而後筮仕。用示篤叙，不爲苟私。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宗子汝璧對策中間全寫御題首尾各用一段湊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策士於庭而無以對，宜不在第中。以爾屬籍子，而不求其備，姑命以官〔一〕，亦可謂茂恩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一〕姑：原作「始」，據永嘉本改。

廣東提刑李信甫奏朝奉大夫通判德慶府權英州張公蓋失陷官錢科擾民户特降一官放罷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制

敕具官某：嶺表以去廷遠，而吏不自愛，往往淪胥而爲欺。削爾一秩，且不得與於民社之寄。苟自愛者，繼此尚少懲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忠訓郎趙師湧在任不職南劍守臣楊祐按罷輒敢伏闕妄論守臣特降一官仍押送寄居泉州拘管制〔一〕

敕具官某：爾以屬籍試吏，不自貴愛，而見劾於州家，亦既虧吾教矣，詣闕自疏，復繆失實。鐫一官，俾爾省循。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師：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四川制置丘崈奏承直郎知叙州慶符縣魏良心侵刻夷人又輕入夷囤致殺死巡檢程仲乾降一官放罷制〔一〕

敕具官某：夷人畏廉而服威重，爾爲邊縣，不足於斯二者，而致吾疆吏於死地。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心：永嘉本校云：「目録作『忠』。」

知成都府丘宗奏從政郎録事參軍史定之不親蒞獄致囚自刎死降一官放罷制

敕具官某：夫爲獄掾，而弗躬親，幽枉多矣，囚致於自盡，特其甚較著彰彰者也！免官鐫秩，是不謂之寬典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文林郎婺州浦江縣丞趙大亨不遵依提刑司差委推勘公事輒申任滿離任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士而不事事，是欲素餐也！爾方丞縣，而再却憲臣之檄，以自擇便，豈非不事事歟？按章來上，姑鐫一秩。繼今知懼，斯可從政。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知萬州季圭奏修職郎萬州司理參軍向紹祖獄囚繫死降一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爾爲獄官，而不省囚疾苦，至於墮指，至於死而不以告，豈非所謂「士師不能治士」者歟？其鐫一階，以警怠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三。

慈福太皇太后册寶書册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轉太中大夫

制

敕：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宫，從以婦子，朝于重華，獲陪親尊，上顯號於王母。永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二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威儀，可無茂恩，昭示褒律？具官趙汝愚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修。瞻言累朝〔一〕，篤叙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而卿始以讜議冠群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卓爾大雅，百年而復見之，朕甚嘉焉。屬兹成禮，盍圖爾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姒，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周公推本聖子〔二〕，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藝，傳信萬世。朕今逮事過於成王〔三〕，緊卿特書〔四〕，曾不在周公之下。疇勞進秩，實

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家人〔五〕，陪朕歲上萬年之觴，顧不偉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又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九，《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二。

〔一〕瞻言：原缺，據《宋宰輔編年録》補。

〔二〕聖子：右引作「徽音」。

〔三〕逮：原作「建」，據右引改。

〔四〕繄卿特書：「繄」原作「翳」，「卿特書」三字原缺，據右引改、補。

〔五〕「卿」原作「爲」，「其家人」三字原缺，據右引改、補。

篆寶文官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陳騤轉通奉大夫制

敕：迺者具法駕，以日南至，朝慈福宫，壽皇拜乎前，壽母拜乎後。朕帥中宫，從以婦子。搢圭稽首，奉上寶章。亦惟輔臣克相鉅典，可無褒律，以示同休？具官某直内而方外，博文而約禮。及見故老，在紹興文獻之間；蔚爲儒宗，極重華侍從之選。眷言舊學，簡在初潛。所謂獨抱遺經，能斷大事者矣。晉預機政，益行所知。俾予孝治，度越千古。蓋周頌太任，而不及子孫逮事之榮；漢尊長樂，而不備父母俱存之福。洪惟我家一朝四世，自有載籍，未之前聞。繄卿特書〔一〕，盡善具美。噫！朕式克至于今日休，豈惟兩宫，將高廟亦寵嘉之。序進一官，匪以爲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繄：原作「翳」，據文意改。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轉通奉大夫制

敕：日奉寶册，上之慈福也，乘輿所過，觀者萬人夾道，率皆歸美於朕躬。朕豈敢專也？則亦有宅心知訓之臣，克輯盛事。可無褒寵，用以示勸？具官某直諒而多聞，明哲而匪懈。蓋退然如不勝衣，而道任天下之重。謙謙鞠躬，而勇過孟、賁矣。從游潛邸，陳誼最高。晉翊鴻樞，臨機必斷。朕嘉賴焉。迺者導予，有儀可象，肆于竣事，盍圖爾功。朕誦《思齊》之詩，推尊文王，本之太任，於是蓋四世矣，而周公始作大雅，考引功德，以昭前人，未必逮事王母，親周旋揖遜乎其間也。以今況古，孰與朕休？如卿遭時，亦曰鮮儷。繼自今卿其以予萬億年對天之休，將書勞進秩，不一而足焉。尚其懋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繆氏遇慶典恩特封齊安郡太夫人制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繆氏，克相君子，種德云邁。是生賢嗣，爲邦司直。以點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

魯夫人賢何如也！義不貳其夫，而善祥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淑譽聞於斯世。肆朕嘉與，游錫贊書〔一〕。秩以小君，疏封名郡。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服寵光，以綏壽祉。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游，原作「游」，據道光本、永嘉本改。下篇同。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淑人制

敕：朕觀魯詩頌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汪氏，克相君子，爲名大夫，是生賢嗣，世濟其美。以鑰之議論風操，過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爵雖從其夫，而善祥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令譽聞於斯世。逮茲邦慶，游錫贊書。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服寵光，以綏壽祉。可。

《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參知政事陳騤子臧孫遇慶典恩乞進封其母制

敕：日奉萬年之觴于朕王母，嘉賴爾父，爰進褒律。而爾又以錫類之恩，崇大其母膏沐之邑，豈不榮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吾大臣內助也，而及偕老。方爾父夙夜匪懈，熙我庶績，亦惟爾母整齊家事，而後得以并意一鄉〔一〕，不懷其私。則從夫之爵，雖不以癸未詔書從事，晉封名邦，朕何愛焉？而況乎夫人獨得之也？若夫可以久處約於燈火之初，可以長處樂於簪裾之後，凡百命婦，於焉取式，則此異恩，又足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鄉：原作「卿」，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安定郡王子濤遇慶典恩轉官制

敕：維建隆磐石之宗，澤流後裔；維慈福奉觴之慶，燕及高年。兼二者以有言，進一官而何吝？具官某爲今屬籍，視古典刑，以孝恭友兄弟，如周君陳；以謹重率宗室，如漢劉德。至於試吏，允也過人。信抱負之不群，況行藏之無愧。比觀掌故，誰其逮事於四朝；强起襲封，茲謂愍遺之一老。可

以華國，豈惟奉祠。方欽想於達尊，宜亟蒙於殊渥。假如老老，亡元日之詔書；祇以親親，亦盛時之恩意。明揚進律，晉陟承流。其茂對於寵光，用永綏於眉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慈福太皇太后姪淮東總領吴珽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朕嘗從上皇後恭上慈福之册，親聆慈訓，勉之以學，至今心不敢忘也。而施恩外家，久不予決，甚失朕意，爰趣有司上之。而爾某方饟淮師，序進一秩，以稱太后訓朕之意〔一〕，則爾亦宜自好修，以成《思齊》太任之美矣。可。

吴璹方令奉常，序進。　吴珹方分郡符，序進一秩。

吴鈞、吴鏜、吴鑄方為屬外臺，序進一秩。　吴銓等一十二人序進一階，浸即膺仕。　燕棨等九人各以姻聯，進官一秩。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稱：原缺，據永嘉本補。

迪功郎前金州司户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特封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在《易》之《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而朕身親見之，豈不盛哉！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俾爾晏歲，齒于初官。尚服寵榮，益綏壽暇。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賈忱應奉上尊號册寶了畢轉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典禮行於上而澤下逮，蓋廣愛之道也。爾適幸會，亦與進秩。尚務肅給，毋愆于儀。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兼權考功郎官黄由除將作監兼

嘉王府直講制　十二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儒學之選，爾以魁倫之彦，久儀群

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爲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所以望汝也；橫經朱邸，使吾兒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武德大夫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陳守忠係重華宮淑妃陳氏親父久在殿陛特與帶行遥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於重華爲掖庭之親，於廣内爲屬鞬之列。矧惟肅給，濟以靖共，出入兩宫而無違，周旋四姓而不競。爰醻勞於歲籥，俾借重於州麾。以歡庭幃，以壯軒陛。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奉議郎太府寺丞曾三聘除秘書郎制　十二月二十三日

敕：道山蓬萊，圖籍鉅萬，士夫仰望，真有飇車羽輪之隔。游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府，徑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秩然有序，是爲稱職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制　十二月二十三日

敕：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特詳焉。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下托有司之出納，不可以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辭蔚然，明習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爲多，爰俾序遷，以酬勞勤。爾崇之聲稱籍甚，蚤登著庭，出守邊方，召對尤敏。使還朝蹟，以慰公言。所貴於儒者，謂其能通世務，以其所學，見之事功。勉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朝散大夫王進之知德慶府制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高皇興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張某知宜州制

敕具官某：自桂林以南之州，宜爲大；其與蠻人鄰也，宜爲邇，置侯固圉〔一〕，重於他邦。舉以

付爾，不謂之選擇而使子歟？尚對明恩，無乏邊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圉：原作「圍」，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兼皇子嘉王府翊善黃裳兼侍講制　五年正月二十日〔一〕

敕：朕每歲仲春，詔諸儒講路門，將修故事，有日矣。比覽名籍，爲之矍然。昔者所進，今安在耶？而不爲予講也。具官某以六學之醇，長於勸誦，嘗發明《春秋》之旨，纚纚可聽也。何恙不已，而憫勞以大夫之事，但與吾兒游乎？夫文帝能前席賈生於久不見之餘，而武帝不能留汲黯於出入禁闥之日。兩君治效，較然可睹。爾不當起爲予講耶？《詩》不云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二〕，何以告之？」此朕所以責望汝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日：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姝：原作「妹」，據《詩·鄘風·干旄》、道光本、永嘉本改。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
射賞轉文林郎制

敕具官某：澤宮不建，士無射御之習。壽皇以爲此非所以合文武也。既策之廷中，復取之圃□，於此皆得隽焉。士亦艱矣！俾進一階，用爲如吾詔者之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嶠任國子博士日奏對失儀降官特復朝
散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闕庭之禮，陵三軍者懼焉，以其嚴也。咎爾耶？丞郡亡何，聿來致事，毋乃謹畏，過自刻責乎？俾還舊官，示棄前咎。則朕之遇士大夫，明恕兼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福建提刑盧彦德奏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强盜希賞本州録事參軍從政郎鄭繼功符同結録更不駁正繼功特降兩資放罷制

敕具官某：捕盜之賞，建隆舊章也。比歲吏緣爲欺，往往傅會得官，縉紳數以爲言，而重改作，將以待實能焉。爾汝治其獄，迺不審察，竟以傅會之辭上之。州家士師，不能治士，非是之謂歟？其削兩秩，仍免居官。尚務省循，以蓋前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容縱押綱官移易香綱錢物特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建隆舶司，蓋長吏兼之，尋以爲有遺利也而專置使，亦稍密矣。爾領其事，迺以貢輸屬汙吏，然則何賴焉？削之一官，以爲不謹所使者之戒。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知建康府余端禮奏武經郎李存道和糴淮西總領所米般量少欠降一官制

敕具官某：恃糧以省漕，此大事也。而爾不究心，至見劾於帥閫。爰奪一階，以警怠事。尚其省循，冀不終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歸吏部授從義郎制

敕具官某：爾自謫籍得歸，銓曹命之秩官，往護陵寢，其對恩渥，毋忘懼思。苟無後愆，亦豈遐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新知錢塘縣趙盛婺州通判吳璹並除職事官制　三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等：維昔忠獻，光輔高宗，以建我家。維今太皇，實佐求賢，而無私謁，天下誦之。則

以爾盛忠獻之後，璿太皇家人也。靖共在位，克世其美。而寘諸周行，以勸勳戚，不亦宜乎。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臯陶明刑，能弭猾夏之患。爾，吾諫臣也，而爲大理。稽經傳古，人自不冤，非所謂淑問如臯陶者耶！御命北庭，且以覘國，朕所爲用汝也。肆于歸報，亹然獻忠。蓋歷道其所更見，至於禾黍，而未嘗一語及僕馬之病。朕聞之有感焉。書勞增秩，是特舊章。若屬有鄰國之大事，爾其選哉！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閤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轉一官制〔一〕

敕具官某：使於四方，孔門以爲難，是可以觀士矣。爾以西州之彦，庀職上閤。意象容止，亶如儒素，蓋其所趣尚然也。屬脩鄰聘，以爾輔行。肆于歸報，禮無違者。書勞增秩，蓋循舊章。欲究爾能，嗣有晉寵。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轉：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帶御器械蔡必勝除知閤門事制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設科，可使束帶與賓客言者，皆高弟也。矧吾上閤，四方於此乎觀禮，而可不用士乎？爾以諸生習孫吴，對策爲天下第一，操履趨尚，學士大夫也。壽皇嘉之，騶駸膺仕。朕方在潛邸，每視朝，輒屬意汝，以爲可在左右。肆我嗣服，首加趣召。俄而銜恤，迺今來歸。是用命汝，典我閤事。夫不以寒素處私人，不以學問望右列，其來尚矣。自我作古，追復仲尼之遺意。爾其懋哉，以圖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制

敕：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棄前咎，俾復故官。具官某蔚爲國華，簡在法從。久居臺閣，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縉紳，亦恐有積薪之恨。云胡吏議，

及此上聞，迺不知猾吏之爲，而徒録名臣之後，或者愛博，至於言私。雖薄示懲章，豈遽忘於善類？思皇多士，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爾毋爲矯枉而過直。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降授通議大夫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峴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通奉大夫制

敕：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朝宜諒其本意。爰及改歲，俾還故官。具官某屢典名藩，久持從橐。以公卿大夫之後，雅有扳援；則門生故吏之多，豈皆決擇？況重以名家之好，則忘其贓狀之非。及此上聞，掛於吏議。既往不咎，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永矢弗諼，爾無爲矯枉而過直。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顯謨閣學士降授通奉大夫知建康府鄭僑舉淳安令舒光改官不當降官滿一期叙復正議大夫制

敕具官某：淳安令之獄，至今人疑之。朕徐考其所爲主，則皆吾賢卿大夫也。吾賢卿大夫也，而

坐以繆舉之罰，毋乃已重乎？以爾經明行脩，爲海内所稱數，而閲天下之士多矣。門生故吏，必善推擇而不苟取。迺者所舉令，其具如刑書邪？則與其進，不保其往，孔子有是言矣。不如刑書，則是即墨大夫也。豈以微文而廢善類？爰棄前咎，俾還故官。其繼自今，毋以精失士之意。益舉所知，是謂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樓鑰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敕：計日，非所以處賢才也；書勞，非所以待法從也。而有司以功令來上，曰：「某人當進其官。」則朕亦重改焉耳。具官某以文墨議論，方代予言。自吾與丞相執政進退群臣，當不當功罪，爾皆得以可否是正于其間。分職授任，亦異於百辟矣。績用益彰，聲望益茂。則等而上之，不過三數官，皆將以待汝。何屑屑以課日月增秩爲事？尚服訓辭，以須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曾集知嚴州制〔一〕

敕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厥聲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寄，有志於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吾

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二〕。益勉厥職，以大爾家。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本文又見於樓鑰《攻媿集》卷三七。集：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蓋亦寵矣」四字原脱，據《攻媿集》補。

全宋文卷六〇二一

陳傅良 五

林大中磨勘轉官制

敕：計日，非所以待賢能也；循次，非所以優法從也。而有司以功令告，是爲舊章，庸可廢乎？具官某以直道正臺綱，至于累歲；以勇退紆州組，殆將終更。槩之，懋官一階，不足酬也，況夫訓詞深厚，駁議剴切，朕甚嘉之乎？而有司會課，姑惟增秩。其尚欽承，以須殊奬。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夏執中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制

敕：詩人誦后夫人之賢，必以爲某人之子、之孫、之甥、之妹，蓋推本其所從來，不一而足也。

具官某所生母具位沈氏，作配名門，雅有淑德。是生賢嗣，爲國元舅。日者，朕緣申伯之誼，加錫命數，視儀鼎司。夫寵其身，而不及其母，豈所以宏賁外氏之祧乎？是生不霑膏沐之賜，而死無以慰蓼莪之思也。爰自郡封，陞華上國。尚歆明恩，永緩爾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夏執中故妻郡夫人諶氏贈寧國夫人制

敕：公卿將相，處貴倨之勢而不驕，非獨其身賢也，警戒相成，厥有内助。具官某故妻具位諶氏，嘗爲吾舅氏之配，與之共隱約矣。今以吾舅，申錫命數，視儀鼎司。敬共不違，退若初筮。推本所自，非有如《齊風·雞鳴》之配然耶？夫生有中饋之勞，而不及從夫之爵；死祔於姑之室，猶未離於郡小君也。則吾外氏之祧，尚有遺恨。晉陟上國，庸慰幽冥。尚歆明恩，益相夫子。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四。

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氏封孺人制

敕某氏：古者疇勳賢之勞，則及其私人，況所尊敬，自吾壽皇以兄禮之者乎？況其君夫人父之同産子乎？以其貤恩，爵爲命婦，雖過於惠，朕何愛焉？可。《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郭聲波校點）

皇后初册封贈三代制〔一〕

曾祖資政殿學士贈少師韓肖胄贈太師〔二〕

敕：慶曆、嘉祐之盛，萬世帝王基業也。而弼亮之功，惟爾先正，燕及奕葉。嗣有象賢，宜爾子孫，與國無極。具官某踐修厥猷，益有令聞。夷險一節，見於艱難。高宗圖舊，晉諸樞筦，而再入穹廬，將命不辱。奠安宗社，天下賴之。然位不稱德，有識同嘆。爰有曾孫，來儷宸極。朕嘗以國史次韓之事，諗諸中宮，以似以續。爰因追錫，晉陟師垣。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魯國夫人文氏贈□國夫人

敕：維昔忠獻，身修家齊，被于後昆，將相三葉，克對前人，皆有内助。具位某氏，夙以淑德，嬪于相門，輔佐君子，繼世承弼。永惟《鵲巢》，國君積行累功，夫人起家，與享休顯。而《召南》推本，以爲德足以配，非偶然也。是宜儲休，載生賢后，以綿國祚，以大家聲。被封于秦，亦既從爵；申錫于魯，蓋取諸頌。使與僖公令母，千載相望，豈不榮哉！可。

祖承議郎贈中奉大夫韓協贈太傅

敕：朕聞燕齊之祀，與周并傳；漢之封君，爰及苗裔。矧惟韓氏之勳，度越自昔，於是僅三世耳，而胡浸微？天命弗僭，其殆再昌乎！具官某於魏國爲裔孫，於少師，子也。學足以克家，而宦不達，才足以用世，而懷不得試。即其靖退，足見所存。集善爲祥，積於閨閫；載篤其慶，后所自生。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晉班公傅，誰曰不宜？雖曰緣恩，亦足用勸。可。

祖母令人馮氏贈□國夫人

敕：周人之頌任、姒，曰是有莘長女也。蓋本其所自出，必名邦大族，而豈無故之福母儀天下乎？具位某氏，身爲少師婦，以奉魏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敬共朝夕，世守弗違。餘慶流光，萃于今后。《詩》不云乎：「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言周之盛，天命附著，使生淑媛，以爲之妃。則我式克，至于今休，蓋祖烈也，亦天意也。新封美號，爲之報本，豈惟忠獻？將吾祖宗實寵嘉之。可。

父朝奉大夫提舉佑神觀韓同卿授揚州觀察使

敕：詩人之誦賢后，必曰是有莘長子也。蓋本所自來，必君侯世家。儲休積慶，

而豈一日之積哉！具官某魏忠獻公之裔孫也。踐脩厥猷，益自謹飭。嘗試以事，茂於材猷。是生淑媛，來配潛邸。肆朕嗣服，正名長秋。在《詩》之《既醉》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有士行之女，以爲之配，皆天意也。維爾先正，功在社稷，德在蒼生。以克及此，豈非天乎？戚里故事，必在右選。爰解郡紱，改畀廉車。宜益靖共，以綏寵禄。可。

母□氏贈□國夫人

敕：朕誦《周南》，至於《葛覃》，后妃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皆其母家實爲之，未嘗不忻慕也。具位某氏，吾后母也。以吾后作配朱邸，共蘋蘩之葅；正位中宫，獻穜稑之種。親事煩辱，曾無吝驕。則其素教，豈一日之積哉！夫區區侯邦，而渭陽之思，閟宫之頌必及其母，況以后德，流化天下，則推尊母氏，可無茂恩？且與之共隱約於鷄鳴櫛盥之時，而不與之共休顯於象服委蛇之際，揆之經誼，本之人情，皆非稱也。胙以上國，爲君夫人。非徒示私，亦足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原集此卷卷首總題「外制」下原注：「自紹熙五年八月以後。」

〔二〕肖：原作「小」，據永嘉本改。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登極恩贈三代制

曾祖故朝奉郎贈太師潭國公衍加封秦國公

敕：朕嗣守丕圖，永懷元老，而訪落不與於廟謀也。嘗告在廷，晉爵亞傅，則所以推本世系，以宏賁其先正之祧，庸可後乎？具官某曾祖某，躬行對于古人，宦學聞於當世。位不稱德，士論惜之。夫屈於名者享其實，不獲其身者遺其後。是宜燕及曾孫，蔚爲名臣，徧儀三事，光輔兩朝也。則追録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大啓土宇，晉封三秦，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潭國夫人郭氏贈秦國夫人

敕：周之公孤，並祀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一〕，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歿不得與共牢之報。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爲吾輔臣，弼亮奕世。朕循周制，寵綏爾夫，誰其助之？劬躬肅後〔二〕，爰因舊號，俾即新封。用賁幽宅，尚克永世。可。

祖故朝散大夫贈太師潭國公誥封秦國公

敕：成王之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歸美文王得人，所由來之遠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世濟其美，蔚爲名臣。然而德業藏於身，聲聞流於時。官不過五品，而位止郎舍也。唯是一經之教，施于曾孫，我高宗取之，壽皇用之，天下乂安，於是三紀。肆朕嗣服，獲蒙餘休，非所由來者遠歟？醻勞報本，茲惟其時。襲封於秦，實應經誼。可。

祖母

敕：朕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閨門，可無追命？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内則。載篤其慶，萃于聞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本之衽席，以是爲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三〕。我儀爾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庶幾《召南》，從爵大邦，以勸命婦。可。

父

敕：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父子休顯，著於《春秋》。胡我元臣，遺恨禰廟。此憫章之所由起歟？具官某故父某，襲美于家學，振聲于世科。而雅不善宦，老於博士。功業不見於世，而文辭但以

詔後人也。然而過庭之訓，插架之書，淵渟駿發，見於賢子。經文緯武，天下賴之。《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儻微申錫，非所以爲義方勸也。爰考古誼，襲爵爲公。庶幾周魯，衮舄相望，不亦榮乎。可。

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公卿崇報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恩斯勤斯，鞠我良弼。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嘗同其夫處約於燈火之初，而不及同其子處樂於簪裾之後，此吾大臣爲之補《南陔》，廢《蓼莪》也。象服之弗被，魚軒之弗乘，有此寵綏，足慰居往。配食二姑，以奉□祀，其明享哉！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具：原作「其」，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燾：原作「壽」，據道光本改。

〔三〕蘩：原作「繁」，據《詩·召南》改。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彦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制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三朝，蔚爲元老。夫致位丞弼，方倚爲相，而不爲苟同，竟於謝事。昔蕭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御史大夫。以爲身計則不工，以爲道誼計，多見其可尚也。肆予紹服，久矣里居。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懷，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冀樂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藺登極恩轉正議大夫制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孤立一意。方其受重華之託，而光輔上皇始初之政，忠言讜論，不自同於衆人，蓋天下嘆其難，長慮却顧，不苟安於一時，又天下服其遠也。肆於紹休，適分帥閫。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式昭永懷，亦冀樂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洽登極恩轉通奉大夫制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爲故老。方淳熙之季年，天下晏然，橐弓櫜矢，簡在宥府，不動聲氣，而强本折衝之功，自不可掩。至於行藏，庶幾前朝孫文懿、張退傅之倫矣。肆予紹服，均佚外祠〔一〕，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冀樂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均：原缺，據四庫本補。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制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子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學先聖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

忘也。長沙謀帥，强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處之次對，於以勸講，朕將虚己聽焉。爰因大賚，叙進厥秩。雖曰舊章，亦朕美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朱子年譜前録》卷二，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六四。

權户部侍郎梁總登極恩轉官制〔一〕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方以民譽，簡在從班。肆予初政，日月獻納，而不記成王踐祚，《七月》在風，《公劉》在雅，《敬之》在頌，皆一時耆俊爲之乎！自今以始，朕日望之。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總：原缺，據四庫本補。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

敕：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其世而褒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

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勞〔一〕，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來歟？增賁禰廟，追錫崇階。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生：原作「主」，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卿大夫崇建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爲從臣。夫《鷄鳴》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某何以能移孝爲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

敕：昔成王踐祚，世修忠厚。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蓋施及

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爲宗工。積行累勞，致位孤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滿梱内。肆予嗣服，緊爾臣鄰多助之至，則爲之推恩，燕及閨門。雖衎于姑，亦胙大國。非苟爲私，蓋周道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制

敕：朕觀二《南》之詩，《關雎》爲皇后，《鵲巢》、《采蘋》爲君大夫妻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方定長秋之位〔一〕，而可無以爲爾内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爲從臣，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鷄鳴》之戒，退食有《羔羊》之德，非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宜。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方：原作「力」，據永嘉本改。

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洪邁弟朝散大夫新知陜州邃登極恩母楚國夫人沈氏加贈魏國夫人制

敕：朕訪落求助，自卿大夫，皆加地進律矣。士有能尊禰廟，至官一品，斯足以報本矣。而母氏與享，爲君夫人，猶視列國。宜益褒崇，使之匹美。具官某母具位某氏，聿自名門，作配君子。遭時不淑，萬里違離。而勉正勸義，庶幾風人所誦「汝水之墳」、「南山之側」也。天命弗僭，宜享後福。肆予踐祚，益大爾封。晉之魏邦，庸示光寵。庶克用勸，豈徒舊章。可。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制　七月丙子拜。

曾祖士慮贈太傅〔一〕

敕：昔周公位冢宰，成王爲之作魯廟。宣王中興，則命召虎，亦有秬鬯、圭瓚以告文人。我相同姓，蓋周道也。推本其先，以致美報，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譽處聞於公族。然夷攷其世，於漢恭憲王爲裔孫；於建國公爲嗣子。蓋屬未疏也，而僅綴逍遥之班，以

其靖退，足見所存。夫屈於名者申於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是生曾孫〔二〕，迄爲上相。則追録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周道乎？晉陞帝傅，於禮固宜。可。

曾祖母龔氏贈申國夫人〔三〕

敕：昔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周、召二《南》，本之衽席，以是爲内助之賢，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四〕。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公姓。身爲建國婦，以奉漢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世無風人，無所著見。爰及曾孫，篤生賢哲。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爲君夫人〔五〕，俾世世享，亦二《南》之意歟！可。

祖不求贈太傅〔六〕

敕：朕既質之六藝，醻勞報本，以褒吾相臣之祧。則嗣有令德，燕於後昆，申命匹休，庶幾周召，並建五廟，不亦宜乎！具官某祖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學士大夫之習；非無富貴之階，而宦不達也。集善爲祥，聿生孝子。載篤其慶，發於聞孫。《詩》不云乎：「藝之椹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忠孝之門，豈一日之積哉？我儀圖之，宜爵公傅。爰錫命書，以賁幽壤。可。

祖母晁氏贈□國夫人

敕：詩人之頌婦德，必本其家世，曰：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也。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具官某祖母具位晁氏，蓋濟陽之晁也。濟北諸晁，族望甚偉。以其父兄、子弟風流儒雅，名滿天下，則爾以閨門之秀，來嬪吉人，克教其子，得名篤行。至於奕葉，遂間兩社。揆之風雅，無愧在昔。大邦美號，饗此後福。非以爲生，蓋德之稱。可。

父善應贈溫國公〔七〕

敕：朕聞之，周以魯孝公訓國子〔八〕，而漢亦謂劉德謹重，使爲太常，以率宗室。赫然著于史傳，豈非以帝繫之餘、世禄之及，而篤行者難其人乎！具官某父具官某，踐修厥猷，益自力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而事親之孝，庶幾曾閔，縉紳先生爲之起敬。卒於小官，法不應謚。而相與誌其墓曰：「宋篤行君子也。」尚論周漢，豈非其倫？肆其嗣子，致位三事。朕於是稽經據古，尊爲禰廟。作邑於溫，以寵嘉之。積善之報，足以不朽。可。

母李氏贈□□夫人

敕：以高帝子孫，而再世婚姻，不於勳侯貴戚，而於書生。是宜有子，蔚爲名儒。度越故事，以

宗人相。具官某母具位李氏，又故丞相文正公七世孫也。代有家法，及爾不違。克相其夫，力行孝友。聚族百口，曾無間言。躬自勞苦，以成永圖。一簪一珥，先人後己。是宜發祥，萃于吾相。夫能使其夫稱於没世，而御不及百兩；能使其子冠於多士，而養不及萬鍾。追錫愍章，晉封大國。我有異數，非爾曷堪。可。

妻徐氏贈衛國夫人〔九〕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示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顧其内助，晚不同休。可無愍章，以賁泉壤？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雖嬪王族，實寒畯也。晁李二姑，簪琚之望，奕世載德，誰其嗣之？而爾承休襲美，無愧在昔。克相夫子，遂爲名臣。夫與之處約於鷄鳴櫛盥之初，而不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者乎？鄱陽小邦，未足言稱。晉封於衛，庶幾碩人。以配二姑，永永廟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二。

〔一〕士慮：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生：原作「主」，據右引改。

〔三〕襲：原缺，據右引補。

〔四〕繁：原作「繁」，據《詩·召南》改。

〔五〕君夫：原缺，據道光本補。

〔六〕不求：原缺，據道光本補。

〔七〕善應：原缺，據永嘉本補。

〔八〕子：原缺，據右引補。

〔九〕徐：原缺，據右引補。

翰林學士承旨李巘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制〔一〕

敕：夫厭直玉堂之廬而紆郡紱，士之操也。閔勞豹尾之班而便私計，上之恩也。具位某，早以英華，簡在烈祖。晚益蘊藉，眷于上皇。遭逢兩朝，自守一節。蓋高文大册，天下傳誦；而微辭幾諫，世莫得聞也。肆朕纂緒，人惟求舊，胡然勇退，曳鈴其空。朕亦惟自古詞臣，一視中外，子羽修令，兼爲行人；相如視草，嘗使于蜀。朕獨可以弄翰墨苛留久處卿乎？峻延閣之班，均便藩之佚，不以寶婺，而以當塗。去繁就簡，冀爾整暇。夫下無懷寵之心，而上有從欲之意，君臣俱美，不其韙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題下原注：「八月三日除承旨，即丐外。」

正奉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鄭僑明堂加恩
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也。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惜之。朕敢忘儒先乎？具官某經明行修，士所高仰，不但擢科爲天下第一也。越從留鑰，晉長天官，上皇意也，至朕而決。迨及盛典，式遄其歸，蓋視漢有光焉。增衍封畛，第循故事。方資告猷，嗣有顯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黃裳封普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顧朕曾何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磋經誼，及於《春秋》，郊禘之際嚴矣。有一不敬，至於四卜，至於改牲，仲尼正色書之，以詔萬世。朕所深致戒焉。肆予初禋，克輯盛典。本所自來，簡在三益。徹之土田〔一〕，第循故事。可與治國，非卿誰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土：原作「上」，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中奉大夫試工部尚書趙彦逾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吾宗英也。使于四方，拔葵之操，雖天下能誦之。比冠從班，賢勞忠瘁，大節不奪〔一〕，則世未之聞也。肆相予祀，克有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永稱殊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大：原作「太」，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南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京鏜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内之英，有言有績。而執禮行於蠻貊，遺愛被於江

漢，往往薦紳能言之。曳履從班，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陿，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議大夫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内之英，有言有績，輦下彈壓，不怒而威，而回天之力，見於瑣闥。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六〇二二

陳傅良　六

朝散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傳不云乎：「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非深知其義者，將誰與講明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磋經誼，及《詩》一編，蓋自二《南》至《我將》之頌，凡交神明之道，反覆言之。肆予初禋，克輯盛典，非有感於此歟？胙之食采，雖循舊章，無言不酬，於是焉在。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中順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録院同脩撰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内之英，綽有譽處，蓋嘗久勞螭蚴矣。遂陟掖垣，遂躋琐闥，不愠不喜，天下誦之。若夫囊封牘奏，備極剴切，於爾取具，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殊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宫也。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議者惜之。朕敢忘前御史乎？具官某以海内之英，譽處甚美。嘗盡忠瘁，侃然一臺之上矣。越自外服，晉陟詞垣，式遄其歸，遂相予祀，蓋視漢有光焉。胙之食采，第循舊章。其益論思，以稱簡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内之英，綽有譽處。方平居時，恂恂唯謹，而侃然正色一臺之上，言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垣，僉曰汝諧也。實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寵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孫逢吉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黄艾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顧朕曾何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蓋嘗與習禮矣。每至於掃地而祭，至敬無文，凡盡内心之道，反覆言之。肆予初禋，克輯盛典，非有感於此歟？胙之食采，雖循故彝，無言不酬，於是焉在。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太中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袁説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軼群之才，有言有績，輦下彈壓，外户不閉，民曹之令，郡國晏然。廼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一〕，增衍封畛，第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儀：原作「義」，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中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西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梁總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宫。遠惟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以留滯周南，不得從行爲恨。朕敢忘從臣乎？具官某積有民譽，晉貳地官，蓋方盡瘁於朝矣。銜命北庭，越在萬里之外。肆予

肇禋，獨不侍祠，朕是以於漢事有感也。增大食采，庸示永懷。曷月遄歸，將有申錫。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奥也。宗伯掌禮，朕之所嘉賴也。具官某以海内之英，綽有譽處。方貳春官，以禮紹予。自省牲視滌，凡玉幣爵之事，至於告時，至於告備，治及竣事，禮無違者。胙之食采，蓋循舊章。方酬爾勞，嗣有寵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將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奥也。爰求儒先，來相予祀。具官某經明行修，士所高仰。而越在藩服，朕敢忘之乎？昔者孝文受釐，宣室召見賈誼；而武帝建封，顧使太史談留滯周南，不與從事。二帝優劣，於是乎見。此朕所以式遄爾歸也。徹之土田，雖循故事，籲俊尊帝，蓋庶幾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奥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爲元輔。蓋嘗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祖，爰暨上皇，執珪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肇禋，均佚就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子以二王之後，聿來助祭，有客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南不與從事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邦，視漢有光焉。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蓋示不遺之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在外宰執明堂加恩制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奥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耆俊。具官某，歷事烈祖，蔚爲宗工。蓋嘗齊明盛服，習於侍祠之禮矣。肆予肇禋，均佚分

闔。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有客助祭，詩人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談留滯周南以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抑視漢有光焉。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惠，蓋示不遺。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在外侍從明堂加恩制〔一〕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奥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簡在烈祖，蔚爲名臣，蓋嘗齊明盛服，習於侍祠之禮矣〔二〕。肆予肇禋，均佚殊館，或云越在輔郡，或云越在外服，或云亦既謝事。嘆；對賈生於宣室，至今美談。朕覽漢事，豈能恝然於卿等乎？爰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惠，蓋示不遺。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加恩：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習：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張淑妃明堂恩贈三代制

曾祖

敕：朕有事於合宮，既蒙嘉貺；均休於戚里，益廣茂恩。眷言妃德之賢，夙備皇宮之列。爰稽邦典〔一〕，追賁曾門。具位某氏故曾祖某，謙和本於性資，醇厚推於鄉黨。善修於身，而不享其報，慶流於後，而端有其原。迨其三世之孫，遂應四星之象。茲肹祭澤，爰陟師垣。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曾祖母

敕：備慈庭之妃掖，象應四星；敷祭澤於私門，寵及二世。具位某氏故曾祖母某氏，柔嘉協則，淑謹流徽。好善稱媚族之間，種德及子孫之遠。是生賢女，□選皇宮。慶霈漏泉，卹章告第。懿魂未泯，新渥其承。可。

祖

敕：朕肇盛禮於明堂，敷大賚于天下。惟慈宮之報不在於一時，慶乃流於再世。澤被女孫之淑，之舊。具位某氏故祖某官某，善積於己，行信於人。象應四星；□□□□之恩，寵齊三事。茲開大國，載錫愍書。泉隧有光，靈魂式慰。可。

祖母

敕：熙事備成，湛恩汪濊。乃眷四妃之貴，列于皇宮；爰加再世之封，賁其祖配。具位某氏故祖母某氏，相夫以勤儉爲本，燾後多福慶之儲。孫枝生賢，門楣遂大。朝敷祭澤，邦有舊章。爰改胙於營丘，尚欽承於褒命。可。

父

敕：方被神釐，慶成三歲。永言妃德，象應四星。爰加愍章，用慰禰廟。具位某氏故父具官某，劬躬有慶，操行靡它。豹略之才，高於輩行。《鷄鳴》之配，出於閨門。茲誕布於湛恩，宜追胙於邸典。爰因舊爵，改畀新封。精爽如存，寵光是服。可。

敕：朕方謹親祠，恩如湛露。亦懷妃掖，氏，蔚有婦德，克相夫家。凡此嬪則之賢，莫匪母儀之訓。生蒙象服，既極寵光，没啓茅封，又多福履。茲敷惠澤，更建名邦。尚克歆承，以慰冥漠。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典：原作「興」，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制〔一〕

曾祖士慮贈太師〔二〕

敕：朕觀成王踐祚，肇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積有善祥，覃及來裔，是生耆哲，爲吾相臣。維周公孤，並建五廟。賜鬯歸胙，洊有寵嘉。資爾曾孫，共輯熙事。而周制亡失，何以崇報？爰頒異數，晉陟師垣。庶幾酬勞，無愧在昔。可。

曾祖母龔氏贈陳國夫人〔三〕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閨門。聿生曾孫，間我兩社。朕惟周人推廣孝思，慰滿梱内〔四〕。於茲初禋，佐佑乃辟，實維爾孫。則綏以寵光，胙以大姬之國，朕敢忘周道乎？可。

祖不求贈申國公〔五〕

敕：朕閱宗人之譜，蓋因侍祠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致位三事，而後及此者。具官某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是生良弼，簡在兩朝。如周諸姬，如唐諸李，於是度越凡例，及於茂恩。矧惟肇禋，澤及四海，爰錫公爵，作都于申。其視宗牒，不有光歟？可。

祖母晁氏贈吳國夫人

敕：維昔宗婦，不少概見。而衛有碩人，魯有令母，於周諸姬，獨著名於六藝，豈不盛哉！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以濟陽之晁，來奉漢祀，迺生孝子，名在薦紳。迺生聞孫，功在清廟。肆胙祭澤，

洽比幽明。申命于吴，增大爾邑。蓋與衛姜、魯母相望千載，亦足爲宗婦之勸矣。可。

父善應贈□國公〔六〕

敕：朕讀史，至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公卿位者；而坐酎金奪國，動以百數，未嘗不慨嘆也。於是既祠，純用周政，策宗輔，告其文人。申錫名邦，宏賁禰廟。具官某父具官某，以同姓而行誼篤於韋布，以右選而聲聞賢於儒林。即所躬行，施及其子，遂魁多士，遂冠從班。擢自樞筦，徑司宰事。疇昔之夕，相予合宫，三靈具依，百福來下。洪惟我家，生此賢哲，本支百世，與周匹休。下視漢事，則九原可以自慰矣。可。

母李氏贈冀國夫人

敕：朕既舍爵書勞，爲公卿大夫崇報禰廟，則母氏與享，可無褒典，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嘗相其夫，以孝聞於四海；嘗教其子，以賢著於三朝。日者，爾子相予世室，克輯盛儀，而可忘所自乎？因其舊號，錫以新封。我圖冀方，用以命汝。其世世享，以綏後人。可。

妻徐氏贈益國夫人〔七〕

敕：魯人之頌僖公，至於閟宫，享祀不忒，及其令妻，以是爲内助之賢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

嘗與吾相臣共隱約，躬定省。想夫蘋藻之共，俎豆之飾，以薦時事，無或不虔也。日者合宮，而爾夫有駿奔之恭，無跛倚之色。推本内助，賢於魯人。我錫贊書，晉封於益。奚斯作頌，侯邦之私。孰如爾名，藏在王府。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二。

〔一〕并妻：原脱，據永嘉本補。

〔二〕士慮：原缺，據右引補。

〔三〕龔：原缺，據右引補。

〔四〕梱：原作「祖」，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五〕不求：原缺，據永嘉本補。

〔六〕善應：原缺，據右引補。

〔七〕徐：原缺，據右引補。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陳騤明堂恩贈三代封妻制〔一〕

曾祖贈少保敷贈太保

敕：朕觀成王踐阼，肇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哲，以克燕安，甚心慕之。屬茲

受釐，無德不報，蓋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汎愛聞於鄉譽，而懷道不試，士論惜之。集爲善祥，覃及來裔。是生耆哲，爲吾樞臣。維周三孤，並建五廟。賜邕歸胙，洊有寵嘉。資爾曾孫，共輯熙事，而周制亡矣，何以崇報？申錫命書，晉陞帝保。以義起禮，亦庶幾焉。可。

曾祖母滕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周家忠厚，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閨門。是生曾孫，功在宗社。且夫《既醉》非旅酬之事歟？推廣孝思，慰滿梱內。況朕初禋，懼闕於禮，佐佑乃辟，實維爾孫。則綏以寵光，爲之報本，侈其舊封，胙以上國，朕何愧於周乎？可。

祖贈少傅策贈太傅

敕：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宏賁陳氏之祧，則嗣有令德，休于後昆，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祖具官某，當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太史之觀風不講，而文采無以自見；孝廉之科廢，而實行不上於計書也。天命弗僭，爲之生孫。既長樞庭，又陪國論。推本所自，當及茂恩。肆予初禋，酬勞相祀。宜及爾考，並爲三公。荷天之休，其世世享。可。

祖母崇國夫人朱氏贈福國夫人

敕：《既醉》之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賢智子孫，足以傳世。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嬪于名門。儀于前人，以詔婦子。載篤厥慶，萃於聞孫。夷攷其行，不足以當《既醉》之卒章乎？有崇故封，未足言稱。大邦美號，聿從其姑。質之二雅，誰曰不可？可。

父贈少師讜贈太師

敕：自亞保以來，及是三葉。蓋王室百年之間，而劬躬肅後，如一日也。於吾宗工，尊爲禰廟，朕豈敢嗇於禮乎？具官某父具官某〔二〕，義方之教，不以籯金；陰德之傳，不以駟馬。成我碩輔，蔚爲宗工。緯武經文，何鄉不可？是不謂之賢考歟？日者合宮，有嚴美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慙。而大臣之禰，位不稱德，以卑臨尊，殆非周道。申錫贊書，冠班九棘。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母杞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祖母信國夫人王氏贈福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之，予心惻焉。具官某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采蘋所共，雜佩

所贈，恭儉精白，無非教也。揆諸周制，則被以象服，乘之魚軒，爲君夫人，孰爾宜者？亦視王母，並建大邦。雖曰均釐，誠有以致此矣。可。

妻宣氏封□□□□〔三〕

敕：朕誦二《南》之詩，流荇采蘩〔四〕，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内助也。仲尼序《詩》，定爲篇首，寓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來自名門，克相夫子。會期有《鷄鳴》相警戒之道，而退食有《鵲巢》致節儉之德。日者合宫，而騶也相予肆祀，吉蠲齋明，迨及竣事，禮無違者。則豈唯《關雎》之助哉！而爾亦與有勞矣。錫之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封妻：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具官某：原脱「某」字，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宣：原缺，據永嘉本補。

〔四〕蘩：原作「繁」，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鑰明堂恩父贈通奉大夫璩加贈正議大夫制

敕：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

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爲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爲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執事在廟。爾鑰不但駿奔匪懈，而發揮潤色，凡祀之大號，皆稱朕意。非爾素教而克然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爲生，亦德之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制

敕：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袁説友、章穎父云：「生為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為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執事在廟，爾某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劬躬肅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爲生，亦德之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制

敕：朕方舍爵書勞，自吾從臣，以次第報，則推本世繫，及其禰廟，皆寵綏之，亦祭澤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少而英發，晚益深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闈秉史筆，力詆和議，緒正謗

史，蓋官雖薄，而志在於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識者恨之。屬予肇禋，有嚴美報。則爾有賢子，勸講路門。可無褒典，以慰罔極之懷乎？追錫崇階，用賁泉壤。非以爲生，亦德之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朱熹明堂恩贈母制

敕：朕既爲卿大夫宏賁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可無申錫，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來自名家，克相夫子。本之純厚，申以敬恭。其仰而事姑，備極順適；俯視媵御，又何其不察也！是宜篤慶，聿生賢子，蔚爲儒宗，名滿天下。則加以美號，用慰孝思。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右諫議大夫張叔椿明堂恩贈母制

敕：朕方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則爲之報本，及於母氏，使匹休於禰廟，不亦可乎？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克相大雅，如商甘盤；復生賢嗣，如唐陽子。然而生不得與於從爵之榮，晚不得享大五鼎之養。儻無愍章，以賁幽壤，何以慰爾之廢蓼莪也？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

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張叔椿明堂恩贈妻制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從班，豈無内助？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于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爲吾諍臣。夫與之處約於雞鳴櫛盥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無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辛苦者乎？爰錫贊書，以賁幽宅。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孫逢吉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制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荇采蘩，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内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爲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一〕，以爾夫子，爲吾從臣，肆予初禋，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受不失職之賞矣〔二〕。晉封美號，庸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妻：原脱，據道光本補。

〔二〕受不失：原缺，據道光本補。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制

敕：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勤，而位不稱；没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有嚴美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慚。而可以忘爾某之禰廟乎？本之經誼，追錫崇階。非以爲生，亦禮之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制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荇采蘩，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内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爲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爲吾從臣，肆予初禋，克輯盛典。則豈惟長秋之故，亦爾臣工、嬪婦□□。其流及上，則不失職之賞，庸可後乎？晉封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汪大定知九江郡制〔一〕

敕具官某：嘗爲嶺南郡，卓然以廉惠聞，而無以旌異之，何以勸遠吏乎？九江名邦，牧以選授，是用命汝，式賞賢勞。益圖民庸，以俟迪簡。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九：原作「力」，據永嘉本改。

倉部員外郎汪梓陞郎中制〔一〕

敕：以日月爲功，固非所以待賢能也，而功令亦不可廢。況晉陟爲郎，與員外置者絶有間，抑足以昭宿業〔二〕，勸寡過，庸可廢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題下原注：「八月十四日除。」

〔二〕足：原作「芝」，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逵除禮部員外郎制〔一〕

敕具官某：難進易退，賢士之操也。爾某議禮容臺，浸有休問，汲汲焉以外服爲請，雖留行不顧也。將指奏公，亟頒召節。則舒遲累月，翔集可觀。是不謂之士操歟？郎闈之選，南宫最清。往其欽承，踐修家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禮部：原無，據永嘉本補。

中奉大夫提舉冲佑觀豐誼除吏部郎官奉議郎王聞詩除考功郎官

制〔一〕 並九月八日

敕具官某等：仕至於刺史二千石，亦通顯矣。而浩然有歸志，是不謂廉退之操歟？爾誼持節湖湘，吏畏其敏，而固稱老。爾聞詩秉麾淮甸，民安其寬，而固諗疾。朕以是嘉之，俾還郎省，分治銓事。往祇成命，毋有遐心。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吏：永嘉本作「禮」。

全宋文卷六〇二三

陳傅良　七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制

曾祖贈太子太保

敕：昔宣王中興，登用將相，必推其世系，本之始祖。自南仲、召虎、韓侯之雅，皆爲此言。謂是文、武、成、康之世，積累致然，而非一日之故也。具官某故曾祖某，躬行對于古人，鄉譽高於月旦。而懷道不試，有識惜之。爰及曾孫，遂生賢佐。夷考其世，則朕之得人，所自來遠。原始根本，可獨愧於周乎？追錫宫保，視儀孤卿。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曾祖母□氏贈郡夫人

敕：周之公孤，並建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亦惟群臣能有功於國者，必有助於其家者

也。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歿不得與於共牢之享。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爲吾輔臣，以翊樞筦。朕循周制，寵綏爾夫。申錫郡封，視古命婦，用賁幽宅，亦足以報。可。

祖贈太子少傅

敕：成王之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蓋言周之得人，繇文王以來世家之所由生也。具官某故祖某，克承其緒，以紹前聞，因之以共儉，加之以惠和，至于生孫，偉然人望，佐我宥府，海内晏然。撰諸周人，寅念祖烈，及其世家，則爾劬躬燾後，可無褒典，以慰居往？命之儲傅，於禮固宜。可。

祖母

敕：朕既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閨門，宜有追命，使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内則。載篤其慶，萃于聞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本之衹席，以爲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一〕。我儀爾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庶幾《召南》，爲君夫人，斯禮之稱。可。

父

敕：爲吾股肱之臣，褒及三世，而況禰廟乎？周公拜前，魯公拜後，亦周道也。顧今九原已不可作，此憫章之所由起歟？具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積於身，而位不過八品；行修於家，而功業不見於世。過庭之訓，施於嗣人；而資父之忠，簡在烈祖。肆朕纘緒，擢爲樞臣，天下賴之，繄爾之訓。《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不有申錫，非所以爲積行種德者勸也。爰考古誼，爵爲公師，其始自今，不一而足。可。

母

敕：朕既本之經誼，爲卿大夫崇報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寵綏，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爲樞臣。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鷄鳴》警戒之道不篤，則一經之教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鏜何以能移孝爲忠也？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彝章，亦足用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繁：原作「繁」，據《詩·召南》改。

工部尚書趙彦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恩數依執政制　□月十八日

敕：維我烈祖，作新同姓，使與天下寒士共趨功名之會。蓋一時興起，藹然多名卿大夫矣。朕方相其魁傑而次第用之，以昭我烈祖作人之盛。具官某奮自儒科，積有民譽。蓋拔膏粱之習，而獨清修苦節，甚於布衣。豈惟不以高帝子孫自居？而謙謙唯謹，不敢遺於僮僕也。肆朕嗣服，而忠勞見於大節之際，夷考周漢，同姓有幾？則朕將何以對揚烈祖之意？昔周人叙康王之事〔一〕，而孜孜於仲山、南宫毛；漢録代來之功，而額獨後朱虚之賞。二代治效醇疵與其俗薄厚，於是乎見。是用極之以祕殿之隆名，申之以丞轄之異數〔二〕，分釐留都，增大食采。凡所以尊寵卿至矣！尚其懋哉，毋忘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周：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丞：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乞祠祿差主管冲佑觀制

敕具官某：昔者汲黯薄淮陽而願備左右拾遺補過，蓋天下不以黯爲懷寵，而咎漢武之不容直士也。姑蘇近輔，朕重其牧，以爾度懷材厲操，濟以惠和，是用輟從諫省，以重北門。而不屑就，若爾度有汲直之風矣，無乃使朕似漢武乎？從欲奉祠，固非朕意。毋爲考槃，永矢弗告，則予汝懷。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新除考功郎官王聞詩覃恩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方罷祠，而爾遄歸，留之郎闈，以濟世美。緣恩進秩，又率舊章。視漢賈生，召對宣室而不見用，爾不謂之遭時乎？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草閣待制制

敕：朕方隆孝治，瞻言慈宸〔一〕，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

某蚤以摛筆，簡在烈祖。晚而勸講，眷于上皇。胡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輩作，迭爲三事，而猶紆宣城之組乎〔二〕？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論定，而又遭歲不淑〔三〕。克究爾心，活瘠起痿〔四〕，闔郡見德。朕覽奏計，益嘉賢勞。次對西清〔五〕，我有異數，一朝醻之，誰曰不可？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戾：原作「戾」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城：原作「成」，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淑：原作「叔」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活：原作「話」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五〕西：原作「而」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制　九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爾某似之。輟從郎闈，來掾宰事，蓋將試可，以究爾能。尚其懋哉，毋曰序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韓彦直致仕制

敕：三朝法從，方欽企於告猷；奕世賢勞，何遽聞於謝事？姑惟從欲，盍亦疏恩？具官某顯允材猷，懋昭聲聞。以雲臺功臣之後，奮自儒科；以璧水寒畯之交，明於世務。踐更中外，嘗試險夷。投之於撥煩而咸宜，强之以易武而不愠。至於歸休殊館，殆遺簪紱之榮；論次本朝，雅有簡編之樂。肆予初政，懷此舊人。屬抱沉痾，竟安居里。亟須新渥，猶阻侍朝。覽奏牘之所陳，想拖紳之何及！晚節末路，固莫奪於忱辭；故國世臣，尚益綏於壽嘏。於焉增秩，抑又念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四川制置使奏辟知叙州慶符縣謝辛討捕叛夷有勞身死特贈制〔一〕

敕：某官以攝官而冒萬死，以保□縣，而奏膚公。有臣如此，而無位、無年，可爲嘆惜也！追錫一秩，寄於異恩。以慰沉冥，且勸來者。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叙：原缺，據四庫本補。

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知池州制〔一〕

敕：故事，以待制而上官典于大州，大抵以望郡多宿兵耳。朕方以此意擇牧，敢輕授乎？具官某奮於書生，而爲才大夫，肆我烈祖，簡在法從。代言掖垣，□敕璫闥。議論風指，聳聞一時。蓋薦紳翕然以爲落筆妙天下也。晚領名藩，屢聞最課。夫鄂渚池陽，今江湖重兵處也。萬竈與民居相錯，而介士往往不樂於文吏。朕即已試，自鄂徙池，爾其深知托重之意而不厭薄，以是爲煩調護也，而非苟易置，則予汝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王：原缺，據四庫本補。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彦逾改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制

敕：分閫於外，蜀爲專；宿師於邊，蜀爲重；欲省賦以裕民，又蜀爲急。而比年謀帥，多輟從臣，朕擇其人，班在丞轄，尤所以加惠蜀也。具官某廉足以律百吏之貪，靜足以應多故之變。簡在兩

朝，績用甚茂。至於試之撥煩而無難辭，居之絶遠而無慍色，又何其過人也！羽儀禁涂，物望愈偉。肆朕嗣服，益見忠操。引以自近，宜在本朝。朕亦惟自昔功業之臣，一視中外。鄭武相周，義和就國；鄧侯當軸，平陽徂齊。以卿一意首公，無有遐邇，其爲朕崎嶇萬里，以寬西顧，豈顧介然于懷歟？昔在神考，亦强趙扑，而今朕所以煩卿，又自有意。噫！周以宗强，苟不居中，必爲二伯。此王道也，非朕所以煩卿之意乎？式遄其歸，日月可冀。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制

敕具官某：凡持寰内之節，往往雅意本朝也。爾詳刑于郊，風績甚茂。簡在慈宸，行且遄歸。而秉心無競，固自引却。將輸江表，亦非其好；我圖爾居，莫如閩部。會使者易地，爰改畀爾。其爲朕通八郡之鹽筴，以紓吾民，則朕以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趙渙補官制

敕具官某：曆學不精，占天者病之。爾以家傳，蓋究其術，自吾賢士大夫亟稱焉。取諸右階，使爲保章氏。其與疇人訂正疏略，以成吾敬授人時之志。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潛邸有勞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第醻潛邸之勞，雖小臣不忍遺，而亦共，毋曰倖得。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不敢私也。以爾歷年彌久，庸進二階。其尚靖

薛登降兩官制

敕具官某：古之人重請，而況違三尺以請乎？違三尺以請且不可，又以不得志焉，而咎所從請之人，宜鐫兩階，以警貪冒。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回程循修職郎制

敕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隸使事，與于驅馳，爰進一階，且書於籍，爲賞亦不薄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趙公介知舒州制

敕具官某：龍舒於淮爲名郡，擇守往往皆名流也。爾所試吏，雅有治稱，蓋薦紳翕然以爲通才。爰付此土，以究爾能。尚其懋哉，以圖報效。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趙謇知嘉定府制

敕具官某：爾以蜀之人望之予，而典州有治行，是用明陟。畀爾潛藩，矧嘗爲別駕，民譽藹然，於焉分符，可謂衆允。《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益茂乃績，無忝所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制

敕具官某：以年勞增秩，其在功令會計至纖悉也。而爾同之固請貤恩於母，是足以發明人子之心矣。《詩》不云乎：「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此周所以勞使臣也。爾方馳驅淮甸，勞來安集吾民，則

朕豈有愛於此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吏部郎官制　九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之臣，持節行郡，且滿歲矣。趣歸郎省，以慰永懷。經說一編，尤在藏史，朕方資之潤色初政。無言不酬，將有殊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徭寇有勞特除直煥章閣制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即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郡，談笑而理。越持湖節，遂克徭寇，誠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延閣，姑以勸功。寘諸周行，誰曰不可？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汪楚材王圭收捕徭寇特轉三官制

敕具官某：徭人犯邊，爾以户掾攝機幕，王圭云：「爾以疆吏。」能帥其旅，不日克之。有司差其獲

級，宜進三階。悉以畀汝，以勸果毅。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徭寇有勞特轉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爾威名著於嶺南，薦紳能言之。比擢自遠服，改畀郡符，而桂林之奏牘始至。日者，討平徭人，爾功居多，朕益壯之。粤自刺州，寵以戎團之峻，賞不踰時，吾豈愛此？義不辭難，汝將安報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制　九月二十七日

敕：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宜得名士。爾簡蚤有賢譽，不求聞達。徒勞縣章，益務持養。是以不俟滿歲，俾長胄子。豈惟諸生？又以爲善類勸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路轉運判官主管冲佑觀張玠除廣西提刑制

敕具官某：嶺南去朝廷遠，而民困於鹽筴之數易，枉於訟鋙之偏聽。朕惻然念之，爲擇膚使。以爾長卿，嘗司臬事，晉之輸漕；以爾玠嘗持湖節，俾之詳刑。其各爲朕布宣德意，以惠遠氓，則朕以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録湯璹並除太學博士制　九月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璹，俱以名勝來掌學士之版，譽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秘書省正字李璧除校書郎制　九月二十九日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爾先人文墨議論之選而垂名

千載，但見於史筆，宜爾之能嗣其業也。校讎册府，益博爾文。鴻漸之序，於是焉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録制　並十月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宜得名士。爾溪爾武，皆以經行教授于鄉，從游之屨滿户外也。凡學之胄子與國俊造，爾其爲我糾治校數之。益自著見，以須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贈三代制

曾祖少師崇國公謚清簡加贈太傅

敕：朕閱宗人之牒，蓋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以功名著見，致位丞轄，而後及此者。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易名之謚，同姓蓋鮮。是豈苟得之哉！迺生曾孫，簡在法從。肆朕嗣服，厥功甚茂。於是度越凡例，及於異恩。而爾亦自三孤，晉陞

帝傅。其視宗牒，不有光乎？可。

曾祖母崇國夫人□氏加贈□國夫人

敕：婦德爲難，而宗婦尤難其人也。朕觀詩人之誦賢婦，於諸姬獨稱魯、衛，豈不謂之難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崇國。潔純自持，動有軌度。假使生周之時，則衛姜魯母之倫矣。侑食于崇，於禮爲稱。晉封大國，又以聞孫。凡爾宗婦，視此用勸。可。

祖□□加贈太子太傅

敕：朕觀漢宗室以恩澤侯且王者何限，曾不長久，往往國除。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古人所以歎息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以崇國之子，益自好修，克勤克順，以詔厥後。至於孫子，遂爲榦臣。而朕亦追録其種德之功，爲之美報。粤自右階，亟躋宫傅。其視漢王侯自著浸微，何相絶也！尚克有知，足以自慰。可。

祖母淑人□氏贈□□郡夫人

敕：《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況得才而用之，而不録其所自生，非《詩》教也。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其孫，迺生才美。周人作頌，祖妣

攸同，蓋未有不獲助於其内，而收効於其後者。粤自命婦，疏以郡封。爲君夫人，實應經誼。可。

父□□加贈太子少師

敕：自帝傅以來，於是三葉，而義方之教，何其獨隆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士大夫之習，非無富貴之階，而宦不達也。集善爲祥，聿生賢子。清名特操，庶幾儀休。其視漢儒，不以籯金，而以一經；不以駟馬，而以陰德，殆無愧焉。寵之宮師，雖曰褒典，非以爲生，蓋德之稱。可。

妻淑人□氏贈□□郡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顧其内助，晚不同休，可無愍章，以賁泉壤？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于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曳履從班。夫與之處約於鷄鳴盥櫛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辛苦者乎？粤自命婦，疏以郡封。爾其享哉，永祔姑室！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敕：朕新嗣服，有懷耆俊，庶幾聞而作興，曰「盍歸乎來」。而何遽以賢勞，欲解州組不顧乎？具官某材猷出於輩學，議論近於前聞。蚤陪禁路，邁往不群。而晚爲岳牧，又何其豈弟也！竟上懇章，將就居里。六閣通班，莫高於學士；殊庭均逸，莫便於外祠。申錫命書，勉從所欲。毋爲考槃，永矢弗告，此朕之所以圖於卿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潼川府制

敕具官某：以吾臺閣之臣，而淹恤之久，僅起爲州。又絶遠外，此士論所甚鬱鬱也。潼於所部爲東西蜀，地望甚重。畀爾州組，庶究爾能。益輯外庸，嗣有褒異。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嘉慶《武階備志》卷二二。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徐栩除廣東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等：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安節，尚懷郡章；爾栩，嘗有朝蹟。會擇遠使，僉曰汝堪。此周、漢意也。安節誠以其惠清江之民者，將漕於蜀部；栩誠以其惠零陵之民者，將漕於嶺表，調度不煩，抑揚無阿，是足以歸報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十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豈非擇英俊之在下僚者試可之乎？爾大異，嘗以文藝得隽春官，蓋輩學往往膴仕，而方抱槧修書，徒勞州縣之問也。晚綴班行，又最平進。若爾者，是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出節矣。將漕夔門，布宣德意，自今以始，庸究爾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籍田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制　十月一日

敕具官某：以西州之彦，嘗先闔郡，策名春官，日來造朝，風度醞藉，東州士樂與群居也。猶爲藉人，未足著見。分以橫經之席，往哉汝諧！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武學諭黄褒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來叟除武學諭制　並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等：右學猶左學也。朕既妙選，凡掌東學之士，則右學可以次舉矣。以爾褒然，晉都講席；爾來叟，聯教事於其間，經武緯文，於穆士論，不亦可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官再任制〔二〕

敕具官某等：荒政十二，著於《周官》，苟非其人，是徒法也！爾畫問以郡太守，同之以州刺史，當歲不淑，克究爾心，使境内無菜色。計書來上，朕甚嘉之。誠得監牧如二人者，布之海内，吾民其

蘇矣乎。書勞進秩，宜見褒異。至如畫問訖事，遄歸郎省，同之善後，因任使華。朕意攸屬，無有内外。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信：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軍器監主簿王恬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太府寺丞制　並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等：列寺丞，非所以見才也。以今仕版，徒勞州縣，蓋未嘗有一日朝蹟者而校數之，則是亦足以致身矣。爾恬、爾三傑，非嘗淹恤於州縣者歟？頃因□揚簿正二監，今以恬丞大農，三傑丞外府，豈足見汝才哉！尚務靖共，以須器使。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震除軍器監主簿制　並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爲簡，簿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震，無以爲序進而不加勉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制

敕具官某：漢三互之禁，吾本朝莫之行也。至士大夫以嫌自言，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公顯持寰內之節，風指凜然。而以司憲姻黨，雅不欲聯事也。懇章來上，易汝湖湘。姑徇爾懷，毋曰胥遠。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六〇二四

陳傅良　八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制

勅：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禽見於《費誓》，吕伋見於《康王之誥》〔一〕，克世其美，垂名六藝。顯允魏公，弼亮二祖。咨爾後人，宜自著見。具官某踐修厥猷，謀略輻輳。牧民馭士，何鄉不可？内史擢發，文昌論思，績用甚茂，稱者不容口也。備邊襄州，隱若敵國。太上酬勞〔二〕，欲徙秣陵而未果。肆朕嗣服，爰咨分閫。托重留鑰，莫如爾宜。且夫金陵，魏公之所經略也。元勳大節，賁志未就，歷年於此，胡能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内寧外憂長慮者何事？其究爾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寵嘉之。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誥：原作「初」，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酬：原作「疇」，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遡換右監門衛大將軍濠州團練使擢知大宗正事制〔一〕

勅具官某：自藝祖置大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本支蟬聯，世次櫛比，而無忒違。職此之由，可不謹擇之乎？爾屬尊而身修，宦達而志無競。爰自左選，改畀南班。秩以門衛之崇〔二〕，加以戎團之峻，甚尊寵矣。益輯宗盟，以綿帝系，往其勉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大：原作「太」，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秩：原作「秋」，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直秘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課賢勞耶，則誰如汝多？采民譽耶，則誰如汝著？況久淹恤，朕豈忘汝也。江表將漕司存與留都相時，蓋視畿甸等耳。煩爾調度，以寬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替前績。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浙西提刑黄適知贛州制

勅具官某：粤從臺掾，遂畀畿節，不可謂不遭時矣。而地重則須宿望，事難則藉容德。疇咨爾宜，就畀州組。益究民庸，毋曰遠外。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制

敕某等：科目之制，至嚴密也。而繇學校進者，則課其功緒。蓋有不待試於春官而策之廷者焉，亦既得雋矣。肆予嗣服，又拔其尤。若爾某某者，而即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盛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一官制

鮑信、陳孝慶、孫顯忠、夏震並同。　邵建、孫光祖、

敕具官某：環列之尹，著於《春秋》；書勞進秩，則有常典。爾其毋憚煩使，式克欽承。則予汝賞，不一而足。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湖南提刑趙不逿除江西提刑寺丞趙□除江西□□提舉制

敕具官某等：自江以西，綿地數千里，其吏善讀律，其商善趨鬵茗之利，而其田疇多旱潦。部使者得其人，則刑罰中而訟鮮之俗易，禁弛散斂行，而民不失業。以爾不逿詳刑湖湘〔一〕，不偏聽於單辭；爾□率職省寺，謹厚而無失。其以不逿序遷臬司；□爲庾氏，皆王人也。觀省風謠，布宣德意，可不勉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爾：原作「是」，據永嘉本改。

張縯除直秘閣宮觀制

敕具官某：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自飭。此吾烈祖所以寘諸册府，上皇以爲郎若卿也。晚分郡符，數上奏計，雖不見察於部使者，而見直於言路。而秉心無競，固請解組。成爾素履，歸休外祠。還爾舊著，寓直延閣。尚對新渥，以爲後圖。毋若《考槃》，永矢弗告。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江東轉運判官劉穎知平江府制

敕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贊書，擇牧吴門，又分符竹，爾亦喻朕指乎？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彌節而爲劇郡，所以發游刃之有餘；引以自近，則置諸扶風、馮翊之間，蓋鴻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簡記。盍疾其驅，以對新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李嘉謀知襄陽府制

敕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爲公卿大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藹然者，猶一二數。朕所以式遄其歸也。會乏襄陽之帥，僉謀惟久，而又中道輟汝，以寬顧憂。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之會；久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鄉不可？則通儒也。爾其欽承，以圖忠報。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新除福建提刑盧彦德改江東提刑制

敕具官某：觀《蜀道》之歌、湘纍之賦〔一〕，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此也。爾某，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郎闈，意不自得，懇章亟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平進而樂遠外，曾無纖芥見於詞色，是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引，易地江左。姑徇爾懷，嗣有它寵。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纍：原作「繫」，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權户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制

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卒章，獨告司寇蘇公。夫皆準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某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焉。頃爲理官，空圄纍月〔一〕，及掌邦計，郡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瘁。晉貳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爾獄，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纍：原作「案」，據永嘉本改。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丞制〔一〕　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凡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也。胄監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須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丞：原無，據永嘉本補。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羅克開除軍器監丞

制　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爾愈、爾克開，皆以文雅嘗與聞學政矣。而以愈丞農扈，克開丞戎監，蓋試煩事，益究爾能。左右具宜，則有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黃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辭龍圖改除直顯謨

閣制　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以元祐名宦之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自見也。將漕郊畿，燕及三輔。朕圖爾功，正名使華。晉職犧閣，是豈謂之過歟？而何遜章來上，至于再三也？益嘉廉操，少却文謨。雖不償勞，亦足厲世。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制　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紱，遄歸郎舍。嘗試未久，譽處有聞。顧以當路之嫌，願就外服。改畀淮節〔一〕，以華其行。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二。

〔一〕改：原作「政」，據永嘉本改。

大理正閻丘泳除利州路提刑制　十月十七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爲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爲理官，亦既累歲。博文敏事，似不能言。會擇蜀使，咸曰汝可。若爾者，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持節矣。詳刑於蜀，庸究爾能。往其欽承，以須明陟。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户部侍郎制　十月二十八日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兹銜命，萬里來歸。革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哉，以永士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馹除起居舍人制

十月二十八日

敕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爰自嗣服，儀圖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儲寮，蔚爲國士。而光祖繇霜臺，馹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嘆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兹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坳，馹擢居右陛。豈徒以是爲私乎？

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號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制

閏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昔荀卿嘗爲祭酒矣，而卒老蘭陵，後世恨之。爾某於今百辟，最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爲博士，獨抱遺經。而自詭治民，遲遲翔集，蓋累年於此矣。晚長成均，雅不自喜。亟上懇牘，欲便其私。將輸江塢，陞華犧閣。雖寵爾行，而朕尚冀爾無遐心也。以解荀卿之恨，亦有意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制〔一〕

閏十月二日〔二〕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擅聲名於場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爲理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齊：原作「齋」，據永嘉本改。

〔二〕十月：原作「十一月」，據永嘉本改。

户部郎中王溉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制〔一〕 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治辦之吏，患在鍥薄，豈弟之長，或不事事。此二千石所以難其人也。爾自分郡寄，比遣使華，長於心計，往往所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捐以予民，動累鉅萬。蜀道之人，至今懷惠。若爾者，可以托千里之國矣。吴門擇牧，蓋久而後得之。輟于望郎，華以寓直，爾其懋哉，勿替民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王：原作「正」，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太府寺簿范蔡除大理寺丞制〔一〕 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奕世載德，孰如范氏？爾克踐修，益自問學。色辭粹温，君子人也。俾丞棘寺，未究爾能。謹視刑書，嗣有寵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二〕大：原作「太」，據永嘉本改。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改除浙西提舉吴鎰除司封郎官制

九月八日。鎰，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以吾册府校讎之臣，而越在外服，不知其反期何時，非所以爲經生、學士勸也。爾宗昭、鎰，嘗同日給筆札，試于玉堂之廬，觀如堵墻，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鎰在湘之久也！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指承流，爾固樂此。公論不置，盍歸郎闈。其亟來朝，以對新渥。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黄灝除浙西提舉制

大性十月三日，灝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今二浙猶三輔也。比歲不登，仍以旱潦，荒政十二，其誰與朕推行之乎？爰諏其人，得於周行，則汝大性；得於列郡，則汝灝也。東、西二節，於以分畀。平興頒積，悉咨聽之。吴越之

間，民無菜色，我有褒璽，必不爾後。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將士陳邕並除秘書省正字制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朕命以《雲漢》側身之誼，策爾於玉堂之廬。爾峴不徒具文，而有惻隱之實；爾邕科別其條而昌言之，不枉於執事。文詞拳拳，皆可觀也。册府儲才，得爾惟允。勉司校讎，益務涵育。以就遠志，以副殊休。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寺主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除司農寺主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制　十月十四日。浩，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夫以百畝之宰，三年之淹，會言賢勞，始有朝蹟，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矧爾大全，西州之彦；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乎！姑懋厥官，以須褒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大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制　閏十月二十五日

敕具官某：古者干籥，皆學於東序，而《貍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在東膠，譽處盛矣。推所講明，施及右學，將見諸生不但習孫吴而已，則朕之所以用汝也。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李知己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制　十一月八日〔一〕

敕具官某等：魯人以淑問獻囚，而漢以文無害爲獄掾，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己，於今多士爲前進，而有廉退之稱，不幾於魯詩所謂淑問者乎？爾景俊，於今法家爲通才，而無少恩之蔽，不幾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乎？俾丞棘寺，同審刑書。庶幾吾民，幽枉必達。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十一月：原作「十月」，據永嘉本改。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制〔一〕十一月十二日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攷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誼，是不重爲吾民病乎？宜廷臣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葉：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楊源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爾請昏于戚里，將以圖膴仕也。方優愍章，及其黨族。宜進一官，以廣恩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制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紆州組，浸有民譽。顧以伯氏庀司榷牧，抗章引却，易地閬中。雖徇爾懷，亦足風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制

敕具官某：言者不枉〔一〕，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寬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日以諫官補郡守〔二〕，而爾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且竟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爾私，豈有爲爲之乎？若但從欲，不强起汝，亦異於漢文矣。婺、越境相錯〔三〕，可以將父便道之官，是用命汝。其往祗吾民，益以民事之暇，强學待問，朕豈汝忘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枉：原作「狂」，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諫：原作「練」，據永嘉本改。

〔三〕相：原缺，據右引補。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制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騂牝三千。」馬之增減，於此觀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武節郎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以除戎器，課勞而增秩，非苟以爲恩也。天下無事，武備易弛，有精其能，不可不勸。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沈槐胡仲衡吕友直並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等：日者屢肆大眚，囹圄空虚，理官具員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閒暇，益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前知撫州趙彦繩知贛州制

敕具官某：江右民牧，章貢爲重。爾彦繩，以屬籍之秀，奮於儒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爲最。解組來朝，適會闕守。畀爾符竹，咸曰是宜。往其究心，以永終譽。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制　十一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士行莫高於知止，廟謨莫急於留賢。一舉而二美附，此朕所以用爾祥也。以爾議論接於前聞，行藏備於素履，見推文行，多士攸同，粤從樞屬，擢貳胄監。而秉心無競，陳誼甚高。蓋旬歲之間，亡慮數請。以年爲解，懷不自安也。朕爲此風不作，深用嘉尚。爰疇已試，晉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兩學。夫人臣守誼，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虞儔知湖州制

敕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廼茗雪之間，自昔樂土。維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是將焉寄，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爾行。亟圖民庸，以計來上。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張宗況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制

敕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以勳閥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秩，俾屬外臺。非苟爲恩，將以風厲。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倪思知泉州制

敕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爲之作誦，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脱時輩。浸即膴仕，蔚爲國華。日者方憩征驂，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爲，豈必待仕而後慊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温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制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偕，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程需輸米特補承信郎制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制

敕：霜臺有請，固不可屈於恩；泉壤可懷，亦不容廢以法。爰棄前咎，遂還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能之典。具官某信己之學，兼人之才。粵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浸更膴仕，耻徒事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臬事，有發伏擿姦之功；論建版曹，皆足用長財之

畫。肆予初政，洊有煩言。屬爾沉痾，姑從薄責。諒兼忘於寵辱，何遽隔於幽明。東首拖紳，曷慰九原之恨？西清持橐，尚欽再命之榮。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制 十二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雍也仁而不佞，仲尼所以第德行之科也。爾羣居則寡言，旅進則却立，不幾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歟？久游册府，殊無兢心。比上著庭，見謂直筆。於焉序遷，未足以究爾能也。朕方識之，行有簡擢。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秘書丞陳棣除著作佐郎制 十一月二十二日

敕具官某：載筆東觀，極天下之選矣。官資崇卑、歲月久近不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亞乎褒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衒鬻。從其所好，翱翔著庭。以昌令名，以就遠器。《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爾亦喻此指乎？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制　十一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筮仕學省，遂入容臺，遂上册府。士而能致身如此，蓋亡幾人也。以爾奏名南宫，嘗爲天下第一。種學績文，益務持養。次第及此，朝無異言。往其懋哉，以就遠器。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正字制〔一〕

十一月二十三日。孟容，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每講至於《春秋》一書，則聞劉氏之説，本朝經學，未能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爾誠之、孟容，皆世科第。誠之方簿正曲臺，雅有譽處；而孟容淹恤在外，稱者尤不容口也。其以誠之爲禮博士，而特招孟容實諸册府。《詩》不云乎〔二〕：「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朕蓋庶幾於此焉。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字：原作「事」，據永嘉本改。

〔二〕乎：原作「子」，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制　十二月三日

敕：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爲内史，而無尊重難危之勢，非所以覽示海内、壯京室也。具官某外寬而中剛，末詳而本約。能通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忿疾于頑也。比嘗試對，賦奏闔切，朕識之久。會謀畿帥，而簡之庶僚，貳于起部。蓋聞冀裏言之助者，開群枉之門；懷危得之情者，持自營之計。内史不競，職此之由。儀圖其人，無以易汝。是用蔽自朕志，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彈壓之事。往其懋哉，以振首善。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袁燮除太學正制〔一〕　十二月

敕具官某：今周行之士，可以爲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遠，至于一再。爾燮亦喻此指乎？夫行修于家，而未施用於世，名聞於州里，而未有著於朝列，此人主之所務白也。宜益懋官，以副朕不遐遺

之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太：原作「大」，據永嘉本改。

添差台州通判吕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官孟猷除籍田令制

猷，閏十月三日。祖儉，十二月。

敕：用人之弊，其惟泄邇而忘遠乎。肆朕嗣服，覽示無外，間有遺材，取之下國。爾祖儉、爾猷，皆以故家子孫，雅有譽處。孝友行於窮約，而趣尚不專於科第也。徒勞州縣，未究爾能。以爾祖儉丞外府，猷令籍田。其益好修，以稱朕意。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八。

陳傅良 九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表

疏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纘大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資萬物於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桂陽軍謝到任表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寒遠，持是空虛，慙嘗試之罔功〔一〕，欲自新而無路。粤惟郴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合四海以爲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爲上通九重之始。譬諸稗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斁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效？毋以己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

〔一〕慙：原作「整」，據四庫本改。

高宗小祥慰皇帝表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摧。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

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登極表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鷄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叙，曆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亦既千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謝登極赦表

維帝出震，與物爲春。在舜紹堯，眚災肆赦。爰孚大號，實本舊章。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聿觀載籍，具任典儀〔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爲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

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一〕典：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壽皇聖帝尊號表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羹墻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況夫曆數有歸，彝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爲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説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皇太后移御慈福宫賀皇帝表

曆數有托，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粤惟自昔，莫若方今。中賀。共惟皇帝陛

下恭敬温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爲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爲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瑶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皇太后移御慈福宫賀壽皇聖帝表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夤奉。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兹，薄海無事。粤從恭默，極爲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簉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暨於同心。《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立后賀皇帝表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罄群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内則，莫隆嫣汭之風；粤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宫。于以成未央奉觴爲壽之歡，于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

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糜廩稍〔一〕，曾無僕馬之勞；嘗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一〕糜，原作「縻」，據永嘉本改。

賀皇后表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共。恭惟皇后殿下德足以配任姒〔一〕，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鷄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預歡呼。雖幸雲龍，共睹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一〕惟：原作「悄」，據道光本改。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表

重明繼照，當班瑞群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

以爲珍。敢修任土之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謝賜曆日表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罄四海以朝宗。拜賜甚榮，庀職惟謹。中謝。竊以曆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凡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豳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寶爲邦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紹熙改元賀皇帝表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中賀。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沿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爲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曆。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皇聖帝從吉表

三年一祫，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内，莫陪漢蹕之朝。《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表

舜畢三年，共爲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瑶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巵，莫扈未央之駕。《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成皇后從吉表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阻前賀舞。衮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筭。《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至尊壽皇聖帝册寶賀皇帝表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闡燕喜，率土榮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昭垂之聞。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一〕，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勝報上之誠。《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一〕厲：原作「邁」，據四庫本改。

賀壽皇聖帝表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爲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内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斂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之成。肆裒朝野之談，兼采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强名。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聖皇太后表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宫，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福爲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宏休之間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鼈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成皇后表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爲邦國之榮，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簉周行。聆顯册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皇后表

夤奉慈顏，職勤櫛縰。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畢張，薄海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雎》《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册寶之告成，肅禕褕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簉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壽聖皇太后册寶賀皇帝表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恭惟皇帝陛下

夙推孝治，得自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彤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悰北闕。鳳儀獸舞，忻縟典之修明；螽躍蟲鳴，預編氓之抃蹈。《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聖皇太后表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昌勝歸美。爰升顯號，用答群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爲能；箕疇五福，以壽爲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參。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爲七，尚願繼於前聞。《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皇聖帝表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勤色養。載

衍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使軺，阻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鳧趨；聞三楚之謠，第深鼈拜。《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壽成皇后表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群生，母儀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爲京婦而媚周姜，詩歌懿範。飾褘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宮庭雖肅，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賀皇后表

寶册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閤，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褘褕之敬；尚官贊禮，夤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内職。臣逖聞縟典，阻造清朝。但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止齋先生文集》卷三〇。

壽成皇后册寶賀皇帝表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册崇成。鋪陳典章，炳燿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爲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大人之照；受兹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册。三宫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尚于周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鷄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賀壽皇聖帝表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宫九御，載揚寶册之文。邦國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宫，而垂世皆希闊之典。臣繆叨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籞；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又見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下。

賀壽聖皇太后表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罕聞，鴻休疊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爲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趨長樂之班，但遥賦《關雎》之詠。《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賀壽成皇后表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册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衫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逖聞盛舉，欣遇明時。《鷄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賀皇后表

徽册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内則嚴甚。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贊裨孝治，修潔母儀。褕翟褘衣，寅奉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册之成，恭想玉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簉周行。逖聞縟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皇后册寶賀皇帝表

書周正月，粤若始年；建漢長秋，兹惟内治。三宫燕喜，四海瞻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巽齊，乾健而坤順。共爲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婦功〔一〕，必有獻稺稆之種。眷言中饋，聿自初潛。式陳玉册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臣乘傳於兹，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婦：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賀壽聖皇太后表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册，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畀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内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褘衣〔一〕，庸備玉牒。臣逖聞縟典，阻造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褘：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賀壽皇聖帝表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顔；先欲家齊，親畀塗山之助。再揚顯册，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爲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一〕，曲盡人倫。冀其嗣太姒之音，足以正二南之始。雖欲殫於頌述，曾莫究於形容。《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正：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賀壽成皇后表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内，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册，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宮之養。臣驅馳周隰，瞻望堯階。聆寶瑑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賀皇后表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衫，克傳嫣汭之規；禹菲食卑宮，實變塗山之美。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穜稑於王，遥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益觀丕變之風。《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湖南提舉謝到任表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在邊，□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遷之儀，臣不勝以榮爲懼之情。中謝。竊以蕞爾桂陽，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滿歲，迺能循次以爲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越於它邦〔一〕。周會王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況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録；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爲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謡俗。平頒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越：原缺，據四庫本、永嘉本補。

提舉司謝賜曆日表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兹；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凡蒙敬授，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

聖之傳，爲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須臾，而怠觀風之事？《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又見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表

乘傳瀰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爲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兹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毫髮之效；況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皇帝陛下豈弟作人，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僞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旃駑力？苟不至乏絶，以深貽屯所之憂〔一〕；則有條便宜，當漸爲來者之計。《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深：原缺，據四庫本補。

湖南提舉賀會慶節表〔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莫測於聖神；薦禹於天，復□於順受。適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爲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鑱，豈敢忘於善頌。《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會：原脱，據永嘉本補。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表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賀。伏臣禹相舜〔一〕，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聿修厥德。斂時五福，豈惟叙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遇成周之歷。臣濫將使指，嘗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庭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爲詩。《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臣：據文意疑當作「惟」。

重明節進奉銀表

後天祝笋，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氣鍾清淑，産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微幣；得諸山之甕，願賦休祥。《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丙辰賀瑞慶節表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嘉，華夷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遥，阻在奉觴之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永歌，但熙然於堯壤。《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丁巳賀瑞慶節表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

博。澹然無欲，裒六藝以自怡；聖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爲民極，永荷天休。臣介在遐陬，阻陪盛事。每慚隆眷，曾無圯上之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封之三祝。《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戊午賀瑞慶節表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宮之燕祉。誕爲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扑蹈。嵩呼萬歲，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己未賀瑞慶節表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陶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恩至厚，抱鬻采深。積五稔之凌兢，無一毫之覬幸。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耆英；畎畝不忘，但欣逢於華旦。《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謝中書舍人表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虞、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爲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慶曆、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爲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效。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六〇二六

陳傅良 一〇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群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爲者矣。恭惟陛下，叡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纘丕緒，以恢復爲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慊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爲，而以恢復爲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爲諱，果何名歟？論説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

王業往往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爲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爲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讎，但爲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士氣，臣恐此義寖微寖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略，且有内爭。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爲左衽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關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南，禮樂庶事，比儗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叡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爲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

代名臣奏議》卷九六。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爲諱，但曰時不可爲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説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

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戎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耻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强。君臣玩安，虚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爲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僇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其所以失歟？不鑑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寇、鄧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及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爲額。其它雜斂，皆起熙寧。於是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斜秤披剩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爲無額上供，至今爲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糴本錢、應奉司諸無名

之斂，凡十數色，合而爲經制，至今爲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税契七分、得産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耆户長、壯丁、弓手僱錢之類，凡二十餘色，合爲總制〔一〕，至今爲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爲月樁，又至今爲額。至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净利、供給吏禄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榷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横斂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樁，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斂，可爲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决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説，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二〇。

〔一〕合：原作「今」，據四庫本改。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爲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一〕。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徧天下〔二〕。方戍法之行也，三司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

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四〕；岳家軍者，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爲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禄，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右編》卷三七，《南宋文範》卷二〇。

〔一〕已：原作「以」，據永嘉本改。

〔二〕「元豐」至「天下」二十二字原缺，據永嘉本及《歷代名臣奏議》補。

〔三〕軍：原脱，據永嘉本補。

〔四〕矣：原作「失」，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　四

臣所謂養兵固難，而曾莫爲國家任其事者〔一〕，臣嘗思其故矣。非必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敝？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案察之專〔二〕，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

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平〔三〕。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今臺省視六曹長吏自爲清濁〔四〕，況它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在監司〔五〕，而守將得立功於繩墨之外〔六〕，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兵係將，歸之提刑；常平茶鹽〔七〕，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案察之專也〔八〕。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史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三衙，小者鎮寨〔九〕，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搖在位，管攝之下〔一〇〕，操持其長〔一一〕，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無咎，而坐觀成敗之俗成〔一二〕。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綿地數百州之廣〔一三〕，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絶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鑑藝祖造邦之意，推黄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救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十四年六月，王丞相淮取旨：免奏事。《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二。

〔一〕固難而曾莫爲：原缺，據《歷代名臣奏議》及永嘉本補。

〔二〕案：原缺，據右引補。

〔三〕平：原缺，據右引補。

〔四〕曹：原作「品」，自：原缺，據永嘉本改、補。

〔五〕在監司：原缺，據右引補。

〔六〕得立功於：原缺，據右引補。

〔七〕自「兵係將」至「茶鹽」十一字原缺，據右引補。

〔八〕案：原缺，據右引補。

〔九〕「三衙」至「鎮寨」六字原缺，據右引補。

〔一〇〕在位管攝：原缺，據右引補。

〔一一〕操：原脱，據右引補。

〔一二〕「咎而」至「成敗」六字原缺，據右引補。

〔一三〕「地」、「百」二字，原缺，據右引補。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爲税，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爲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

以意增損。紹興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太重〔一〕，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一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準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百文足〔二〕。至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紐計銀價除落，故所行乃爲實惠。知縣羅公旦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敷納，故其所行但爲虛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爲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損之爲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四〕，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稅户隨抄收錢均揩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爲文具。

一、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準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

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睿旨，與隨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戶折銀錢上□□所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此並不起發去訖。今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行除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徭峒，頃年郴寇，最爲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準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綱運、齎擎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之到官，亦欲略行整齪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州軍五百人，再差鄂州軍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樞密院降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郴州，黃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有臨武縣楊梅

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帶銜。今來臨武縣見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舊管平陽巡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置司。臣今相度：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帶銜，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閱，稍壯軍壘。猝有抽喚，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郴、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心。尋準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勅節文：「三省同奉聖旨，依禮、户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郴之宜章、本軍臨武兩縣創建縣學，所以勸奬風厲，條目甚備。仰見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邊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來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若只就州軍學展套齋舍，增養生員；責之教授，誘進義社豪民或邊峒子弟孫姪入學聽讀；仍以縣令、佐兼管幹贍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點檢，別爲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以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官理爲勞績，量立賞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陛下財幸。

臣檢到本軍準本路安撫牒：「備準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敕指揮，申尚書省去訖。」乞賜檢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趁住賣茶引二十二道，每道一百斤〔五〕，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趁。緣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爲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妄希增羨之賞，於任內添起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通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却於輸納倉庫收趁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糴場每石九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額，敷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凡科斂民錢八千七十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乞覈實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欲望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趁，令臣將見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微細，亦足以彰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斷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五人、强盜十二人、劫盜八人、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以四方强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率人以爲盜。臣因捕盜，嘗獲郴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間强盜也。臣愚以爲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兼厢、禁軍人數稀少，部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軍，庶久安靜。

臣檢準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須配隸郴、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司，照應詣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合遵依施行，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郡不同，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九。

〔一〕太：原作「大」，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貫」字原重，據文意删。

〔三〕百：原作「貫」，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此句疑有誤。

〔五〕每道：原本複出二字，據道光本、永嘉本删。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本司，至於目即，反覆參攷，見得永州實是匱乏。積而至於淳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椿，常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爲錢三萬五千貫文，餘逋稱此；而又民俗强悍，動多鬬訟，此所以爲難。全州素號僅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椿，每孟月錢季月起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褊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爲易。今來知永州趙謐，自到任

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趲前三箇月；却又補帶舊欠，凡爲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如趙謐，則永雖凋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期，洎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故交承之際，頓不起解。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拖下三箇月，凡爲錢一萬二千貫文；又官吏久無俸給，軍人冬衣纔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彫敝。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實奉行寬大之詔，數内永州減月樁錢歲五千貫，亦是謐率先他郡，必欲上澤下及於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卹民。自非謐有志愛民，安能如此？臣以爲若謐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本書生，顧爲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爲行且受代，或是儲積以遺後人。比及體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户秋苗創行預借一半。方禾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柰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矣。臣以爲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弼爲之，闔郡之事，井井有條。士人悦之，軍人安之，旁及猺峒，悉聽約束。觀其才，有過人者，但視永州不爲甚難，勞效差小耳。以臣愚陋衰疾，實不足任刺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寄。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倖善罷，再竊官職，何以爲負使令者之戒？趙謐、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倫輩，何以爲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謐、王公弼特賜擢用。伏候勅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有旨，趙謐、王公弼

各減二年磨（原誤作應）勘，施廣文與宮觀。《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

湖南提舉薦士狀

臣恭睹明詔〔一〕，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藹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録事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録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羅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吴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闔郡宗爲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帥臣劉焯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爲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救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之一。爲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爲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耻爲苟簡。往歲江陵，今兹攸縣，廉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爲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雖

匹夫不獲伸〔二〕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救弊之説：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静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沉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爲縣，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政和蔡京變法實爲咎根〔三〕，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爲民擾。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爲損益，兼惠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鹽之説十數家，未有如炤之平者。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炤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吴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録，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録奏聞，伏候勅旨。有旨：吴獵、蔣礪、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

〔一〕睹：原作「觀」，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伸：原作「仲」，據永嘉本改。

〔三〕政和：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全宋文卷六〇二七

陳傅良 二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一 紹熙元年正月〔一〕

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内，凡所以創業垂統，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惜民力爲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嘗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説，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爰暨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之德，誕膺天

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爲萬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進止。《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九，《宋元資治通鑑》卷九〇，《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

〔一〕原不繫年月，據《宋元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補。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迄今爲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熙寧。則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令項封樁〔一〕，迄今爲額。至於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斜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爲無額上供，迄今爲額。至于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斂，合而爲經制，迄今爲額。至于紹興，則又以税契七分、得産勘合、添酒五文、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爲總制，迄今爲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爲月樁大軍，迄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悉如此，而茶引盡歸於都茶場〔二〕，不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

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救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救民窮爲己任；陛下以救民窮爲己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宋元資治通鑑》卷九〇，《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

〔一〕令項：原缺，據永嘉本補。道光本作「別項」。

〔二〕引：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　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爲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爲民窮未救，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

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以爲不可；版曹以爲可，柰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爲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説起而爲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説起而爲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屢豐，邊鄙不聳，失此閑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顔甚喜，讀劄子畢，褒奬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説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知

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自遠外，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録。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即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

卷二七二，《宋元資治通鑑》卷九〇，《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

轉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一〕。竊以爲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僭論，偶契聖聰，奬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説未畢，復爲陛下誦之。蓋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爰暨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以上書人文字，

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爲可聽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伏睹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間者上自侍從、臺諫，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以爲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或以爲方崇清静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爲陛下自去冬違豫以來，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事上徹冕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説，可以次第舉矣。臣不勝至願。《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一〕「陳」下原衍「一」字，據《歷代名臣奏議》删。

轉對論役法劄子

臣不肖頃以備員郎官，蒙恩賜對，嘗奏三劄，專論民力之困。然熙寧以來生財之害，粗及梗概，未敢悉數。而玉音嘉奬，至於再三。退切感激，遭際如此，繼今可以畢其説矣。今者適充轉對之員，敢以奏劄數内免役一項先爲陛下誦之，而因究役法之弊，庶幾采擇，以救斯民於不勝其病之後。所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户長，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五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别椿管；紹興元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窠名〔一〕。紹聖三年再雇，建中靖國元年再椿管；熙寧七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别椿管，紹興十二年十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罷募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八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别椿管，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九月拘收入總制耆長，而取其錢，今隸總制；熙寧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别椿管，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九月拘收入總制窠名。而又以三分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户役錢更增數三分，以贍□□□。三年罷，紹興五年三月拘收入總制窠名。一分寬剩錢，□□二年封椿，四年罷。政和三年再對椿。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盡隸總制。而又以罷□□虞候重禄錢，宣和五年拘收充糴本。罷學事司人重雇錢，宣和五年，拘收充糴本之類，盡隸總制。至於官户不減半役錢，建炎二年起催，紹興五年起發，乾道二年六月拘收，依經總制，赴南庫。在京吏禄，在京官員雇人錢在京吏禄每歲下淮南兩州十二路起一萬四千五百

貫，政和元年每路量添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紹聖元年立一萬貫為額，於十四路起發。政和四年每路量添三百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役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役人無禄者衆矣。夫使民出錢募役而逸其力，未爲非良法也，而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役法不得不壞。何謂役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遣公事，蠹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若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之責，破家蕩産者，往往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科，非役法也，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臣請言役法與保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人户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户分爲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户分爲上、下二等。耆長於第一、第二等户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户下本年役錢一十五貫文。如本村上等人户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内從上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不出納役錢。户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税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二〕。此役法也。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户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選主户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爲衆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爲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此保甲法也。役法者，五等簿是也〔三〕。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比屋計之，自第一至第五等〔四〕，以其户强弱，併爲一簿，各自爲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强弱，以其户强弱各自爲簿。魚鱗簿者，以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計之，自第一至第五等，以其户强弱，併爲一簿，各自爲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强弱，要不失於上户；第二等之中雖有强弱，

要不失於中户。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役均，併爲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强户，則歇役之日長；或一都之中適多弱户，則於其中不得不推排一二，以爲强户，則無復歇役之日。以其力相殊絶，故其役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譏察盜賊而已，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税，而耆户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户每十户至三十户輪保丁一人充甲頭，并須同大保長催租税〔五〕、常平等錢，嘉祐以前未有此令。

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充甲頭，皆最下户，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税輪二人分〔六〕，一税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惇爲之也〔七〕。今士大夫固耻言安石之爲人，乃若章惇，則指爲罪魁，皆知其殘忍不恤，敢於斲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術以爲成憲，臣實未喻。萬古役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惇能力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爲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一事，而役害最大，中人之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八〕，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章惇所爲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輒議者，不過付之有司，檢坐見條，申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

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六：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夫：疑當作「敷」。

〔三〕是：原作「長」，據右引改。

〔四〕第五：原缺，據永嘉本補。

〔五〕保長：原作「一保」，據右引校改。

〔六〕輸：原作「輸」據右引改。

〔七〕章惇：原作「章厚」，乃因避宋光宗諱而改，今回正。以下準此。

〔八〕有以：疑誤。

封事

紹熙二年十一月

臣一介疏遠，才不逾衆人，而多病早衰〔一〕，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畿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顔開懌，玉音温厚。曾不數日，擢貳册府。又未幾，用以爲皇子嘉王府贊讀官，

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爲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法。事親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倣之，勿以爲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大王姿禀純明，嗜好鮮少，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斂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嚬蹙不忍聞也。邇者王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爲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惑焉。會慶誕節，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羣臣迫怵，妄窺聖意。臣固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爲訓也。何者？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汎觀往古，無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虧三宮之懽，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冢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二〕，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顧使

講讀皆爲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爲訓也。臣以多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爲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巘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

〔一〕衰：原作「衷」，據下文「多病早衰」改。

〔二〕抱：原作「怉」，據道光本改。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劉煒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寮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以劉煒嘗爲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陛下念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緣特降批旨，稍關事體，即與尋

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欲望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闕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煒煩言滋至之累。謹録奏聞，伏候敕旨。二月初九日奏入，留中。《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繳奏刑部大理寺鄢大爲斷案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其鄢大爲準條爲絞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贓滿。」按法寺稱其鄢大爲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聖旨，鄢大爲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爲持仗强盜；贓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爲案，止以鄢大爲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檐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準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爲杵棒立文，該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爲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爲盜者，即爲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爲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檐、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内偷割禾穀蔬果，盜斫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趁孳畜，雖變主知

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鎌檐、刀斧所須之物而爲盜，即不爲持仗，以明必是特持堪以害人之物爲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爲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牴牾。至於元豐刪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爲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特持所須之具者，並爲不持仗。」注云：「謂采斫須金刃，船梳須篙楫，負須檐，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爲二處，即凡用持仗之法〔一〕，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兼詳元豐刪定嘉祐敕，顛倒本文，已失初意。謂并同持仗之法，改作諸稱仗者。節略數字，便成深文。謂刪去「鎗杖」，但稱「竹木」。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人矣。今來鄆大爲之獄，只是布袋并檐，即不曾施威力。若用嘉祐舊敕，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爲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本持所須之物爲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爲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爲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爲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死者，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析敕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睿慈特將鄆大爲之罪從未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刪定所，據嘉祐舊敕，將兩條刪潤併入《賊

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敕令，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敕多在釐改之科。數内「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尚未追正。今來若行删潤，初非創新衝改。而聖主好生之德，公朝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或難臣曰：《嘉祐勅》稱以鎌槍、刀斧之屬，必繼之以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仗。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强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强盜者，依持仗强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爲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持仗强盜條，故爲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入屋爲盜，即雖强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强盜條，故不爲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睿照。二月十六奏入，得旨改斷。《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持：原作「特」，據永嘉本改。

〔二〕有：原作「以」，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〇二八

陳傅良　二二

直前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睹陛下大昕視朝，天顏肅穆，垂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授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省記，近在旬月，頓違常度者哉！而軍民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有不能釋然者矣。爲之震怒，至於愆和，嘗發威斷，痛有行遣。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撓冲襟〔一〕，所以或於臨軒而爽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陛下天資仁

厚，不察其爲誤己，臣所以深惜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爲雨露；將以動物，則爲風雷；將以成物，則爲霜雪。俄而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爲賞，怒則爲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豈容鬱鬱，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以宗廟社稷付託爲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爲至重。莫不先定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有《棠棣》之燕。是皆轉禍爲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聞兩宮。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幸；而又邊鄙不聳，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爲，胡鄉不可？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況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因循，但曰細故，寖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貴在貫通。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復一日，莫以爲怪。人心益翫〔二〕，主勢益輕。脫有奸憸乘時爲利〔三〕，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革退臣僚，或鬬諜宮闈，或激怒軍旅，萬一有此，臣恐陛下何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爲此悒怏，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之辭，不一而

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以爲刺。作詩之旨，豈是容悦？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己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陛下留神，幸甚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南宋書》卷三九，《宋元資治通鑑》卷九〇，《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

〔一〕撓：原作「曉」，據永嘉本改。

〔二〕翫：原作「訖」，據道光本改。

〔三〕儉：原作「檢」，據右引改。乘：原缺，據右引補。

繳奏内侍張安仁轉官狀　三月十三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二月三十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要》了畢〔一〕，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爲係入内内侍省副都知〔二〕，可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黄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立爲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横行，則尤爲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横行。

蓋其陳乞之詞，以爲兩官轉一官不爲踰越，而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爲兩官而轉一官不爲僥倖云爾。檢準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三〕，無以激勸，於是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壽皇愛惜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鬬士？而詔書諄諄，特示優異〔四〕，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爲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安仁廼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覬心，沮壯士之鬬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邁事例，臣竊謂黃邁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爲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遥郡，臣寮論之，竟寢前命，即不以趙圭爲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陛下之所已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修舉，有旨許用王公昌例轉遥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爲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爲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要：原作「委」，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副：原作「付」，據文意改。

〔三〕一：原作「二」，據文意改。

〔四〕特：原作「持」，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疏遠小臣驟蒙任使，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到吏部尚右名依自來體例施行。仰見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節籍，并已行遣過干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三省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同奉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聖旨指揮施行。」此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歲嘗降特旨〔二〕，郭果等八人總戎閫外，宣力爲多，並特轉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田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聖旨，竟令回授。且夫帥閫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申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仁放過，臣恐諸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爲見任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寄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

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省官稱職任恩數請給並遵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用該遇登極及製造皇后褘衣了畢；梁彬以從壽皇駕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知省事，過重華宮。此乃舜、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不免上違隆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聖慈特賜寢罷前命，止令回授。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

〔一〕歲：疑有脱誤。

内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平治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悉，不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强，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强，而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迺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强，而讒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説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説沮壞勞績。凡若此〔一〕，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説固結宫禁；因其樂厭飲也〔二〕，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説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疏；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爲之名，特姦臣持禄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熒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總攬乾綱之業矣。踐祚以來，其見於明效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苞苴之弊息；不采游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啓擬行；不事繁文〔三〕，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定〔四〕，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爲，而進自强之論，誠望陛下充此君德〔五〕，濟此治效，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間者擢用同姓爲大臣〔六〕，有以故事争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逡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丁寧，不可回

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蠢爾小臣，白身補授〔七〕，被封駁者再矣〔八〕。而陛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九〕，此臣所以拳拳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

〔一〕凡：原作「允」，據永嘉本改。

〔二〕厭：疑當作「宴」。

〔三〕不事：原作「事不」，據右引乙。

〔四〕守：原作「宏」，據右引改。

〔五〕望：原作「恐」，據四庫本改。君：原脱，據右引補。

〔六〕間：原作「聞」，據道光本改。

〔七〕授：原作「受」，據永嘉本改。

〔八〕駁：原作「駿」，據文意改。

〔九〕特：原作「牧」，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録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爲是歟？抑以爲非歟？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爲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爲蓋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爲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一〕，一二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蒙淵聽，曲加奬納。今夫天發生則爲雨露，肅殺則爲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煢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爲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爲進官，而

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絶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黄裳雖去，何以繼之？强顔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救，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爲虚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黄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爲來者之勸。《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

〔一〕猜：原作「狙」，據道光本改。

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黄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黄裳依舊供職。所有録黄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黄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黄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吕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上悦而從之。且夫元

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彦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一〕。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黄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彦；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説，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二〕，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效李藩、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黄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進止。五月初四日奏入，留中。《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

〔一〕此句疑有誤。

〔二〕此句疑有誤。

論史官劄子　紹熙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録。始，丞相、監修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録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急率課〔二〕，取具臨時，草草逃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修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職名中有秘閣修撰、右文殿修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三館修書官名目，自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三職名置爲史官，以二年爲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遷秘閣修撰，又稍遷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勞蹟，雖就遷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況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爲寄禄

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爲諫官。則今以修撰爲貼職，而以供職史院者爲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論史事，唯陛下裁幸。《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七二（第三册第二七九〇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一〕原不繫年月日，據《宋會要輯稿》補。

〔二〕率：原作「牽」，據四庫本改。

繳奏陳源除入内侍省押班狀〔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考之有司〔二〕，見得嘗投寘遠外，没入家産，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彦達、李庚輩，亦各編管估籍。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三〕，則給舍臣寮節次論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服用或儗於乘輿，聲色不下於宫禁，禁路鈐正使實供厮役，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故自壽皇及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群臣有言，悉蒙開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除，後省封還，迫於天威〔四〕，黽勉書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爲之詞也？若采群臣前日之言因爲之詞，則是暴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擢用之失；若但揣陛下今日之意别爲之詞，是以壽皇及初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

用。即爲此詞，將進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七月二十五日，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樞密院劄子去訖，奏入不報。《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省：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考：原作「者」，據右引改。

〔三〕恩：原缺，據永嘉本補。

〔四〕迫：原作「追」，據文意改。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八月八日

準中書門下送到録黄，奉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伏睹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送到録黄一道，爲御前書寫文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録黄一道，爲御前書寫文字薛淙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行下薛淙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淙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充御前上等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

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淙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燾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繳奏閤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一〕，爲成忠郎、閤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勘趙銓見係閤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餘應于合得轉官恩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準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寮上言，三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體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體例。」臣愚欲望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録黄：原作「詞黄」，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二九

陳傅良 一三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八月十一日

臣恭睹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勳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爲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有君臣之間，而倉卒不審，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爲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

使，間奉朝謁，則爲正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稟命不虔，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痾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强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旅襯，道路惻然。雖雄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爲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微》、《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爲傳聞失實〔一〕，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孚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己；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恩〔二〕，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

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關用炮烙刀刃之刑虐害阿鄭等。蓋嘗經法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略如此。其他妨礙，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于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

〔一〕尤：疑當作「猶」。

〔二〕恩：原作「患」，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第二狀　八月十三日

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爲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脩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傒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爲勳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聞；

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凛然西陲，擁兵十萬，吴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傒望者惶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爲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爲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跼蹐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嘿，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幾之間，群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宫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八月十三日奏入，留中。《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七。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九月二十九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奉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閤門看班祗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傅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在内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

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作非汎補授〔一〕，欲將自降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訓武郎止。今來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遷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準前告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汎：原作「况」，據文意改。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共惟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爲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爲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爲。以臣愚昧，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爲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黄艾首預識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爲陛下怒給舍矣，然王府翊善，付以

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爲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爲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不下，則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爲大卿，即去爲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況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人言難入也。雖然，群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絶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陛下也。至此，口奏甚悉。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己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己者矣；知所以誤己，則外廷

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爲小康，垂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鐘鼓絲竹，樂與今同；尊俎衽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爲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汹汹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爲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爲社稷大計，爲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禮交懽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説。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豈敢承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疏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聚廳宣諭，令臣不得説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説出，忽達天聽，即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禄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補外體式，更不説及此意。伏乞睿照。《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乞祠禄歸展墓焚黄狀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貧賤，養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而久官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每一念下，爲之心折。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霑□□□澤，臣亦無以見於地下矣。況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

欲望聖慈矜憐衰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禄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黄，少慰存没。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一〕

十月二十一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多方淳熙七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爲多慶之累。臣欲望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狀：原脱，據永嘉本補。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慚懼，須至煩瀆。伏念某衰朽罷駑，誤玷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遑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禄差遣。俟命累月，未準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並依舊。《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十二月六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爲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祭享。」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爲己業。如此，則前後承襲，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十二月十六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舒州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身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絶，令阿王快取索來，阿王紀恨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一條：「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爲斯人慮者甚嚴密也，况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弑公，絶不爲親禮也，聖人豈忍絶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爲母，以是爲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乏，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别行議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十二月二十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傅昌朝已礙止法，兼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傅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訖。今來又準送到上件録黄，臣實不敢奉詔。且傅昌朝蠢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合出自宸斷〔一〕，別作行遣，以杜絶來者。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一〕合出：原作「出合」，據文意乙。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十一月二十三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奉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内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人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顔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内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宫祇應《陸宣公奏議》

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后受册推恩賞轉承信郎；顔守忠係收使皇太子宫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宫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宫賞方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無私之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十二月二十四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指湖湘〔一〕，已聞率逢原之爲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爲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爲無罪乎？而遽進爲都統制，臣不知其説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爲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捄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爲帥無狀，密院鐫戒，尚不知改〔二〕，至爲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爲罪，而暮

遷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爲超越，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〇。

〔一〕指：原作「措」，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改：原作「故」，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第二狀　十二月二十六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爲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爲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掊克士伍，隳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爲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粗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横，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爲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爲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

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再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

内引劄子

四年正月

臣聞人主無職事〔一〕，以愛惜人才爲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爲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爲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爲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修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吕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争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爲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爲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

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爲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爲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爲郡，一降爲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殽，何以爲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疏賤，論奏內侍不當爲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禄，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由中書後省與黄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誠以愛惜人才爲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肖臣始〔二〕。若以臣之可備使令〔三〕，則當去内侍；以臣爲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爲國有人乎〔四〕？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亦非臣之私便也〔五〕。《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六，《南宋文範》卷二〇。

〔一〕臣聞：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二〕不肖臣始：原作「不□其」，據右引改、補。

〔三〕若：原脱，據右引補。

〔四〕「國有人」原缺，「乎」原作「寧」，據右引補、改。

〔五〕亦：原缺，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六〇三〇

陳傅良 一四

再内引劄子

臣聞人莫難於養其心〔一〕，而人主之養其心爲尤難。共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内，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册，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内侍以近醫藥爲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爲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爲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

之間，稍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説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册，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衍尊俎，娱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爲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爲常度。非徒以親政涖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

〔一〕臣聞：原脱，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奏乞褒録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睹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録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

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爲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睹。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爲翊載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録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爲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敭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

繳奏册寶官吏推恩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一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爲册寶都大主管所申奉上尊號册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内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睹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册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

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内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三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宫四册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爲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福宫尊號册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爲酬奬。所是一宫一册一寶，既與三宫四册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爲身謀，上欺聖聽，因茍儕輩，大啓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寖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檢準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二月二十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奉聖旨：忠訓郎御前祗應孫拱之爲□□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已轉五官。數内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爲陛下惜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

繳奏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二月二十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册寶承受官，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兑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四册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册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爲欺罔，不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鐫減。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

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説？則是身爲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册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二月二十四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録黄一道，恭奉御批：「爲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準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録黄，爲臣所繳册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照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册寶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一〕，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奉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準内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爲廢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

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得依奏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恭準御批：「孫拱之爲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照。《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

〔一〕照：原作「語」，據永嘉本改。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三月二十九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節文，爲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官至寶文閣待制，内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賃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起遣，不勝忿耻，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敕有「蔭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捃摭細故，汙衊衣冠。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

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爲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末減。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

入奏劄子　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爲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宫，其勢易疏故也。夫惟其勢易疏，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明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疏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内，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宫，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爲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宫禁間事。若以前鑑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宫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由是禮文寖疏，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宫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

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嘉靖《温州府志》卷八，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下，《南宋文録録》卷五。

乞對狀　四月十四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宫事。仰荷聖慈闊略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説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尚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間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懽，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閤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

直前劄子　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宫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闊略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

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不可解剥，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疏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鬬喋之計。爲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爲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爲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略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爲虞舜，而他日之將爲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嘉靖《温州府志》卷八，乾隆《温

州府志》卷二八下，《南宋文録録》卷五。

乞致仕狀　四月二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爲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三日〔一〕，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二十三日：原作「二十二日」，據前篇及道光本、永嘉本改。

直前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睹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衆矣。誦説義理，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强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爲聽，嘻笑不加怪矣。獨臣私念，以爲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爲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爲留難。其在内廷，不必人人過爲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踧踖，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禄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虚恐者蹈實禍，懷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

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莫敢訟其冤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覺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寅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爲責善，則以爲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壽皇責善，爲天下計，爲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爲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爲怪，雖細民疢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信，而成不療之疾。臣切以爲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爲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鑑隋、漢之所已往，而救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嘉靖《温州府志》卷八，《南宋書》卷三九，《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一，《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三。

奏事劄子　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爲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爲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爲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爲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爲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吴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

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爲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疏，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爲笑，在蹙頞之頃，則轉禍爲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爲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一〕，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爲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柰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爲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禄，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説，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嘉靖《温州府志》卷八，《南宋文録録》卷五。

〔一〕媾：原作「姤」，據《周易》本文及道光本、永嘉本改。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尚書省樞密院。《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六〇三一

陳傅良 一五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因天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禀命慈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屢年，曾乏涓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簪履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頹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辭免中書舍人狀

準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爲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選也？以爲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爲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殫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爲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聞潛邸舊臣，號爲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爲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啓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爲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此荅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況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況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次，又準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誦。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爲人

臣、爲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强，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絶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强。如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温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爲諸君講矣，當能爲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貪寵也。又況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勅旨。

十月五日奉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陳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蓋年未六十而齒牙脱落，鬚髮皓然。終日强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況自比年迭爲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

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陛下龍飛，首加收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況臣嘗備官僚，久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黽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脩門，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己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兼內制，臣恐自此顛隮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强，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爲罪，而書問之不酬，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隮也。苟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悃愊，實非飾僞，曲垂淵聽，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勑旨。閏十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一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恭惟陛下始自宅憖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財幸。

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

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

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

一、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

一、乞增置諫官。

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

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

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爲法、太上皇爲鑑。臣切以爲是説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耻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

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而不用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爲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輒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爲孝宗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一〕，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絶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厢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群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爲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爲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爲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舉偏而補其弊〔二〕，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一〕此句疑有誤。

〔二〕舉：原作「奉」，據永嘉本改。

請對劄子　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爲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雜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爲喻之説，而非勸陛下之説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禀純素，絶無嗜好。臣切以爲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爲堯舜，以此爲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

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尚也〔一〕。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耳。以拯民窮爲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爲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爲所尚，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

〔一〕尚：原缺，據四庫本補。

請對劄子　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爲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爲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爲帥、爲漕、爲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爲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爲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爲法令之所束縛，則爲浮言之所動搖；不爲時政之所諱惡，則爲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

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爲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偏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貼職〔一〕，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爲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準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平也〔二〕，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三〕，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爲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爲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不樂也〔四〕。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爲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爲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爲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九。

〔一〕貼：原作「監」，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平平：原作「平工」，據右引改。

〔三〕省：原作「該」，據右引改。

〔四〕而：原作「人」，據右引改。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録》：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寬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甿。然計口筭緡，尚存於僞制；治財吝納，仍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自「如有」以下十三字，據福州法册添入。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爲東南僞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化三年免；見十月四日瓊州敕。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七月四日兩浙、福建路敕。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正月十五日廣南敕。鹽亭户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見九月福州路敕。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見四月二日廣州敕。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八月二十

日杭、越、明、睦、台、温、處、衢、婺、秀、蘇、湖十二州敕。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閣。見七月十一日荆湖南、北路敕。又僞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七月高象先奏請。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户、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劉炤奏請。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日蘇州敕。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絹折納。五月二十三日兩浙路敕。抑見僞制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敕命，大抵多者使寡〔一〕，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頻言：「先帝除放僞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申匱乏。」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録》，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迺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僞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三郡折作米七斗五升〔二〕。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溥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爲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爲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爲丁，視納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六。

〔一〕抵：原作「底」，據四庫本改。

〔二〕「三郡折」三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紹熙五年閏十月三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内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厢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聞奏。本府除已恭禀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爲何人，但爲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隆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爲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繫，不出於私謁；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録院同修撰臣樓鑰奏：『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爲知閤門事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禄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準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宫，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閤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禄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吴璹、吴琚，同爲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吴璹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吴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黄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黄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璹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吴璹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吴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内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一〕。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敕旨。』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録黄去訖，

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準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内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爲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浸開倖門，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却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宫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一〕裁：原缺，據永嘉本補。

繳奏朱熹宫觀狀　閏十月二十四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任便居住。」又準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録黄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

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録黄，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

全宋文卷六〇三二

陳傅良 一六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九日

準中書門下省録黄一道，奉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税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内旨，已蒙開納。今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聽，玩狎主威矣。況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宮遞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户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絶，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十一月十日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陳峴早爲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簠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必事廉耻，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一〕，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争區區一郡哉？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爲次對，諂事太守〔二〕，以爲諸兒求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别，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奬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一〕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二〕諂：原作「諂」，據右引改。

辭免實録院同修撰第一狀

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録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爲郎官，即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效鉛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效。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巘、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黄艾、沈有開、黄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别有遷除。所謂實録，缺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别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效，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祗受，伏候敕旨。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辭免實録院同修撰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録院同修撰指揮，準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爲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爲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罔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吴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强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秘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恭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祗受。伏候敕旨。

〔貼黄〕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

此選，即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應詔薦宗室趙師慮趙師淵狀　紹熙五年十二月三日

準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擢。」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慮，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飭，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擢，敢以上聞。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慊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

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于三五之隆〔一〕，粤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脱略邊幅，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嘉與群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無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二〕。其間蓋有違詔令，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僞，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慊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于兹，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矣，將命者有譴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爲累。夫有去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參之輿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爲之時，徒費而爲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一紀〔三〕，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爲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虚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究竟無所施也〔四〕！聽言之道，亦於誤

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徼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爲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爲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且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見其情，而猶待遇如故〔五〕，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爲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十不一二〔六〕，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爲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慤，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慊然師古〔七〕，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臣管窺〔八〕，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

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爲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爲輕重？增羨者，遄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爲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禄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爲版曹諸臣自賣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乏絶，被誅譴乎？不能爲此，必且他爲謬巧，以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爲斡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爲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

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强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絶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扈之除〔九〕，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間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爲諸將平時所以侵尅廩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況又將帥素輕〔一〇〕，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于衆，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强兵，誠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未見其能强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内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尚，而想貞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漢鑑

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閤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徵之言〔一二〕，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讎臣而不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之臣一語不合〔一三〕，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逐，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闥臺掖，虛位幾月。臣竊怪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一四〕，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爲也？臣以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爲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

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爲緣飾也。臣以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于己，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隱，疏易而寡慮，其温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爲計也。若以好名概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爲諱，不彌縫爲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徵請以諫稿付史官乎？脱欲争名，將以焚草爲賢矣。仆碑之讒，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己，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争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爲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内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

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爲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鼓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户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爲太宗能事成績，略盡君道〔一四〕，不越數端。陛下所爲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貞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説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爲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始有棄文尚武〔一五〕、親内疏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然改圖〔一六〕，而徒蒙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回，莫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禍。《詩》不云乎：「無思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

制，削下拜之禮，升雜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爲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閨閣賓贊之臣，肺腑之戚，强名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韋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爲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蹶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内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略，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爲容悦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説，則不纔不過此耳，而影響氣燄〔一七〕，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僞，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度義〔一八〕，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有所隱。區區之愚，獨以爲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

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二。

〔一〕三：原作「二」，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幾何人矣：原作「爲何以」，據右引改。

〔三〕一紀：原作「二紀」，據右引改。

〔四〕究：原缺，據右引補。

〔五〕「見」、「猶」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六〕拒：原缺，據永嘉本補。

〔七〕慊然：原缺，據道光本補。

〔八〕如：原作「始」，據永嘉本改。

〔九〕除：原作「際」，據右引改。

〔一〇〕又：《歷代名臣奏議》作「夫」。

〔一一〕徵：原作「證」，據《新唐書·魏徵傳》改。下同。

〔一二〕之：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一三〕開：原作「閉」，據道光本改。

〔一四〕略盡君道：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一五〕始：原作「雖」，據右引改。
〔一六〕率：原缺，據右引補。
〔一七〕燄：原作「艷」，據右引改。
〔一八〕度：原作，「變」，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六〇三三

陳傅良　一七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蒙恩改秩，疊有倖冒。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釐務。《止齋先生文集》卷一九。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某一介庸陋，本不適用，偶際休明，荐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可謂寵光狎至，私計兼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兼足，遽爲求便之

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某祠禄之請，不避煩瀆，至于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秋初心痛，至不省事，當倉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藹然一榻，不能交談，舁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録，賴有天幸。以此心氣衰憊，目力短昏，雖極勉强，嘗慮妨闕。重念某纔有一兒，尤不敏事，書問滿前，莫能報謝；米鹽瑣碎，時復關決。夫多病早衰，傍無佽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爲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爲媿。若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禄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前請，特賜敷奏，别與祠禄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蒙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替應孟明資闕，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禄，即乞與一般待闕差遣。某見迤邐前去衢、婺州，聽候指揮。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

辭免除秘書省少監申省狀〔一〕

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二〕：陳傅良除秘書少監〔三〕，兼職依舊。」竊惟秘書監自古所重〔四〕，自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循次而進，亦以待□□□□之人。伏念某學術空疏，重以衰惰，視今同進，爲日又淺。上之不應遴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乃因賜對，有此越擢。若遂昧冒，安

受不辭，則是哆然弗揆，敢當嘉奬。此所以須至懇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爲辭。重念某頃緣衰惰，嘗申祠請，尋趣奏事，遂留爲郎。乃以重違成命，黽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恩，以安愚分。《止齋先生文集》卷二〇。

〔一〕申省狀：原脱，據永嘉本補。

〔二〕旨：原作「對」，據永嘉本改。

〔三〕陳傅良：原作「冒陳臣」，據永嘉本改。

〔四〕秘書監：原缺，據永嘉本改。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紹熙二年十二月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舍人。」某忽拜除命，懼不遑居。伏念某疏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變，介在衆俊，是爲陳人。而自再入脩門，疊冒殊渥，甫綴郎曹，遂領册府，纔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攻信；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安數奇之迹，全靖共之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誤恩，以輯公論。十二月二十四，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紹熙四年正月

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兼權中書舍人。」竊以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關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競，則不足以慰滿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藻衰落，無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爲之，必見闕誤。此所以聞命震懼，須至控免。而況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兼數器，纔效一官，則寢此誤恩，改畀他士〔一〕，不惟寬小己共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衆之美。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所乞。

四年正月十九，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改畀」上原有「改恩」二字，據四庫本删。

上嘉王劄子　一

某等皇恐僭越，有迫切之懇，仰干王聽。近者，主上車駕再不過宫〔一〕，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上意猶豫未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爲能贊乘輿之決，爲主上言此者，莫如中

宮；能通宮禁之情，爲中宮言此者，莫如大王。又以某等忝爲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爲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盛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或愆於朝謁〔一〕，恭想重華未必便有間言。只緣乘輿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既饑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嗟浩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測。此皆大王之所親見，中宮之所與聞也。今不爲計，後悔何及？某等欲望大王力請於中宮，以調娛主上爲己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爲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爲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渝。如此則北內懽愉，外廷悦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譽，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豈惟女史之光，儲君之福哉！《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

〔一〕宮：原作「官」，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或：原作「惑」，據文意改。

乞補外申省狀〔一〕

某一介疏遠，素無榮望。不謂疊冒恩渥，備員右史，兼職西掖。書生所願，不過及此。極欲勉强

庸駑，少效尺寸。伏念某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非便。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會前請，與之祠禄，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

〔一〕申省狀：原脱，據永嘉本補。

上嘉王劄子 二

某輒有愚悃，仰裨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宫，中外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王密啓中宫，從容調護，已而六飛順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爲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關雎》；大王奉親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來年慶壽，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禀。朝野顒顒，欣逢盛事。儻若清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虚廢，必興謗議，徒玷聖明。區區以爲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聽，肯爲達群下之情，共想中宫樂聞，必能替九重之決。如是則慈福爲之滿意，重華爲之歡顔。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宫之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也。又況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爲事體，允涉觀瞻。外而使客陪在廷之儀，

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嘿，干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宮，庶知外間仰望之切。某申稟。是日蒙王喚某到講堂云：「劄子極好，但要繳進中宮，可改一本，不須作文字，便封來。」《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上嘉王劄子　三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干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宮，群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宛轉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宮，多方勸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些少不足，利害非細。某等忝爲府僚，竊以爲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恭惟留意，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三。

上嘉王劄子　四

某僭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解官持服，在大王是爲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押次可以奏知中宮，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三。

乞祠申省狀　紹熙五年四月六日

伏念某一介疏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瘝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矣。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禄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二三。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紹熙五年四月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説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某奏：「陛下高爵重禄，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詣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爲然，且云：「待諭與宰執。」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以參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適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勣、李熙靖主管龍德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又於二十

六日直前奏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降指揮〔一〕。《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速：原作「連」，據文意改。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輟〔一〕，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效。豈忍納祿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一〕輟：原作「輒」，據四庫本改。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紹熙五年

準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禄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强，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祗受。除已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寢上件□□，繳奏施行。《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疏庸，及此衰晚，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内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況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疏，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譔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瀝誠蘄免，所以九頓首於

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置閑散，又況玉音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五。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慶元元年七月

準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爲係潛邸講堂官轉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疏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涓塵，仰裨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尚叨祠禄。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群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除已寄納温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元年七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辭免與郡申省狀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

準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並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禄，闔門千指叨竊温飽，銜戴隆天厚地之施，莫知稱塞。

曾未改歲，再蒙抆拭〔一〕，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憐簪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縻殞。伏念某衰病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命遂下，冒昧祗受，必致顛隮，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某終滿祠禄，庶幾少安愚分。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一〕抆：原作「收」，據四庫本改。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嘉泰三年三月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陳，須至煩瀆者。憐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效官，人臣之誼。伏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顫掉如風。神明支幹，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温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禄，月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覬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恨。又況此邦比年選牧多處法從。某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爲不久，抆拭不爲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隮，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

成命，仍舊奉祠。嘉泰三年三月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七。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敕》：「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情重者鄰州，兇惡者千里，並編管。」《敕》：「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雖爲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分及鄰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一〕。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

鄰里。《敕》：「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厠耆鄰保，亦不得告。」《敕》：「諸事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律》：「諸鄰里被强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敕》：「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準此。」《律》：「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博為例，餘戲皆是。贓重者，各依己分準盜論。輸者亦依己分，為從坐。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各如之。」《敕》：「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鄰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厠耆巡察看營一宿〔二〕，提舉人失覺察者，杖八十。」《律》：「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爲奴婢者〔三〕，絞；爲部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四〕，依强盜法〔五〕。和誘者，各減一等。」《敕》〔六〕：「諸略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己之贓。在一名處頻犯人不倍。略人者，以不持仗强盜論〔七〕，一貫皆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强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鄰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

汝交通，鄰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爲衆害，故有停藏、開櫃、誘略之法。迺至鬬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爲非，勸汝爲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鄰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户。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爲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攬寄等家兜收過多〔八〕，或代納上户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職自有過差〔九〕，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一〕二等：道光本、永嘉本作「二等」。

〔二〕一：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略人：道光本作「姦人」。

〔四〕殺：道光本作「投」。

〔五〕依：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六〕敕：道光本作「律」。

〔七〕持：原作「待」，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八〕攬：原作「覽」，據四庫本改。

〔九〕此句疑有誤。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户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準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並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稅户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衆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户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並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爲始催理。又慮稅户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户等人，却被兜收入己，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户長，仰各巡問甲内人户〔一〕，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户，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準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二〕，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掐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掐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糴米每石減七

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準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久例無名科斂並行蠲減，以便人户。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一〕「甲」字原重，據文意删。

〔二〕乃：疑當作「及」。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爲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爲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鄰里，切須和睦，莫與争訟。界至田塍，各據永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況復般裹，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

外，贍養良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户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爲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兜收過己，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鄰保，追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一、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恣爲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鄰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産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鄰，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契投印違限之類〔一〕，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采，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産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籍之人告人絶産，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絶户，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遞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四。

〔一〕契：原作「與」，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三四

陳傅良　一八

與王德脩書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慰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一〕，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爲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致輸，非是〔二〕。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長、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

意。今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顔秘書且以爲權道〔三〕，不知常平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税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四〕，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别以厚薄勞佚爲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税，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逆三：永嘉本注曰：「『逆』當作『道』；『三』字亦有誤。」

〔二〕「東南邊」、「地」四字原缺，據永嘉本補。

〔三〕人：原缺，據右引補。

〔四〕二：原脱，據右引補。

答潘叔昌書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

氏，自宮衛分領光禄衛尉，府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爲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爲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冥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内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閨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與吴居父直閣書〔一〕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貴倨〔二〕，不可就見，況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叩門而賜見焉〔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叙，其簡牘不以記□。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顧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人弟子〔四〕，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之爲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蓋爲□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爲□□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惠也。寵光之未，□戒令之不趨〔五〕，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荅，將以成其人之賢名〔六〕，而陰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爲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戒，拜賜於下風。《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居」、「閣」二字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貴：原作「貢」，據四庫本改。
〔三〕叩：原缺，據四庫本補。
〔四〕「顧」原作「願」；「人」原缺，均據四庫本改、補。
〔五〕令：原作「今」，據永嘉本改。
〔六〕名：原作「多」，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與林安之書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脱去鄉邦，來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嚴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疏，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吕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真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爲劉、吕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與鄭景望少卿書　一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平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來轂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私用慰釋。雖然，百九兄書蓋期望不但此〔一〕，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敵己猶倦，況違尊者乎？又從縣□請祠，爲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芮祭酒僅及家，易簀；劉大著、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内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憀。職罷還家了親事〔二〕，益遠得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一〕兄：原作「元」，據四庫本、永嘉本改。

〔二〕職：原作「識」，據右引改。

與鄭景望少卿書 二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爲之歉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爲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擊〔一〕，臨紙惘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一〕擊：原作「繫」，據文意改。

答天台張之望書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

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忘。越期年，足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絶，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況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況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吶吶，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爲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竢？《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與鄉守曾仲躬書

瑞安脚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繇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爲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爲僭易，將博訪所以爲便者嗣告。《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書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户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户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户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户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户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户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

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禄，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爲害編户〔一〕，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害：原作「寄」，據永嘉本改。

答長溪王佐之書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爲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己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厚意不可虚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答林宗簡書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爲之。每舉一事〔一〕，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爲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絶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户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唐、漢僞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舉：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答朱文昭書

書問闊疏，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披所貺字帖〔一〕，具審所論譔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二〕，未得即觀，遥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吕著作墓，又迫蕃叟弟葬先叔，匆匆遄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爲吴、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説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爲也。攝位〔三〕，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又見《平陽縣志》卷七九。

〔一〕披：原作「彼」，據永嘉本改。

〔二〕忻快：原作「忻快」，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位：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答蘧舜丞書〔一〕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竪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獨慨然〔二〕，有克廣文聲之意〔三〕。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爲不足學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蘧：原作「遽」，據四庫本改。

〔二〕已過上：原作「上已過」，據右引乙。

〔三〕有：原作「右」，據永嘉本改。

答賈端老書 一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它覬。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

《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願言加愛。《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答賈端老書　二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爲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答賈端老書　三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答賈端老書　四

近稍爲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不足爲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儗《春秋》〔一〕，是以變爲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講其指。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一〕儗：原作「假」，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答賈端老書　五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

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毛萇並出〔一〕，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爲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公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爾。其論五帝云：「百家言黃帝〔二〕，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訟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爲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三〕，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甚。

〔一〕萇：原作「莫」，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百家：原作「再蒙」，據右引改。

〔三〕盍：原作「合」，據右引改。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五。

三監，班固説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綿地廣，不得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鄶然〔二〕，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爲虚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春秋》亦無鄘。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爲周公封建之説，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汩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内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正此説也。鄭氏考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書，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説，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説，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説〔三〕，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之説。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説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考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晉爲甸侯，曹爲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在邦域，鄫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禄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見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一。

〔一〕始：原作「如」，據《瑞安縣志》改。

〔二〕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三〕半：原作「十」，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三五

陳傅良 一九

答陳同父書 一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説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説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争。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見《金華徵獻略》卷四。

答陳同父書　二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强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鬬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爲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當面棒喝之語〔二〕，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

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説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忉，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决無全然不識，横作竪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脱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一〕非：原作「悲」，據道光本改。

〔二〕「當」、「喝」二字原缺，「棒」原作「捧」，據道光本、永嘉本補正。

答陳同父書 三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一〕，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絶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穽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

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其能不放手生事耶〔一〕？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叫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二〕。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脱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爲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説，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一〕徒：原作「徒」，據全書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其能不：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開：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與王亞夫運使書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一錢以

上〔一〕，名曰係省〔二〕，而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藏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内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爲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一〕一：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曰：原作「白」，據右引改。

答丁子齊書 一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絶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礲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脱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覬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答丁子齊書　二

下問《讀書譜》，近方脱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搉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删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爲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爲多。鄭四三丈爲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爲歉。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静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静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答丁子齊書　三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説無圭角，此是大患。

知者一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爲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爲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讎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爲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説，謂之波蕩，此某所爲懼。子齊勿以爲疏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爲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忉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温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與林懿仲書 一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犴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虚，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

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爲他人道。幸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與林懿仲書　二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救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話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

答薛子長書　一

日欲報所況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怍，承命，重爲不敏。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

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稿，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温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答薛子長書 二

數日流連酒盞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爲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爲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爲然否？《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答薛子長書 三

衰惰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澀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諭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遺恨。

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轇轕，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吴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

《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與周丞相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爲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年〔一〕，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説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爲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忠□之臣〔二〕，以國家爲忘天下之大義〔三〕，静重之士，以朝廷爲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

則助之者衆；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責成而已，非所以煩精神〔四〕，分志慮也〔五〕。冒犯威尊，皇恐死罪。《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季年：原作「李正」，據永嘉本改。

〔二〕忠：原作「忘」，據右引改。

〔三〕忘：原作「志」，據右引改。

〔四〕所：原缺，據右引補。

〔五〕也：原作「至」，據右引改。

與呂子約書　一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悁企。窃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桂陽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敝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主之説，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此公矍然若

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説》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爲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絶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與呂子約書　二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漳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爲自全，聞此悚畏。名爲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一〕，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卒然相值〔二〕，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朋友共持兢業之律〔三〕，務令後輩趨於静重。是則可爲耳。容易放開，養成虚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爲然否？象先别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爲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蕭：原作「簫」，據四庫本改。

〔二〕卒：原缺，據道光本補。

〔三〕朋友：原本「朋」作「而」，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桂陽與岳漕論移運事書〔一〕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屨之費以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台慈録其不忍爲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窮已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運事：原脱，據永嘉本補。

〔二〕跋：據後文《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書》

〔三〕顧：原作「願」，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四〕所：疑誤。

疑當作「販」。

謝諸司列薦書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絶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爲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爲出此也？意者，今日爲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爲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疏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闢草萊，漢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不失〔一〕，其爲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二〕，私悰感激〔三〕，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魂魄不能忘也。偶以傳聞〔四〕，未敢輒效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不：原作「小」，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慚：疑當作「漸」。

〔三〕私：原缺，據右引補。

〔四〕偶：原作「萬」，據永嘉本改。

與劉清之寺簿書 一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己一項，似不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廼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説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即棄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極□扣之。廼云片時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盍簪，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强親藥食，以介壽社。《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知：原作「死」，據永嘉本改。

與劉清之寺簿書　二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録者赴官，亦嘗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漆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固以譴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即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爲吾一起。潘丈歲裏鼻衄，兼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某麤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温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摹，終少彌密，未爲恰如，前輩多恨焉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與劉清之寺簿書　三

某守壘亦已期月〔一〕，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

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捂。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爲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坎離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漆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爲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守：原作「手」，據四庫本改。

與史丞相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楷牘，布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寸楮申言之〔一〕，惟鈞慈勿以爲咎。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蓋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泂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爲弼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爲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爲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

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磬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皇恐。《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寸：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全宋文卷六〇三六

陳傅良 二〇

與高炳如監丞書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節伴客□；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强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女主見譏〔一〕；王允若無晚節漏逗〔二〕，即爲全人。一修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爲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爲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三〕。後學祖班，轉爲詆剥〔四〕，令人扼腕。若能爲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閑

居，且一面羅取爲編，何當良覿，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今當：永嘉本校云：「此下當有不字。」又「女主」原作「文王」，據永嘉本改。

〔二〕若，原作「共」，據永嘉本改。

〔三〕自：原作「目」，據道光本改。

〔四〕詆：原作「詎」，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書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故〔一〕，然未熟其爲人。同官湘中，適相鄰比。通財僇力，兩年如一家〔二〕，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特甚。丁守既自措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般販巨室之積〔三〕，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絶，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爲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内，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今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救荒，艱辛萬狀，儻郴稍有壑鄰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

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諸司皆相顧失色〔四〕，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爲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郴當爲第一矣。朝廷録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疏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爲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效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詎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爲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爲不實，或阿所好，或出於不得已〔五〕，宜勿惜啓齒爲丞相白發其事〔六〕，豈唯某，將四海九州之吏〔七〕，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悚悚。《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故：原作「政」，據永嘉本改。

〔二〕一家：原無「一」字，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般：原作「殷」，據永嘉本改。

〔四〕諸：原作「詞」，據永嘉本改。

〔五〕出：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六〕勿：原作「切」，據道光本、永嘉本改。又「事」字原缺，據二本補。

〔七〕四海：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吏」原作「更」，據二本改。

答胡季隨書

見諭晦菴之語左右也〔一〕，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迺知。衰惰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擎跪曲拳〔二〕，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説》，某初無《詩説》，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之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晦庵：原作「梅庵」，據道光本、永嘉本改。「之」、「左」，原本俱脱，據二本補。

〔二〕擎跪曲拳：原作「擎踢□泰」，據道光本、永嘉本補正。

與沈叔晦書

某自落南，化爲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圖，可以不墮學問相傾〔一〕、才力相軋苦海中矣〔二〕。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冀尊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效，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廼仁里交好，遂留待迓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圖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悄企之切。《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七。

〔一〕傾，原作「頃」，據永嘉本改。

〔二〕苦，原作「若」，據永嘉本改。

答劉公度書 一

某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廩人。每惟衰懶，日與不勝己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

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爲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藥，未覺爲益，□須嗣音，切磋究之〔一〕，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爲本，彼此紛紛，自爲黨與，□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磋」原缺，「究」原作「完」，據永嘉本補正。

答劉公度書　二

某汩汩無新功，有愧□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爲請，今方悟虛己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不敬也。□□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己寡欲，常並進耶？意者次第耶？若以虛己之外〔一〕，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己。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己，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對言之。今來教既以爲對〔二〕，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爲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爲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須的當，尚冀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士友也〔三〕。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爲記。□遂來示書爲錢若干，爲舟若干，

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萬善愛。《止齋集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意」、「耶」、「若」：原缺，據道光本補。

〔二〕教既：原作「既教」，據永嘉本乙。

〔三〕士：原作「十」，據右引改。

答寧遠王縣尉書

伏辱惠書，及於行己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來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册，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爲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爲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汩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己；見己，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册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末由合并，臨紙惘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答道州康判官書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員之説，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書以爲奉職無闕〔一〕，有司不以爲過，然後望以磨礲成就之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闕與否，不暇計，人以爲有過與否，不暇計，獨曰〔二〕：「胡不磨礲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礲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悦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末由合并，臨紙惘惘。《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闕：原作「門」，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曰：原缺，據右引改。

答趙南紀節推書〔一〕

某衰惰，久無强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云〔二〕，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教遂有同風三代之語〔三〕，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勿以言盡意爲□。三百篇，往往爲訓故家解駁，類□淺迫□人意有遠矣。謝逍遥嘗説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効。豈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鍾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擾定，則聞之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紀節推：原脱，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云云：原缺上「云」字，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三〕教：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遂：原作「遠」，據道光本改。

答潼川守范東叔書〔一〕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爲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況士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害去處〔二〕。往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驅催漕計〔三〕。自以諸

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時乎？張子儀□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録二公奏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一笑。《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潼川：原作「漳川」，據永嘉本改。

〔二〕害：原作「告」，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顧：疑當作「過」。

與朱元晦書　一

某逐禄南來，本爲温飽，不謂□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説，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爲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答海内欽遲之意。《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與朱元晦書　二

某衰惰之跡，幾自絶□門廡〔一〕，而長者□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承此先施〔二〕，豈無附報〔三〕。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説》，甚荷□包。所見何藁？豈嚮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消勺群慝，訓故章句〔四〕，付之諸生。尊意以爲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就正〔五〕，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争，後有臨川之辨，又如永康往還〔六〕，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七〕，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悁結。《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廡：原作「廣」，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承：原缺，據右引補。

〔三〕無：原缺，據右引補。

〔四〕章：原作「意」，據右引改。

〔五〕就：原缺，據永嘉本補。

〔六〕又：原缺；永：原作「承」，據右引補、改。

〔七〕太：原作「大」，據右引改。

與王弱翁書

某衰惰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强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冀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爲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讒慝之口。未省尊意以爲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正字貧甚，子靜、淳父皆需遠次，奈何？陳正己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顒企〔一〕。《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顒企：原脱，據四庫本補。

與丘宗卿書〔一〕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弭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爲當代第一，

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年無帥。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遵勳業泰安〔二〕，喜見天顏，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旦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遞遷，還歸補□庭之闕。而識者謂無先於門下〔三〕，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視聽一新。伏惟歡慶。《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丘宗卿：原作「立宗」，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遵：疑誤。

〔三〕謂：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淮上有劉煒運判者，以禁私鑄太急，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戢，留丞相追論其功〔一〕，遂畫旨再與監司。樓大防駁還〔二〕，□者旨令以次官書行〔三〕，即是傅良，遂竟書過。蓋以爲劉煒不是罪人贓吏〔四〕，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詆毀，不足聽也，不足聽也。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比外執政。又張子仁除節度使〔五〕。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已放過押班事，傅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爲危。乃蒙聖恩容納，至今不出。至除

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或説謝給事有人主張，故令劣弟當此重難。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傅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慮有人讒謗，以弟爲好名〔六〕，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論其：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防：原作「方」，據四庫本改。

〔三〕□者：永嘉本校曰：「『者』疑當作『有』，上似無缺字。」

〔四〕罪：原缺，據右引補。

〔五〕又：原作「人」，據右引改。

〔六〕弟：原缺，據道光本補。

與徐韞之書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餘無足煩軫記者。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來□□□喜於相安，左右意象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誘掖工夫〔一〕，而損挹裁抑，迺得善教之道至和〔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敬〔三〕。横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憲家子

弟，亦往還否？向時每一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爲□長□跡，灑灑忘倦。晚入脩門，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後相不領略，鄱陽相頗有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忿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此勿念。左右年方强，儻能從吴察院交諸折，窺見所藏，□不負長沙此行耳〔四〕。外此，只改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閫，回同年進士莆中來軌，□及識面，尋亦行藏異塗，頓成疏闊。假如不疏，已難破發言之戒，無足爲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何〔五〕？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至左右有遺賢之嘆。盍少須之也？因會□文，煩致殫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一〕夫：原作「大」，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得：原作「時」，據道光本改。和：疑誤。

〔三〕敬：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四〕負：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五〕何：原缺，據永嘉本補。

答張端士書　一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不得不然〔一〕。班孟堅《諸侯王表》説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説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税。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税，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不：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答張端士書　二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删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更侵砌結裹。《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工夫□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

下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爻言吉〔一〕，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君□務光之徒治□舊學〔二〕，如後來甘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置〔三〕。詩固佳，更宜練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爻：原缺，據永嘉本補。

〔二〕光：原作「先」，據四庫本改。

〔三〕置：原缺，據道光本補。

答張端士書 三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傳》洪汨有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己見其下，且以補吕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答張端士書 四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

傳》垂成，尚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强。《詩説》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某以爲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爲之，爲善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答張端士書　五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著書最關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爲嘆息。《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爲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税，而所謂鹺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爲每歲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扃鐍之不時，庋藏之不免於燥濕腐敗〔一〕，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禄食於其

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爲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爲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榷民者，講求悉矣。而鹺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禄士饟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賞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榷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榷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爲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爲有司之責；而勾稽、扃鐍、庋藏之細不與焉〔二〕，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禄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爲上舉於其長，而縣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爲宜；縣倉庫務官，則人以爲怪。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爲宜；縣審計榷貨之官，則人以爲怪。等而上之，縣卿監爲侍從，則以太常、秘書、國子爲宜，而以太府、司農爲怪。由侍從爲執政〔三〕，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爲宜，而以户部爲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榷之入，歲累十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薾朽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可

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爲卿輔，究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一，即之温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爲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繼今不敢復有言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八。

〔一〕庋：原作「度」，據永嘉本改。

〔二〕庋：原作「度」，據永嘉本改。

〔三〕爲執政：原缺，據永嘉本校補。

全宋文卷六〇三七

陳傅良 二二

除太學録謝宰執啓

拜命衡門，備官璧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虚，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爲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爲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疏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違遠模〔一〕。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頹俗，杜絶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闊之中，欝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

履？門墻愛博，願悉略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庶少盡於灑掃應對之際。《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違：原作「逞」，據永嘉本改。

答釋褐黄上舍啓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其節目而後進〔一〕，而授官亦積夫歲月以爲勞〔二〕。雖哀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覆，禮又爲之特加。即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之彦，收中隽之功。因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金而不昏〔三〕。某究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目：原作「日」，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積夫：原缺，據右引補。

〔三〕雖注：原缺，據右引補。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啓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自定。勳業藏於不睹，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遏范、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羣□，□□□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太和。《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福建柴運副啓

風憲一臺，□歸于正。豈□□□，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深，莫喻忻愉之至。某官刑於太□〔一〕，老成典刑〔二〕。挺松栢而後凋，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之言；入覲明廷〔三〕。嘗建久長之策。所以不□推愛，爰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之可，

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諷。方平之遺發大臣，□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俗難異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某：原作「委」，據永嘉本改。

〔二〕典：原作「莫」，據右引改。

〔三〕廷：原缺，據右引補。

與福建陸提舉啓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玄鳥》、《生民》之作，薦圜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游，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福建錢運判啓

爲貧擇禄，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宇。忘其恐懼，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萼，世有令名；於今薦紳，孰爲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闊步寵光之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黄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按撫。願言終惠，式俾依歸。《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西外知宗啓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間會幸之□，欽慕惟深。晚得所圖，逝將既見。某官出於帝系〔一〕，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數日閒居，他無惰色。宜爲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帷維城之所以强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止齋先

生文集》卷三二。

〔一〕官：原作「言」，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答桂楊趙守啓

交贊閩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牋翰之先施，紓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宜民，真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甘棠所芟之餘，尚堪憑藉。《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湖南潘安撫時啓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生，來爲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

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之學。跂彼羣老，凄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孰爲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楸，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良有後憂。□□□□，未知安仰；□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謦欬以自寬〔一〕，抑□□分守而不敢。□憐拙學，乏由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譏之致。《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謦：原本作「罄」，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答楊知録啓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翰，良慰面墻。某官以湖海之豪，擅縉紳之譽〔一〕。繇淵源之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二〕，粤自熙朝。與計偕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居之嘉賓。□□可式，庶幾多干木之風；獄市所容，奚止問蓋公之道〔三〕。《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縉紳：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二〕永：原作「水」，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三〕止：原作「上」，據永嘉本改。蓋公：原本作「至公」，永嘉本作「蓋公」，校曰：「此用《曹參傳》，宜作『蓋』。」今從之。

答鄭教授啓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譽，籍甚縉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爲青衿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墻，曷堪乘障？聞風而悦，乃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磋之不聞。儻未瘝官，尚可及横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蓋之初。《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答桂楊王教授益祥啓

内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乃見相先之誼。未知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

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之氣，見於嘗試已效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隃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答桂陽吴贍軍畿啓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爲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貽朋緘之過嫌〔一〕。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爲筦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墻。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隃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遄歸之邇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爲趙魏之老。行以爲請，言不能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嫌：疑當作「謙」。

桂陽謝宰執啓〔一〕

起家爲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丕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莫窺其愠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疎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效，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效？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宰：原脱，據四庫本、永嘉本補。

與湖南張運判緝啓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貫。富貴

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驅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爲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嘆。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況裹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爲海内之福。某以空疏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墻，所憂末路。孰謂貪緣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永惟修敬之□，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之故，不宜□□；若責其□□□□，則有餘罪。《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衡州劉守啓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鄰。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絶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擅圭璋顒卬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史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疏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栢之高；正使澡身，猶慙厠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

昔之通規。《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與郴州丁守逢啓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即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裹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迺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吝之餘，空疏如故。冒來乘障，憂在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亦己分之幸甚。何繇隙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滕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爲滄浪之水，源委攸同。徹名之初，歸德彌切。《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

謝潘安撫列薦啓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爲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因壁記以泛

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一〕。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狀爲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收效於毫髮，曷嘗掛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爲之同辭，剡章至於尊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考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爲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鉛槧，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遽叨假守〔二〕？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爲；已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録。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孚，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爲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爲進。《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〇。

〔一〕枚：原作「救」，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守：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與湖南沈安撫樞啓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群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爲危，閱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況民庸之愈偉，曾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粲廛閭而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衮之奚遲；揆以比年〔一〕，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墻，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迺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爲欣抃，實倍等倫。《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同治《安吉縣志》卷一四。

〔一〕揆：原作「撥」，據四庫本、永嘉本改。

賀周左相啓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繹，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許身衮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大明九變之憂患〔一〕。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爲舊學，未常入總於百官；鄧侯之爲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鮮出勳勞之右〔二〕。如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綸告之四馳，喜福等夷而百倍。況每蒙慰藉，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亨嘉，在沔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叙感悰。□傾之私，敷宣罔既。《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又見《啓隽類函》卷一五。

〔一〕大：原作「人」，據永嘉本改。

〔二〕勳：原作「動」，據四庫本改。

賀留右相啓

恭審涣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裹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采。永惟論相，粤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爲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閫，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訏謨屬耳，績用藹然〔一〕。遂繇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以日月而爲勞，事適類此。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爲之光輝，華夷爲之震疊。某嘗瞻英衮，及聽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一〕績：原作「續」，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賀王參政啓

召從外閫，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參大政。粤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内。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蓋册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爲；元祐清明，亦劉、吕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之心〔一〕，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一〕又將之心：該句當有脱誤。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八。

賀葛同知啓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欿然之資，養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動，位尊而彌恭。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爲舊學，初無《説命》之三篇；鄧侯之爲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爲榮，徒有兒女曹之感。《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與湖南監司賀冬啓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凡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雁劬勞之野，定應亟入騏

驎供奉之班。《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賀正啓

六轡驅馳，閔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虔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爲諸生，將摯菜師門之有日。《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除提舉謝宰執啓

旌之邊瑣，畀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連十國以蒙休，并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桂楊，介於湖嶺。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義取觀頤，宜明享聖輒爲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疏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闊，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録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爲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目具

瞻而下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兼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與交代張提舉啓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爲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爲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肆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爲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謝沈安撫啓

爲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畀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采；三江彭蠡，舳艫相銜。凡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粤若藩

宣之衆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盍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夔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爲稻粱，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文子以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交割謝沈安撫啓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間可期。某官年高德邵，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聯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教。《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交割謝張運判啓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

問，請間可期。某官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驂乘以甚榮，而面墻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六〇三八

陳傅良 二三

答郴州丁守啓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況從事獨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勳業以爲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略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闊，相爲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爲惠之不周。粤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答道州趙守啓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有心於推轂。粤來謙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群，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筦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啓

寄旅不居〔一〕，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二〕，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巋然門户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

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疏如初，衰惰已甚。自別修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秉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爲此。《止齋先生文集》卷三三。

〔一〕寄：原本作「宰」，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紬：原作「抽」，據本卷《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啓》改。

答王簽判啓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説，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爲舉首。況迺占五緯，蓋荆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虚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爲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況。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吾人之消長。《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啓

譽處甚休，計諧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采。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爲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户，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聖三人之選〔一〕。惜者有日，意其在兹。某偶因乘傳之來，遂託□□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瘝官，無直諒多聞之友。《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一〕聖：原缺，據永嘉本補。

賀范提刑啓〔一〕

握別吴門〔二〕，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采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上冢，

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爲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圜扉；則人自不冤，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遄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啓隽類函》卷八八，《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六〇〇。

〔一〕永嘉本按：「目録下有『交割』二字。」

〔二〕握：原作「掺」，據《八代四六全書》改。

答諸郡賀冬啓

十國爲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遄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爲剛自外來，爲主於内之應。《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答趙安撫賀正啓〔一〕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禄。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亶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遥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遄天揖之班。《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七。

〔一〕答：原作「與」，據目録及《趙周王別録》改。

與張運判賀正啓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内。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亶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光〔一〕。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一〕龍：疑當作「寵」。

答郴州丁守啓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讐；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況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人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特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爲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賀劉殿院光祖啓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

矧屬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荐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啓隽類函》卷七一。

賀林察院湜啓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臺綱。埋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群聽無譁。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啓

簉蹟周行，辱爲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

遲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已遄歸。某瘝曠之餘，覆護何幸？況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謝宰執啓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疏甚。意惟竊禄，以爲暮年饘粥之謀；勢可投閑〔一〕，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絶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況地控湖嶺，俗雜民徭。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德愈恭，虚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成。敢不博詢所長，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一〕投：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謝侍從啓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有裹言之助。伏念某庸疏已甚，迂闊奚堪？少所爲燈火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録於宗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膴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禄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柷，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駑，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爲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爲懼。某官言爲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啓隽類函》卷三九。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啓

筮言穀旦，淮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群

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賀留左相啓

孚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一〕；事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薰爲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考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一〕間：原作「聞」，據四庫本、道光本、永嘉本改。

賀王樞使啓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孚，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爲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爲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賀胡參政啓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閎。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絶俗之資，亶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訏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

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賀户部丘侍郎啓〔一〕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效，蓋出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絶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見《啓隽類函》卷四四。

〔一〕户部：原脱，據《啓隽類函》補。

上嘉王賀冬啓

鳴鑾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亶惟元子，對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共惟皇太子大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垂亹亹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良時丕祉，爲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四。

賀王禮書啓

伏審簡在嗣皇，擢居常伯。榮兼瑣闥，既謀猷啓沃之特親；遂直鑾坡，更號令文章之可述。有識交頌，不謀同辭。竊以世難得於全才，人罕兼於數品。而況總舜代夔、龍之職，擅漢庭賈、馬之能。挺出熙朝，并當殊選。恭惟內相尚書妙宗道壺，雄帥文壇。早膺丹扆之除，久典紫垣之誥。屬謀元帥，維時得頗、牧於禁中；果賢長城，吾君置隴、蜀於度外。適茲多故，正藉遠猷。追鋒促還，側席虛竚。儀成長樂，諸侯羣臣皆肅恭；制下興元，武夫悍卒亦感動。命更資於審馭，功益著於論思。某幸託餘輝，欣傳異渥。曳星辰之履，高華已冠於清班；紀日月之常，久大方期於相業。《五百家播芳大

賀洪内翰啓

伏審召自輔藩，還居内苑。冕旒圖舊，蓋謀謨啓沃之特親；典册增光，信號令文章之可述。有識相慶，不謀同辭。竊以陸敬輿制書感人，果見興元之戡難；李文饒詔語切事，迄聞魏博之代謀。苟訓辭洞曉於羣情，則禍亂潛消於當世。時適丁于多故，上渴想於真才。謂將致乾坤之清夷，實有藉雷風之鼓舞。操淵雲之精筆妙墨，非公莫能；笞秦楚之堅甲利兵，自獲多助。恭惟内翰妙宗道壺，雄帥文壇。胸次容萬頃之波，毫端扛百斛之鼎。早膺簡注，入踐禁嚴。文部最高，更曳星辰之履；京城非遠，暫持江海之麾。方撼鈴而應戎索之興，宜抵草而思詞林之舊。蓋手抉雲漢，曾飾昭回之章；矧世掌絲綸，素擅垣明之制。清光復侍，密命親承。將見德音播而温於美幣良繒，文告行而威於勁弩長戟。某猥縻原隰，阻拜門墻。貯文士於内庭，要蓄濟時之器；列才臣於上衮，即攄經世之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二。

賀朱中丞啓

命播楓宸，位尊柄府。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一角峨冠，仕者皆嚴憚黯。幅員相語，紀綱畢張。某官天壤飛英，山川稽瑞。適堯舜之正道，首顔閔之高科。茹古涵今，後學者有所統；弸中彪外，諸大夫皆曰賢。若時題品之公，自奮功名之會。振爭臣七人之職，踐御史三院之班。志在擊邪，如鷹鸇之逐鳥雀；事先去甚，當豺狼不問狐狸。奉簡以聞，垂紳皆振。積此立朝之望，隱然執法之除。虛位揖第一人，具瞻獨坐；籠街過三百步，孰敢並行。少倚風霜，實階霖雨。某獲觀除目，偶伉塵容。因筆墨以貢辭，情均照厦；相簪裾之贊喜，望隔龍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二。

賀丘左司啓

伏審擢從東觀，進列都司。豈虛峻陟于亨塗，此實寖階乎大任。恭惟某官高文華國，勁節端朝。是爲間出之異人，宜服不次之妙選。道山接武，方觀懋蔚之功；公府簡僚，益賴將明之助。蓋睿眷已隆于三接，則寵光當極於九遷。遂躋從橐之嚴，乃副朝紳之論。某曩緣清晤，已仰高風。逮聞除目之

流傳，益慰素心之傾倒。賤事鞅掌，曾慶牘之未修；盛德謙虛，忽華緘之下達。英華溢目，欣感銘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唐守啓

九天雨露，渙黃麻紫誥之寵恩；千里雲烟，藹緑水紅蓮之佳氣。室家胥慶，福禄自來。寸心方樂于鶯遷，尺牘宜伸于燕賀。恭惟某官陶唐析派，岷蜀儲英。學海波濤，浩錦江之萬頃；詞林根柢，屹劍閣之千峰。望鵬路以横飛，指鳳池而峻陟。主知固結，宸惠至濃。忽辭青瑣丹墀，聊擁朱幡皂蓋。判花塼上，振相如、揚子之芳塵；夢草堂前，躡逸少、謝公之邁軌。精神秋月，談笑春風。飛紫馬之英聲，掃蒼鷹之苛政。家給而衣贏五袴，年豐而麥秀兩歧。未爲商室之霖，已沛潁川之雨。禮晞東閣，屢開北海之樽；性戒西門，止用南陽之杖。下車屬耳，載路驩謡。優爲列城二千石之良，先達當宁十二旒之聽。宜蒙天渥，尤慰民瞻。一札細書，拜白水真人之賜；千金增秩，繼黄龍循吏之名。與星斗以争輝，覺湖山之動色。祗恐搢紳之交薦，不容州縣之徒勞。朝廷以深知弱翁，信將大用；天子久不見賈誼，想亦深思。某寄身鑪錘之間，託迹蚊幬之下。喜而不寐，樂且有儀。已幸營丘，成五月報周之政；更期河内，申一年借寇之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〇，《宋四六選》卷一四。

賀鄭守啓

伏審荐膺明制，易守藩符。暫煩經濟之才，俯就承宣之地。厭江湖之優逸，臨關塞之浩繁。成命流行，輿情慰悦。恭惟某官神機淵静，器宇沉深。學洞本源，不數古人之糟粕；文參造化，常先天下之英髦。振藻書林，躋榮禁臺。道既行而志益勵，位雖貴而色不驕。多士所以傾倒于下風，高名以之暴白于當世。進退以道，不易操于險夷；卷舒惟時，故冥心于欣慨。果膺優渥，還陟邃嚴。鑑觀山河，聊慰袴襦之望；謀謨廊廟，即觀衮繡之歸。某早以青衫，列於絳帳。今塵州序，仍庇台光。頌王褒樂職之詩，猶賢於童子；賦魯侯采芹之頌，願比于諸儒。瞻抃載深，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

賀留守大資正啓

伏以玉琯發春，蒼靈乘序。經書元統，繫萬事以開端；《易》著泰爻，肇三陽而首化。伏惟某官才兼文武，德備忠嘉。以學術冠映士林，以謀謨夾輔王室。睿衷眷倚，固有異於列藩；碩福繁昌，宜亟膺於召節。履是歲初之吉，備迎神貺之休。某阻奉壽觴，第深瞻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及第謝陳克齋先生啓

北面受經，久厠青衿之列；南宮擢第，偶收黃卷之功。起自布韋，齒之簪紱。凌兢知愧，俯僵歸恩。竊以學之邪正，繫乎所傳；道之廢興，視其所授。事無偏舉，理實相資。故傳之得其宗，則若升泰嶽而知衆山；儻授之非其人，則必下喬木而入幽谷。在人之取友必端矣，而此亦擇善而從之。夫《易》所以當明辯物正言，莫難探賾；而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實藉舉隅。是以漢人之言，本之田何；焦生之説，託之孟氏。苟不有先覺之民爲之倡，則孰能使後進之士知所從？伏念某知識迂疏，氣質卑下。掘井而幾爲廢井〔一〕，學山而不至於高山。彫蟲篆刻而旋覺其非，切摘韋編而深違其旨。自志於學，已近爲人。數十年結髮從師，雖未若施讎之久；三萬言訓故舉義，乃幸讀了公之書。故令微蹤，濫竊寸禄。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儒宗。含英咀華而作文章，研精覃思以立訓傳。偶棲遲於枳棘，即騰踔於雲霄。而樂善無厭，誨人不倦。大明君子之教，以育天下之才。彌綸天地之道，則先生相與言；溥博淵泉之功，則弟子不能學。自憐朽質，幾侍絡紗。雖循循然善誘人，與其進不與其退；然斷斷兮無他技，得其言未得其書。豈意決科，乃能中選。究言僥冒，皆出提撕。某敢不益勵丹心，仰酬素願？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固無卒業之年；人而爲鬼，鬼而爲人，未盡服勤之義。《永樂大典》

卷一四一三一。（郭聲波校點）

〔一〕「掘井」句：疑脱一字。

全宋文卷六〇三九

陳傅良 二三

送王主簿序

苟可以實吾力而實致者，得之之道也，而假諸人者必廢。今夫物，其飛也以羽，其走也以蹄，其啄也以咮，未有非其自爲而得之者也，而況於人乎？是故吾播也斯穀，吾植也斯果，吾漁也斯魚，吾畋也斯禽。如是而或不得者，則非其常；不如是而或得者，亦非其常。天下之物莫易得乎水也，井而飲，池而澣，渚而注溉，凡其足吾用者，吾有之也，而旦夕焉求諸人，則必不繼。雖火亦然。宿焉而噓之，燧焉而改之，無不得者。半夜有急持束縕而叩其鄰以請，雖不吾却，火至且無及矣，而豈不盡吾却哉？金在山，珠在淵，其難得固宜。人惟利之也，以縋淵窮歲月，鑿山而隧之，果有得。水、火滿天下，而金與珠隱深而匿邃，實吾力焉，則金珠可覬，不然而徯夫人，水火吾見其缺者矣。嗚呼！焉用以假人爲哉？假舟楫者廢涉，假車馬者廢征，凡天下之事假焉而不廢也幾希。僕始力學，切有意

於用，念今仕者進無援，立無儔，則艱孤以卑危，於是慨然當世之公卿大夫願交焉以速化。而既至此，恍然而莫之涯也以驚，絶然而果不可以幸也以悲。今則悵然曰：嗟乎！吾方能爲之而猶有命焉，制於疾徐，徒人乎取之，疏矣哉！是以勇於歸，將益治其學，以俟命之及。今君以官窮，亦惟親之老也，家貧而養匱，惻惻乎將有所求而亦不得以還。吾察其貌以戚，聆其音以怨，故道天下之理與吾悔者慰規之，庶乎其無尤。《古文集成》卷一。（郭聲波校點）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藪於《書》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荄鱗羽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夙以神器授于微身，盡遺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淵乎其藏用，冲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矣。則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册希闊之典，儲於三宫；廟謨宸斷温厚之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盛，摹寫功德之人，又偏天下。至於中原之故老，蠻貊之君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説，國有盟載也。豈惟史臣，將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則鋪陳彙次，以作一經，蓋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

得辭者焉。矧惟菲薄，膺受重寄，蚤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乂，是用申命大臣，總領衆作，起初潛至于內禪，掇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爲五十卷。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實慕焉〔一〕。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謹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

〔一〕實：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進周禮説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

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刖人，君臣相敕，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説，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一〕，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宫；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説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嘉靖《温州府志》卷八，《宋元學案》卷五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三八，《古文淵鑑》卷五八，乾隆《温州府志》卷

二八中，民國《瑞安縣志》文徵卷二。

〔一〕開：原作「聞」，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録，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一〕，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説、私史〔二〕，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爲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温公司馬光《稽古録》，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爲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誥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録；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説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爲之

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建隆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〇，《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〇八。

〔一〕令：原作「今」，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二〕私：原作「松」，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斑字處度，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允中字子謙，陳直中字頤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蘊之，蔡幼學字行之，潘霆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張東野字孟阜，鄭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脩爲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季豐儉夫後至，別自爲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爲樂。間相和唱爲詩，致殷勤，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懽惻之意，冀無相忘。蓋其俗然久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爲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問

故焉，則名字泯没，有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泯没，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泯没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遺牘，私相以爲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賦詩，又序諸君詩，苟吾德脩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余尚可因以不朽云《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

夏休周禮井田譜序〔一〕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説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説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於其説不合，即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説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捂。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争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争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碁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内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説畿内廣成萬步謂

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説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説，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三八，《宋元學案》卷五三，《經義考》卷一二九。

〔一〕周禮：原脱，據《古今圖書集成》補。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爲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

歲，然其宦達久矣。之官適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每所次舍，顧見妻子懍慄無人色，輒爲之嘫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征集》，余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最聞，直秘閣，尋徙知盱眙。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以選得之，何其盛哉！而竟徙郴，亦左次矣。余蓋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爲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嘗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爲詩，輒語不佳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仙隱之居，皆爲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爲而不自其己出。余不能知端叔蘊抱與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爲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郴一舊縣，每事稽郴而後行，大抵郴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一〕，而又終不自滿。余數數爲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私相爲好，是則不得辭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嘉慶《郴州總志》卷三五，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五八。

〔一〕擬：原作「癡」，據四庫本改。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悦、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録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一〕。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體〔二〕，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録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别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

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七〇，《經義考》卷一八八。

〔一〕類：原作「歟」，據道光本改。

〔二〕之史：原缺，據道光本、永嘉本補。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使君作也〔一〕。士立朝則相推，先去國即相懷不忍別，此豈直私爲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矣。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葛，一日去君側，凛然有三歲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叔訪、黄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柰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爲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爲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

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爲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黄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吕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爲之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

〔一〕使：原作「史」，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其必以八閭爲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國事。蓋自五家爲比，家一人；至百人爲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爲族，八閭爲聯，以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横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讐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

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凡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凡慶弔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爲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時以役訟失懽。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强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嘉靖《温州府志》卷八，《續文獻通考》卷二一。

謝季澤正字韻類序〔二〕

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爲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强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誚，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爲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耻巧言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良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

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户、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一〕字：原作「事」，據道光本改。

謝懷英老子實録序

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脱儒冠，去爲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録》。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夫人推尊之，顧未有如懷英此書者〔一〕。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説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且必

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羶羊棬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爲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七。

〔一〕顧：原作「願」，據道光本、永嘉本改。

送蕃叟弟趨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穀叔及之，黄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爲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爲别作者居太半，道其所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删詩取焉。騷人多怨誹，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别，則異於是：「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爲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

孫子發微序　代陳頤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爲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己見，推武之説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耻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爲爲之也！《止齋先生文集》卷四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未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憺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内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

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據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并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胎無間言。曾未倦勤，脱屣萬乘，授之主鬯，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黄由，秘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一〕。《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二三六。

〔一〕以下疑缺「臣留正」等字。

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贖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彦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黄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一〕，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墮。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録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一〕是幾：原作「幾是」，據道光本、永嘉本、《史記·樂書》乙。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又見《止齋題跋》卷一。